

二

十

批判叢書

乙編第十種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劉靜白著

上 海

辛 嬰 書 店 版

1 9 3 3

世

紀

THE CRITIQUE SERIES B
X
EDITE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CRITIQUE
OF
MR. PING-SONG HO'S HISTORY
BY
GILBERT LIU

批判叢書
乙編第十種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劉靜白著
上海
辛墾書店版

THE THINKING BOOKSHOP
SHANGHAI, CHINA

1 9 3 3

批判叢書序言

我們爲甚麼要編輯這部批判叢書呢？

因爲我們認定文化底發展，也同社會底進化一樣，是依照黑格爾（Hegel）底法則運行的。由「戊戌」而「五四」，是第一個否定；由「一九二七」以後，是第二個否定，即否定底否定。因此，現在要把「五四」以來輸入中國適歐洲近代文化加以批判。

這個理由非常明白。過去的介紹因爲是在對抗固有的中古文化，所以凡屬歐洲的都好。換一句話說，只要是近代文化就無批判地介紹。其實到帝國主義戰爭那時，它已經崩潰了；而新的高級的未來文化則正在發榮滋長之中。在這種情形下，要使中國文化史繼續前進，自不能不再做一番迎新送舊總事業。只有舊的去了，新的才能立足。所以批判非常重要。

從前的人，蔑視中古文化，簡直說中古是黑暗時代、野蠻

時代，所以把輸入歐洲近代文化過事情叫做文化運動。現在既文明化了，而我們又是立足於科學之上的，自然就只有實行文化批判。因此目前的課題，是用高級的「科學哲學」方法考察一切，重行估價。並且在批判之中來樹立新的學術思想。所以展開一個批判運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做這個工作已經有三年了，深覺有很系統地和大規模地進行批判的必要，一些論文是無濟於事的。這時不僅需要質，同時也需要量。所以我們現在就不得不勉力來編輯這部批判叢書。

這部批判叢書分兩種：甲種以學為單位，把中國輸入的近代文化，分門別類地考察，作成歷史的和理論的批判著作；乙種以人為單位，選擇它底代表學者，分析其全部作品，寫成個別的批判。在進行中，我們覺得先從事後者要便當一點。因此批判叢書底乙種也先於甲種而發表。

每種批判著作，都在指出被批判的學科或學者之錯誤外，注重積極的意見。因為現在雖是批判時代，却又是建設時代，需要創造的理論著作。所以我們底批判是一面破壞、一面建設。而且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批判。批判運動就是理論運動。

我們底力量並不充分，甚望讀者諸君隨時賜教，以匡不逮。若在這部叢書中發現有錯誤的地方，更請賜函見告，以便改正。文化的事業原來是社會的事業啊！

小 序

回顧這篇文字，不知不覺已經八閱月了，時間底長流中，二百餘日確也算不了一回事，不過以世變底迅速，八月來真是像隔世一樣了！

在初寫這篇文字的時候，原沒有打算成書單行的，現在友人方面既有發刊批判之著述，我自己又沒有甚麼預定的計畫，所以也就樂得聽從他們底勸告，將此文成書發行。不過自己只是深深感覺到相淺，存心要改寫一遍，但想起八個月前那種初寫過困難來，自己便手懶了，末了只是這樣自慰：待被批判者

底答辯來時，那時再來訂正吧。

下面是初寫時底一段告白，現在抄在下面，以為讀者底參攷。

何炳松教授歷史方面遺著述，是很不少的，這兒我只指出我根據遺幾種，以便讀者參照，重要的是：

【通史新義】，一九三〇年，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這本書也因了時流底演變，目前已經躍入‘大學叢書’之中，自然隨之而提高的是價格，見報上廣告已改為一元八角。大學生喲，這就是對你們身份適比例。）

【歷史研究法】，一九三一年，再版，【百科小叢書】。

【歷史研究法】，【民鐸雜誌】十卷一號，一九二九年，初版。

【增補章實齋年譜序】，同上，九卷五號，一九二八年，初版。

【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一九二八，五，一六，在上海儉德儲蓄會學術講演社講演。（引見盧紹稷『史學概要』頁一二至一三，一七至一八，一九至二四；該書係一九三〇年出版。）

【新史學譯者導言】，一九二八年，【新史學】三版。

【外國史】，上册，一九二九年，初版。（最近見報，知下冊亦已出版，可惜我沒有時間、金錢、精神去買來讀，不能向讀者負責介紹。這只標明是高中教本，自然除了高中學

生而外是不適用了，不過我想就是高中學生未選此為教本而想以為參攷的，那大體也是不相宜吧。）

『程朱辨異』，『東方雜誌』二七卷九至一二號，一九三〇年。（我在今年春，見着——本大約是『浙東學派（或是‘梅’？）溯源』底廣告，雖則我沒有去買來看，但我已斷定必是這連登四期迥皇皇大文了，因是特向讀者介紹：在幾個神學、玄學籠罩下迥中國中世紀，何教授居然在其中發見了“客觀的，科學的，一元論和唯物論者”。）

（以上所有各書，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并附告一筆，何教授現在正編『中國歷史叢書』，只是在已出各書中，還未見着何教授底大著。——也許是我未見到吧。）

其次，便是我用以批判何炳松迻方法。我第一不能跟着他一步一趨，并逐一地都加以檢討。我是根據了他著書所涉及問題，簡約為一個歷史學底體系，從這個體系上再來分割他之整個的意見；因為我要稍為顧及到這個體系底完整，又以批判實含有建設，遂於某些地方、在他說得少迻處所、我便自行添補了一些。這我想或者倒可以予讀者一個整體的印象吧。在批判底當兒，常常只顧到重要的、大的處所，一切枝節的地方不予提起，或者有便時、在註腳內給以批判。同時在批判底當兒，也只是概略的、原則的指示了，（這尤其在第二章、歷史科學部分，）并未加以發揮。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批判過程是與伏赫變（Aufheben），所以讀者與被批判者

俱請注意到暴露與昂揚底地方，不然那是沒有甚麼意義的。

自己倒底還是小孩子習性，任意的地方一定不少，但是我却希望何炳松教授，下次也不要再那末“火氣未盡”。

以上。

Sept. 21th, 1933. 白

若果要執行中國歷史學底批判，應該是選梁啓超，其次也應該選顧頡剛。只是第一梁氏不單是歷史學家，而在目前還比較缺乏現實意義；在顧頡剛說來，學理方面，是不能從他編過那幾本『古史辨』裏找出很多的，除了他那篇序及一部分（大半在第一卷）有些原則的提起之外適話。何炳松在理論底成就和事實底考據上，也許還不及梁、顧，可是因爲他之學舌，那就比他們都可尊敬了，這也是我在此地對他批判過一個小小的理由。

Oct. 15th, 附言。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目 次

小序	1-4
一 緒論	6-33
I 產生何炳松歷史學遊中國社會	9-18
1 「五四」到「五卅」社會底發展	
2 新文化運動	
3 歷史學已有的成就	
II 何炳松歷史學底淵源	18-27

-
- 4 魯濱葆新史學底觀點
 - 5 瑟諾波底歷史研究方法
 - 6 章學誠底歷史通義
 - III 何炳松歷史學底構造 27-33
 - 7 心理與動機之外現
 - 8 非科學的歷史學
 - 9 歷史學只是史科學
 - 二 歷史科學論 35-64
 - IV 歷史底科學問題 35-45
 - 10 歷史底本質
 - 11 歷史底變動
 - 12 歷史底研究
 - V 歷史學與科學底關係 45-53
 - 13 歷史學與自然科學
 - 14 歷史學與生物科學
 - 15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 VI 歷史底渾淪與演化 53-64
 - 16 具體的渾淪底意義
 - 17 甚麼叫做演化
 - 18 相互聯繫與因果關係

三 歷史方法論.....65—87

VII 科學方法與歷史研究 65—71

- 19 甚麼是方法
- 20 科學的方法論
- 21 歷史需要方法嗎

VIII 歷史研究法之解剖 72—80

- 22 分析方法底分析
- 23 綜合方法底實質
- 24 研究方法和說明方法

IX 歷史底史料研究 81—87

- 25 史料底意義與範圍
- 26 史料底研究法

四 歷史系統論89—118

X 歷史變化底動向 89—98

- 27 一貫性底趨向是錯誤的嗎
- 28 聯帶性與綜合性底意義

XI 歷史中之經濟與政治文化..... 98—108

- 29 經濟、政治、文化之相互關係
- 30 經濟之重要性與決定性

XII	何炳松怎樣猜經濟史觀底謎	109—118
31	畫鬼見鬼何炳松底理解問題	
32	批判經濟史觀何炳松與風車角鬥	
五	史學發展論	119—152
XIII	西洋史學發展之回顧	119—129
33	史學發展與社會關係	
34	史學思潮底演進	
35	近代史學一瞥	
XIV	中國史學底演化	129—138
36	史學演化概況	
37	應該如何去了解史學底發展	
XV	史學底當前問題	138—152
38	史學底系統	
39	科學哲學與理論實踐	
	校後雜記	153—159

一 緒 論

Here lies our sovereign lord the king,
Whose word no man relies on:
Who never said a foolish thing
Nor ever did a wise one.

—Epitaph on Charles II,
by Hilaire Belloc.

I 產生何炳松歷史學迥中國社會

要作歷史學底批判，首先自己便非站在歷史的立場不可。
何炳松底歷史學本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須乎我們神



聖化。何炳松是美國留學生和學歷史過人，他底歷史學是在一個特殊的時代形成的。他教授歷史與編述歷史，深化了他底研究，鞏固了他底觀念，現在不僅有人贊譽和宣揚，(註一)他自己亦很有自信似的了。這使我們有批判他過必要，也有批判他過可能。

1 「五四」到「五卅」社會底發展

「五四」是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何炳松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歷史研究法」(教本採取魯濱孫底「新史學」)和「歐洲史」(教本是他編譯的「中古歐洲史」及「近世歐洲史」)(註二)。這不是偶然。朱希祖「序」及「譯者導言」充分爲我們說明了這個(註三)。「五卅」發生于一九二五年，這是一個新時代底信號，新的人羣產生而且成長了，「五四」及其領導者沉沒在

(註一) 請參看趙毅編「史學概要」(一九三〇年商務出版。該書幾乎大部分是抄何炳松的)。他居然說出何炳松是中國新史學派底領袖，從而拜倒膝前！

(註二) 見各書「序言」。

(註三) 「新史學序」一頁。「譯者導言」二一頁。一則說“頗受學生歡迎”，一則說“同學中醫史學過人，統以這本書爲「得未曾有」”。何教授底高興也可以想見了。其實這并不是甚麼神奇，魯濱孫是美國市民底戰士，何教授是中國市民底戰士，而當時底學生、都是中國新國民底份子而已。

這個浪潮中。雖然何炳松許多著述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發表的，然而始終是停留在這一階段，若是偶然有涉及到以後底年代遊話，那不過表示他之無知與有意的爲沒落者辯護。所以我把由「五四」到「五卅」這一階段作爲何炳松教授歷史學底成長過程。同時當要理解產生它之社會底成長。

歐洲資本主義國爲要輸出其商品和覓得原料，殖民地是它們所最感需要的了。中國萬里長城底堅固，也給這些海洋大盜底武裝砲艦衝毀；彌漫于全國遊封建藩籬，更擋不了商品底浸淫。這個刺激使麻痺的感覺逐漸活動起來了，雖然東施效顰，却也有所謂顰之存在。國際帝國主義底世界再分割遊第一次大戰，一九一四年在歐陸爆發了，震撼着全世界底耳目，也感亂了全世界底耳目。帝國主義自身正在戰爭底漩渦中拚着你死我活，殖民地半殖民地却蘇了一口氣。中國由上幫助向下發展遊產業。這時由下向上逐漸獨立地發展起來，尤其是輕工業方面有突飛猛進的形勢。中國的市民(Bourgeoisie)在政治上活躍，不能不說是這時開始，而南方歷次在政治方面與北方對立，也不能不說是他們底支持。

在世界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幸免戰禍，還在此期造成它底東亞霸王而與歐、美帝國主義爭世界霸權遊機會。對於中國不僅要求經濟占有或政治支配，它底野心還想整個地吞併了，自然這些妄念在當時沒有實現，可是到現在這一幕劇也沒演完呢。「五四」運動雖是發動于學生，可是那些學生都是接

受了「新思潮」適「新青年」，響應他們而又直接給政府以威脅者除了各地學生與民衆外，是北京總商會、上海工商界、天津官商、及北平本國銀行團等，即在上海六月十二日各界結束這一事件底游行中，「罷免國賊」、「國民一部分勝利」等口號之外，「感謝工商界」這一標語也在旗上大書着。這是中國市民自覺運動而最有成就適唯一的一次，雖然支持他們的又是國際帝國主義底勾心鬥爭。

中國資本主義是這樣地發展着，經濟上適統治向着政治上壓來，中國底大革命快要到來了。此時它們發展中孕育着適矛盾底種子，也伸出了一隻手來，「二七」算是個風信，「五卅」底浪潮到來，它不僅可以健步行走，還逼得「愈到東方、愈見卑鄙」適市民向帝國主義妥協與投降，悲壯的運動史上被它們刻畫了一道恥痕。同時，也便從這兒開始，劃出一個新時代底鴻溝，使他們永沒跳過。

因而何炳松教授底歷史學，也被局限于這個階段、有其社會意義。它底垂死的存在，難道不合于產生它適社會嗎？

2 新文化運動

「五四」是以學生為支持底中心，北大在當時又是這個中心底大本營。在當時及以前點，已經開始了中國底啓蒙運動，「新青年」正可以代表這種潮流。陳獨秀、吳虞、胡適、在這運動中是值得大書特書的。胡適底白話文，陳獨秀提出適賽（科學）、德（民主政治）先生，以及吳虞隻手打倒孔家店、喊出了「吃

入遊禮教」。五四更把這個運動底意義擴大了。單以胡適驕傲地稱許該年出版過大小白話文刊物四百餘種來看，也可想見其普遍之程度了。

一九二三年四、五月間，中國思想界激起了一番熱烈的論戰，即「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也即是「科學與玄學之論戰」。問題集中在「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張君勸說科學不能解決它，丁文江說科學是可以解決它的。雖到極底雙方都沒有把問題解決，而且有時還避免了問題底中心（註四），但在時代意義上來說，確有它底歷史價值。胡適站在辯護科學遊丁文江方面，以他底「實驗主義」出場，意欲總結這次論爭（註五），不知道已經有前進一步的人指出他那「實驗主義」底不可能性，并提起了另一歷史觀來從事解決了（註六）。不過這次論戰在思想界底影響依然是非常大的，後此一切思想運動都以這作了起點；為科學底辯護戰遊武士丁文江以及胡適倒反不進步，而

（註四）『文化批判』第二號『科學與人生觀』（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康曾給了它一個清算。『二十世紀』第一卷第三期『科學與玄學』（一九三一年五月）更才根本堵予以解決。

（註五）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文存二集』卷二），「幾個反科學的思想」，五，吳敬恆』（『胡適文存三集』卷二）。

（註六）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及『答適之』，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頁三〇至四一，及四四至五二。

自己傾向玄學，至少和其社會層一致、跌到歷史底幕後去了。

與這科玄之戰同時，史學界也發生了一個論戰，這就是以顧頡剛發表他與錢玄同『論古史書』開始的『古史辨』。

這當然也不是偶然。

從顧頡剛底『自序』裏，我們除了看到一定的社會環境形成了它以外，我們還看到顧頡剛史學發展底主觀方面，也同有其必然。他敘述他最初受到章太炎和康長素（即康有為）這兩位中國覺悟的封建的資產階級代言人底影響，繼而受到『新青年』“思想革命”底影響，最後、也是特別重要的又受到新從美國回來胡適博士歷史研究底影響，更從博士使用這種方法“致『水滸』故事”與“辨論『井田』”，得到確證，於是顧頡剛就建立了他底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底次序和排列底系統恰是一個反背”（點仍舊）底觀點。因而『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就以『堯舜禹底地位底問題』開刀，致其對古代史適懷疑。而以後爭論底焦點，也便自然集中到『禹是神還是人』，以去解答中國史在禹及禹之前是神話史還是人事史。

不消說他們是沒有將問題解決了的，雖然顧頡剛已經編好了『古史辨』三冊、四本、百萬字以上（註七）。但他們也算介

（註七）顧頡剛根本就沒有明白他所把握到的只是一個倒湖研究
的古史理論底成果，從而以玄學的觀點解釋神話，遂以為那是非現實
的、那是“上帝派下來造神”變事跡，豈不可笑！

紹了一種進化(雖然流俗)的歷史觀進來，至少對於歷史的封建性過破壞上是有其意義與作用。其次是把史料領域從考古學、民俗學、辨證偽史、各方面擴展去，也值得我們注意。只是爲其社會層所局限，不能更前進一步應用新科學的觀點、新科學的方法，去理論地組織它。於是顧頡剛之流只好被局于技術研究底範圍以內了。

而身臨其境過何炳松教授，并不儘量接受這兩種論戰底教訓，有時還走到他們所已指出或自己迷惘所致過錯誤上去，這不能不說何炳松并未“悉心研究”了。

3 歷史學已有的成就

提起歷史學已有的成就，我們并不看着一部二十四史，也不是對着劉知幾、鄭樵、萬斯同、以及章學誠等底著書或意見，我所要追索的只是現社會、確切些說即產生何炳松歷史學底社會之已有的成果。這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可舉梁啟超及其『中國歷史研究法』，胡適及其『章實齋先生年譜』，顧頡剛及其『古史辨』，李守常及其『史學要論』。這些作品都是產生于「五四」——「五卅」中，不過各自底形成環境却不一致。胡、顧二人底方法與觀點，已略見于上，這兒只說梁、李二人便了。

梁啟超是「戊戌」到「五四」這一階段底人，一切比起「五四」——「五卅」來，都更要粗疏些，但因了他是那一階段最前綫的人，所以有時底粗枝大葉倒比那種細密來得確當，即是可能性與或然性大些，好似血氣的少年還不知作偽。所以『中國

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示出優越性來。他解說「甚麼是歷史」就站在變動底過程上將人類歷史與社會統一起來，認為「歷史就是整個的人類生活，就是整個的社會底變革」（五頁）；並且再三說明「活的歷史，是進展的行動的東西」（七頁）。他說歷史肯定地說是歷史科學，「亦可稱為歷史理論」（一九），這和記述底歷史須得劃分的，且以記述歷史之成果為起點研究，「且示之以規律，俾有所準繩」（28頁）。更於這種理論研究上開初組織了歷史學系統。又于「普通的歷史」之外，用「特殊的歷史」一詞包容整個的人文科學（或文化科學）底理論與記述部分于歷史學之中。這些意見容或有商量過餘地（註九），但他這種立于理论研究底意味上過這種精神底試探，把歷史學高調起來，確是值得我們注意（註一〇）。最後提及史學研究又于人生態度底影響，更是一個革命家底信號，只有階級覺悟了的人才能接受的。

這些歷史學既有的成就，何炳松並沒有充分接受過，即接

（註九）「二十世紀」第一卷第八期「論歷史學」一五八頁底表，對於這有一個重要的修正。

（註一〇）「二十世紀」二卷二期著者在「世界史學信」中曾有這樣兩句話：「歷史學是社會科學最後發生的，因而是有綜合社會科學底傾向」（一六五一六六頁）。也是這種意義，不過編者未嘗，將來打算另作一文，加以發揮。

受亦把握不着要點，致將婢作夫人、（如梁啓超底玄學方面、技術性方面）便三跪九叩起來，豈不是笑話嗎？

II 何炳松歷史學底淵源

雖然我們認定任何一種學術與思想都是一定的社會所產生與形成，我們也認定智識與學問有傳授底可能，而且要這兩者結合及統一起來，然後才茁發而成學術，不然思潮底激蕩不會變為智識底火花鈞。上面我們已概述了「五四」——「五卅」底社會發展、思想情形、史學一般，要是何炳松不是一個學歷史過人，更或者不是一個智識份子，那末他亦不一定能注意到它和接受它，我們亦不須多費紙筆了。然而他是智識份子，而且又是學歷史過人，所以對他提出這個，是并非不合理。這兒再一追究他底智識與史學底淵源，當然更是必要；并且因這一追究，何炳松整個歷史學底內容及其組織形態，不才更顯出原形來了嗎？

4 魯濱孫新史學底觀點

這不單是何炳松譯過一本魯濱孫底「新史學」，我們就以此相識。而是何炳松底一切著述上都聲明採取“美國一班新史家所提倡過「綜合的研究」(Synthetic study)”（註一）為標

（註一）這話見何炳松著外國史上冊「自序」一至二頁。另外在「歷史研究法」一書一文及「通史新義」中處處都表示這種「綜合研究」底意味，并以之評一貫性等。

單。我們從何炳松等所介紹，知道美國「新史學派」底代表就是魯濱孫博士 (Dr. J. H. Robinson) (註一)。因了這個緣故，又以取材之便，所以便將這個題目限定了，何教授原諒則個。

何炳松在『譯者導言』中這樣“統括”介紹道：“研究歷史過人，應該知道人類是很古的，人類是進步的。歷史底目的，在於明白現在底狀況。改良現在底社會，當以將來為球門，不當以過去為標準。古今一轍底觀念，同盲從古人過習慣，統應該打破的。因為古今底狀況，斷不是相同的”。(註一三)假如魯濱孫底著書“裏面最重要主張，……就是[這]幾句話”，我很替新史學派慚愧；但如我們稍一涉獵那本書或閱過何炳松底敘述，對於他這“統括”，不免有些疑惑。好在我們不是新史學派底信徒，不必做那些“衛道”底工作，但是略略補充一點，也或者不是畫蛇添足。魯濱孫認為歷史有革命底必要，在各種新科學發達過現在，歷史底革命也有了可能，這本『新史學』便是想應用新科學底成果來完成這一革命的。所以他對於一般歷史學與歷史家，都不惜盡量撞擊。但是他先生是倒栽葱的學者，雖然看見了社會底進化，却不知道社會怎樣進化的。這樣他一面看着社會是逐漸的連續的進化，因而歷史底分期不當。另外他又看着

(註一) 例『新史學』底「序」及「導言」；『歷史教學法』底「譯序」，及向達譯『史學』等。

(註一三) 『新史學』譯者導言頁二〇。

革命(戰爭等)之後依然存留有革命之前遺“宗教的、智識的、美術的、科學的、語言文字的、工業的、商業的、法律的、軍事的、政治的、思想同習慣”(一六〇頁)，“不能立刻變更”，所以‘始終沒有一種驟然的變化’(同上)。同時他承認社會是要改革的，還要不怕做得過分，而“社會底變化一定要隨以感情底變化，而且要受知識指導底決定”(一三一頁)，所以改造人心、改變人類底天性是非常必要。歷史底功用就在教育普通人以民主思想、工業智識、“用以打倒守舊的人”，“增進人類底快樂”。

魯濱孫先生是這樣地計劃着他底「烏托邦」。他底「烏托邦」其實就是現今底美國。事實底發展證明他先生是一個最偉大的和平夢神。他在一九二一年出版過『心能演進論』(註四)，末尾上說：“今後世界設無公共之和平，即不得有和平……”，倒很是知言，可惜却不能實現于他底「烏托邦」之上。

5 瑟諾波底歷史研究方法

何炳松倒底還是個綜合研究底學生；并不固執于「門戶之見」，所以他雖當了新史學派底媳婦，還可以和瑟諾波 (Ch. Seignobos) 結婚生子。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誰也是不講真摸的，這個私生兒(註五)總是給人家瞧不起。不過我并不是要與

(註四) The Mind In The Making 宋桂煥中譯，一九三〇

年商務出版。

何炳松板起面孔說道德，所以還是走我們底路。

瑟諾波不單是作了『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一八九七年還和朗格諾瓦(Ch. V. Langlois)合著了一本『歷史研究法入門』(註一六)，都被一般人認為是歷史研究法底名著。瑟諾波在前書『自序』裏說，第一編是完全採取後書底章目，只是節略了些理論部分……並且他還自己相信已經把那個根本

(註一五) 這是何炳松『譯』『道』『通史新義』而言。因為這本書是整個的瑟諾波『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而成，而并不是如何炳松『道』『所述之原理十九採自……』也。讀者不信，請化費角錢到大東書局去買本張宗文譯『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來對照一觀便知。除了第十一章(『史學之發展』)五百約二、一〇〇字外，其餘幾字片語約一、七〇〇字，共約三、八〇〇字之外，實在找不出何『道』『譯』『通史新義』之所在。我們又就命名來說，也充分表示了何炳松底無知。我勸何炳松再到小學校『讀兩年書吧，這樣的錯誤與可笑，中學生也不會犯的。』

(註一六) 中譯者是李基純，書名『史學原論』，商務印書館出版。最初我看到這本書還是平裝，開紙，四號字排印的，十來萬字，賣一元錢已經是賤了；殊不知在一九三〇年以來忽然改用道林紙並且精裝起來，價錢陡增五分之四(一元八角)這不知是甚麼緣故，我恐怕是何炳松『道』『譯』『通史新義』之力吧！商務印書館底紙生意，把我們這些貧窮的讀者窮創得也夠味了！

理論校正而且完成了(見中譯本『著者原序』)。然而我們既然把那本書當作何炳松教授著的，所以這兒我們還是依照後書敘述。

這個歷史研究法是整個爲何炳松所接受了，這我們從他著過一書和一文(『歷史研究法』)知道得清楚。作者對於史料是否認了實物及實蹟的，他依賴于間接的、即經由撰人記述過來底史料，并由此之搜集、鑑定、而組織之，即完成歷史底構造，所以他底歷史研究只是史料研究，而歷史方法又只是心理方法。

除了在下篇『歷史之構造』中有一少部分之外，我們可以說整個的書都是屬於技術底研究。自然我們對於技術底研究也有相當的敬意，蒐集、鑑定、編著、亦是我們所必須的。然而就把這些工作，做得十全十美，也只是供獻給我們一些可用的史料，並沒有比這更高過意義。而且這種可用性，還要受一定的社會條件所限制，不是任何時空都存在的。何況著者先摒棄了最可珍貴的實物與遺蹟，又從而規定撰述底資料只是撰述者底心靈印象或反映，再從而去考訂、去鑑別，以審定其是否可靠、是否與“實相”符合……這不是見鬼原于畫鬼嗎？即限于這兒，姑認其研究底成果甚佳，試問這就盡了歷史學之能事麼？歷史學底研究法就是史料之蒐集、鑑定、編著、麼？這恐怕只是史料家而不是歷史學家底態度吧！

歷史底構造早要由歷史本身來解決的。作者却是從相反

之點出發，而只是在編比自己底研究成果。所以不僅對於因果關係理解不得，就是相互關係也弄成機械的去了。這雖然是歸納方法一般的局限性，也不得不說作者只是史料研究、從而是史料組織的必然結果。可笑我們底何教授還常爲天經地義地去崇信、去宣傳！

6 章學誠底歷史通義

狡兔三窟，何炳松之狡則託庇于章學誠，隱然以中國史學界之革命家自居；朱希祖序其書特標出「金華」，要不過示人知其學有淵源而已。從何炳松“五體投地崇拜到萬分”之中，我們試一窺探章氏之祕。

章學誠是非常自負的，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這才是“自無餘子、儼然以……史學革命家自負”（借用何炳松贊魯濱孫語）。章氏本人就是最忌說空話的，“立言之要在于有物”（『文理』），現在我們就看他“所爲作”的究竟是些甚麼，抑或徒託空言。

何炳松在『增補章實齋年譜序』上揭出了章氏對於史學上三大貢獻：記注和撰述分家；通史觀念非常確切；慎辨于天人之際。（註一七）我覺得這是表明章學誠死後遭遇了裂屍之慘。

（註一七） 我請是并不否認，成道不是章學誠底觀念。不過以研究將近十年（何炳松自己說“研究章實齋大約在民國八、九年底時候”，而這

這不是甚麼笑話。章氏覺得鄭、曾、劉雖各有所見，各有所成，然而都偏安于各，不能“一以貫之”。他自己既要來做這種“一以貫之”的過偉大工作，單是連綴各人所長，成其“整輯排比、參互搜討”，只是螞蟻式的積聚，盡人皆知皆能的；他所要做的是“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一以貫之”，“以範天下”（均『易教』），這是蜜蜂底釀造。

我們看章學誠是以哲學的意匠組織了他底史學的。

因而從史底本身變動方面來把握易。『易之象……變化而不可方物』，“象所包廣”，這才可以通于類。“人心營構之象原出于天地自然之象”，“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象雖然變化不可方物，可以追踪其跡，如“車輪軌轍”，不過得知道“實先具而名後著”。『書』便是“窮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雖無定法”，而已是“因事命篇，以緯本紀”。故

序文是十七年十月做的，所以近十年，不知讀了多少遍『章氏遺書』，（何炳松已在那『序』中說：“我現在每讀一遍『章氏遺書』……都覺得……”）又二次讀了“對於章氏學說很有研究過人”底『章氏年譜』及『增補……』，自疑於“百二十多年後……一個知己”，又是『章氏同志』……“配說幾句”……“研究所有的心得”，結果却是這樣支離破碎地去“標榜”，真是“假威笑語”。還虧章氏有先見之明（“讀古人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旨不可勝用也”。『答客問』），不然怕會齟齬於九泉。（所引文句都是何氏在那『序』中的。）

在其“德圓而神”之中，有窮、變、通、久之理。窮、變、通、久之理，章氏把它認為是道，認為是“未有人而已具”的。這是“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又〕曰天也”。道是“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其當然。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然而聖人却得其所以然。他之所以得，一“法前聖”，一“學衆人”。（註一八）在這兒我覺得章氏是統一地把握了歷史底成果（法前聖）和社會底因素（學衆人）的。

這是歷史底認識論。這是章學誠史學之鑰。只有把握了這個，章氏史學底祕才得而整個地理解。章氏史學，就是如此而構成了一個整體（註一八）。是的，記注與撰述分家，然而章氏卻鄙視了記注。申鄭釋通，是嘉其意而推崇通，而何炳松整個地抹殺了章氏之旨，苟安于記注之學。所謂“綱紀天人”，“天與人參”，“順乎天而應乎人”，是迹道、是託之軌轍以識車輪，是欲“為萬世之圭臬”、“擬神知來”也。這不是“調和”（何氏語，見『民鐸』十卷一號『歷史研究法』五頁），而是要認識其必然以“治世”（章氏所謂『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或“革命”（『易』革彖：“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教』）。所以在『申鄭』上，章氏這樣說；“孔子作『春秋』

（註一八） “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非衆人可學也，求其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注意點都是我加的——白。）

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夫子自謀有取乎爾”。夫事，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辭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點通是我加的——白）

尾後我再介紹一點章學誠底方法論。“理之初見，毋論智

（註一九）這兒因為不是論述章學誠，故對於他底史學，不能更多的揭發，我是覺得很抱歉的。下面我想用幾句非常簡短的話，說明章氏史學底整個體系，以爲理解章氏者之一助，不知能不能。在章氏看來，一切事物都是變易的，但這種變易是可以通，可以識的，所以他主張通變；識變是很不容易的，述其象，求其所不得不然，這是唯一可以通變底方法。所不得不然，這是客觀存在的，未有人而已具的，所以人要識它，是不能憑主觀可以辦到，而人又是有主觀的。這兒章氏就主張法聖人，因為聖人又法前聖與學衆人，所以他獨能識這個所不得不然，獨能通變。聖人並不是神人，凡法前聖與學衆人，即是說凡能把握前人之象蹟，當代之時務的，都能通變易，述其所不得不然，這就是天與人參。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窮而又變，這是事物發展底通則，若是能把握這個變底底規律，實在就是天與人參，就已知其所不得不然了。這個窮變，通久，雖聖人亦無所變之，然因其自然之勢而利導之，亦可以範天下。所以就是聖人智力所能爲，亦只限於所不得不然耳。若是識愈多，通愈衆，亦可以人事而格天道，爲萬世之圭臬，所不得不然者亦將變爲順自適，而無所滯礙。知來擬神，即此之理。

愚、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這就是所以要重方法與重導導理論了——白）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于至也（何炳松教授，請照照這面鏡子吧——白）。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若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于用乎？（『辨似』點是我加的——白）。這不僅是研究方法，也是思維方法。要理解章學誠底史學，更要注意到這種方法論。不然要受章氏後嗣的：“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玄之又玄”（『原道』）。

III 何炳松歷史學底構造

何炳松底歷史學既有它底社會存在，有它底學術淵源，它底組織當然是并不簡單的了。是的，它含藏了各種各樣的色彩，不過它組織得很不好，名雖掛着新史學派底招牌，確實只有考證與民族底成份，雖然叫着在綜合研究，實地是非常偏而不全。他沒有勇敢採取進步的觀點、方法、成果 更沒有勇敢不放棄他所會叫器過古董玩器（國學、國故、國史……）。因而我們試一檢閱他底史學構造，不禁驚訝其爲無知之尤。所以雖然是我底轉述，也無異一個定性的分析了。

7 心理與動機之外現

何炳松最得意而津津樂道的，便是歷史是沒有所謂因果，歷史沒有條理，沒有共通的現象。它是人心所造的，是偶然而又特異的。歷史本身是甚麼，我們不可以知道，我們知道的只是人類心靈印象底一些斷片，而且這種得知也是由我們自己有心靈印象而推演的。所以歷史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我們心理底外象。

就說歷史是人類底行爲吧。我們人類底行爲有多方面，所以歷史也顯示爲多方面；而我們人類底行爲是相互聯繫的，所以歷史也顯示爲相互聯繫；又我們人類底行爲是有共通性的，所以歷史底聯繫是由這種共通性決定；而決定我們人類行爲適共通性的，是原於人類內心之動機，所以歸根極底歷史是人類內心動機決定的，或者只是人類內心動機之外象。

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過去了的即是說我們不能見、聞、觸的了，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再就事實本質而論，世間也并無所謂歷史的事實，事實本身原無歷史的性質，是因爲觀察者位置底不同，從而才有所謂歷史的一辭。所以歷史至多只是一種認識方法，而又是由心理方法演繹出來的。

基于這個心理方法，由人類一般的心理現象，我們可以推知曾經有過的事，而那就是歷史了。若是從我們底研究出發，則是根據他人之印象、想象、心靈上之動機、衝動、底一些遺

痕，非常殘缺散亂的意象底符號(文字)而已，所以我們也只有還元到內心之動機、衝動，根據人類一般心理法則而去明瞭它。所以歷史之存在也是繫於人類心理之激動，而又為偶然的機緣所遺存。

歷史本身既然是如彼，研究又是如此，一句話歸總，人心是最自由不可方物的，那當然不存在有因果了。因果是必然的，有因必生果，同因必生同果，因與果且永遠相等。而歷史是心理與動機之外現，因與果最不分明，因小果大、因大果小，恆不相等，而且這并不是必然的因果，而只是一種前後相生適關係而已。所以人們說歷史是因果組織，歷史學是跡因果之學，那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何炳松以這種還有更多的理由完結了他底歷史本質底敘說，從而說歷史是并不能離我們人類內心動機而存在、而理解。(註二〇)

8 非科學的歷史學

不僅是歷史本身沒有所謂因果律，而在學術發達底現在，歷史學也并非科學。

科學排除實質，注重統括，目的在求得一種規律，以馭萬

(註二〇) 本節是根據何炳松「通史新義」卷「自序」和「緒論」、「歷史研究法」底「緒論」及「縱比」等章而說的。關於此等意見底批評，散見以後各段。

象 雖是從實質下手，而是抱的一種通概眼光去研究與組織，所以到結果來，一種科學理論或事物，既可以瀰漫于萬有之中，亦不復有古今中外之別。歷史呢？本身就是萬象，本身就是特異，而且是在求異上去研究實質。它有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在時空之中又有一定的時空。所以它底結果，是不能達到所謂概念、因果、常規、一切科學所必需的，因而歷史學不是甚麼科學。

科學由繁至簡、自異至同，進程有定；繁異之中求一單純原質，而達同簡；各時地事物、各種類事務，均可施之，使繁異趨簡同，求真爲止境。爲求真，不惜反覆觀察、屢加實驗，務使達到一定狀況、構成一定因果。故科學乃是一非常有條理的智識，有因果必然。歷史呢？恰相反。範圍廣狹至不一定，每事所表性質又複雜異常，信疑實虛，全賴時地。且史爲已往殘跡，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雖史亦是求其全部真相，終不能目睹其變而再三實驗之。所以歷史較之科學，真有天淵之別。

科學研究是客觀的事物，又客觀存在的，所以不管現象也好，本質也好，發生、變化也好，消失、死亡也好，都不與主觀相關涉，而可以求得正確的確的結論，管真理底果實。歷史呢？是人類底行爲。這些行爲底變演，即構成歷史現象。而變演底真因，是基于人類內心之動機；這是最不可方物的。因而一切客觀研究，是與人類內心真理并不符合的，再就歷史所唯一寄託遺史料供給消息而論吧：一，人死物毀了，史家所見，僅心靈上一種

印像；二，史家所知遊人羣活動亦只屬主觀印像，而非活動之實情；三，撰入自身所表出遊、或撰人代他人表出遊、或吾人以己意忖度而得遊、動機與觀念，皆是臆度而來，非由直接觀察。從這些看來，歷史難道還不是純粹主觀的學問嗎？

何炳松在結束這一論證之時，雖然實質上抽釋盡了，但在形式和精神這些何教授底主觀心靈上，還說歷史也不失為一種科學（註二一）。

9 歷史學只是史料學

因為歷史事實均已過去，已不存在，吾人因此無法直接觀察，假使吾人欲希望明了此種事實真相，當然只有從這些事實所偶然遺存于現今遺跡上去找。此種遺跡謂之史料。而歷史研究即研究此種史料、以決定留有此種遺跡之過去特種事實為何、并編成一種系統以發見各種事實之關係。因而在歷史研究中史料意義非常重要，離開了史料簡直就沒有歷史可言。

史學研究，是要我們達到歷史底真理，即歷史事實底真相，再換言之，即人類過去活動之實情。要達到此種目的，必定先要蒐羅史料與考證史料，然後才是事實底斷定與編排，終之以專門的著作。而且蒐羅史料要博，考證史料要精，斷定事實

（註二一）本節：請參看何炳松「歷史研究法」《緒論》（書三至六頁及文三、四、六頁），「通史新義」『自序』一四至一六頁，『導言』三至五頁。

要嚴，編比事實要整，然後才可振筆直書，出而問世。所以我們研究歷史，並不是搜到史料，就立刻可以得到著作，亦並不是看見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實底真相。因為中間必須超過許多階梯，排除許多障礙；方才可以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地——事實真相底敘述。從而史料研究就可以說是研究歷史中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也可說是唯一的工作。

復次，歷史向來分記注與著述兩家，掉句話說，即是史料與史書兩種。記注要不憚繁複周悉，有似我國底正史，所謂守先待後之業；著述則是鈎元提要，略如吾國之通史，而示人以經緯縱橫。前者是史料，所以備後人之要刪，故唯恐其不當；後者是著作，所以供常人底瀏覽，故唯恐其不精。又以良史之才，世稱難得；則謹守繩墨以待後人底論定，不特是勢所必至，且理有固然。若不務史料之整齊，而唯事通史底著述，萬一世無良史，不且遂無史書麼？況且著述必有所本，不能憑虛杜撰世所以比次之功，實急于獨斷之學。若有史料，雖無著作無傷。何況著作又不能不以史料為根據呢？現在科學昌明，知識繁多，

(注二二) 本節語意或文句悉根據何著「歷史研究法」底「序」二至四頁，「通史新義」底「自序」二至一二、一七，八頁。若是用何教授「春秋家法」(見其序胡、姚著「……年譜」「民權」九卷五號一八頁七行)來看，也是略“有所本”，並“非……憑虛杜撰”(「通史……「自序」一七頁三行)。不過有時因行文之便，或有移動，然非“孤斷於一心”。

學者底興趣因而不同。從正史中去找資料，各能如願以償。至于通史，鉤元提要、語焉不詳，以備瀏覽或有餘，以資約取必不足。所以徒求便覽而廢史料之庫，豈不是舍本而逐末？

何炳松之所以「著」書，就是要和國人商榷這種「管見」，使“世之君子”“恍然大悟”——或者是「立地成佛」。(註二)

★ ★ ★

何炳松很巧妙地構造了他底歷史智識圖，在外表上也是絢富麗堂皇了，只可惜我們底教授先生終是有些小家子氣，一方面要盡量貪婪，一方却又盡量誇耀，這就不免成了竹籃打水、滿是漏洞了。這比如魯濱遜是較瑟諾波進步，章學誠亦確不比瑟諾波愚蠢，但都給何教授一視同仁、屈打成招，豈不冤枉？

二 歷史科學論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rpetto

Ogni viltá convien cho qui sia morta.

在這兒一切的疑慮都須得拋棄

一切的怯懦都須得在這兒死亡。

——但丁(Dante)「神曲」，「地獄篇」，郭譯。

IV 歷史底科學問題

“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句話若是有部分的真理存在，那末我們不得不說何炳松在科學之前，就已懺悔着某次底罪惡；或則是蒙着羞恥之網，有意地避匿科學底聖光；或則是憑藉於撒但底魔杖，故飾巧言以欺世。總之，未日底裁判已臨到了，這兒

已經是地獄之門，入與出都不容許你有多少遲疑徘徊的餘地；
看吧，時鐘已刻刻地逼近。

10 歷史底本質

何炳松對於這個問題是盲目的。也許是光線過于強烈，使
視神經失了知覺。

他對於這個問題總共只說了一句話，即“歷史是人類過去的
活動”(註二三)。這句話照他自己說來也是“很空泛的”，所以
他又補充了一個“橫的方面——渾淪，縱的方面——變化”(註
二四)，以完成他底理論對象。以後他底一切研究，都沒有超越
這個範圍。自然這是沒有錯的，但除了一個很空泛的名辭之
外，究有甚麼？有絲毫的內容嗎？或者何炳松及何炳松之徒又
可以這樣地說：他不是明明指出“人類過去的活動有五個方面
(aspects)”(註二五)嗎？但那不是此地底問題，以後我們也要論
到它的。或者他們又可以這樣詰難：他不是揭出過“人類內心

(註二三) 何著「歷史研究法」，書二頁，文一二頁。

(註二四) 同上文二頁。有時因引用方便也只注意到這種用白話
(在何教授眼中看來，這當然 是流俗)寫過文字。

(註二五) 同上書，文二頁；及「外國史」[自序]二頁。“(一)經
濟、(二)政治、(三)教育、(四)藝術(舊作「美術」、史作「學術」)、(五)宗
教(「外國史」底次序是「政治、經濟、學術、教育、宗教」)」、「藝術」與
「學術」不知何炳松教授是不是看做一樣的。符證。

底動機”(註二六)嗎？這正是我們要攷究到邊問題之一。還有甚麼沒有呢？何炳松像鸚鵡一樣只會反覆這些同義語，“人類行爲”呵，“人羣活動”呵，此外則表示出不屑一顧的樣子，然而問題却不能從這兒解決。

“究竟人類過去的活動是甚麼”？這是何炳松提出的，但他却解答爲「是些甚麼」去了，這實在是“活剝生吞”。我們應該注意人類底活動不是自然及生物底活動，並且要注意這些活動底起源，這些活動底構成和變化，以及這些活動與人類有甚麼關係……這些，他給了我們以解答嗎？他爲我們提起了嗎？恐怕他夢也沒有做過，而且這些不是他所能解決的，因而他也就不敢提起。

人類是自然底一部分，是生物底一支派，生活於人爲的社會之中，並不是單純的生物。所以他底言語、行爲、思想，一開始就被社會所支配，其實這些本身就是社會形成的。歷史通常則是用來指社會底變化和發展。對於人類說，它是人類底一種產物，但不是誰個個人創造的，它離開個人獨立地存在與發展，而又支配個人底行爲與發展。人類在‘它底規定之下’屢屢地

(註二六)『通史新義』「自序」四頁。至於說及歷史爲‘主觀’，‘心理’、‘印象’、‘動機’、‘觀念’……雜七雜八的東西，我們不能一一地去照顧了。就是我所批判，也只注意于根本問題，及從整體方面去批判，支節處或偶一指出或引於注中外，概不涉及，務請讀者留心。

以實踐創制它。對於社會說，它倆相互地製作而又表演。我們可以說它們是三位一體，而我們說人是社會的動物與歷史的動物，也不外是站在這個意味上說的。若是說社會是人類勞動的生產組織，那末歷史便是這種生產過程底產物，這是必然的組織，必然的產物，不與人們意識相關涉而客觀存在。這是甚麼“人類內心底動機”呢？倒是人類內心底動機時時刻刻在隨社會、歷史、一切客觀的必然存在底變化而產生，是結果不是原因。

何炳松曾經知道了這些嗎？

11 歷史底變動

提出歷史底變動問題，何炳松正式以“人類內心底動機”作為答案。他說，我們不能滿足於“物質狀況或人類行為底外表”，而須要深究“社會演化之真因”(註二七)。這是對的。他用了

(註二七)「通史新義」自序」一四頁。他于一六頁批評「論理學上之分類法」時，曾說“人類一切活動莫不出發于大腦之同一中樞”，這表面上是一句科學的話，但也有不少的含混與錯誤。請問何教授，我們是先有感覺呢，先有感覺？一切動物底行動是否也是出發于大腦之同一中樞？取如鼠的，飛鳥是由于內心底動機，抑由于外界底刺激？又人類一個名詞斷不能解成個人的：社會、歷史不是由個人構成的，我們只能說某社會中之某人，我們指的歷史中適人，是有一定的社會形態的，絕不能像研究生物一樣，可以指一生物說。而且歷史與社會研究的不是個體底

“人類內心底動機”來作解答，却是我們所不得不批評的。

“人類內心底動機”是甚麼？何炳松是沒有答復的，用一種動機來解釋一種行爲，說它不是獨立的東西，而有連帶的關係，這他是說到了的。（註二八）他底意思是說每一種思想與行爲，都有一種動機。這些動機混雜起來成一種共通性，就是連帶的關係。研究歷史遊人要特別注意這個，不然你單單研究人類活動底一部分，是找不到原因的。這些動機是甚麼？爲甚麼有的？雖然他沒有給我們解答，我們可以推想到：動機是人類本身就具備的，用心理學底術語說，它就是「本能」。可是不幸得很，自傑行爲派心理學發展以來，「本能」已經成了一個玄學的名辭；而他底動機呢？大體是可以存在于何教授底心靈上，那是何教授未變成成人以前，就具備了的吧！

變化，那是生理學、心理學、底事，屬於自然科學底範圍。譬如何炳松個人吧，假如他現在去到深山大澤，與麋鹿爲侶去了，那我們除了追問他爲甚麼去這一社會範圍以外，對於他那麋鹿生活我們是不照問的。也許他受了麋鹿生活底同化，甚至生理上也起了變動，研究生物學遊人要注意，研究心理學遊人也要注意。若是他雖變更而不爲人羣所發見，那末社會之中是無法因這一特異而受震動，自然科學家也不注意了。這就是個人之命運，何教授底若祖若父多少是被社會這個整體埋沒了的。

（註二八）何氏講演「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此處所指見盧著「史學概要」第一章一二、三頁所引。

人生下來只是一塊血肉，比猿猴組織得更完善些罷了。而這種完善的組織是發展底結果，是進化底結果，不是甚麼天生成的——自來就是那樣的。他編制在甚麼樣的社會裏，就被甚麼樣的社會陶冶，而且這個社會是照它所既成的與必需的製造他，他也只能跟了它既成的與必需的成長。這就是所謂社會的人了。他甚麼都是爲社會所決定的，更不必說甚麼自由意志，內心動機。

然而社會是運動的，變遷的。它底原因包括在自己運動之中，存在於矛盾發展上。照我們前段底話說，就是勞動的生產組織底矛盾。原來這種生產組織，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有了某種生產方式才形成某種生產組織，而一種生產方式底形成是基於我們獲得某種生產力，因此是手紡車構成家庭手工業，蒸汽機則構成大工廠組織了。雖然生產力底發展是愈趨愈速，生產組織却有相對的固定性，於是這兒便存在了一個矛盾，像雞雛在卵殼裏生成着，雞雛成熟了啄破卵殼是一個必然，社會底生產力成熟了擊毀社會底組織又何嘗不是一個必然？不明白社會發展的人們，請向雞子孵化過程上去學習吧。

因爲歷史是縱的社會，而社會底變革本身不是橫的形式，是向前的推進，所以不特別去說甚麼歷史了。附帶須提及的，就是人類行爲（以及心理、思想）底變動只有在社會底變動上去理解，才有意味。

雖然何炳松說“我們要研究的是這個渾渾底底變化；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研究活的和動的人類史”（註二九）這話並非錯誤，但是我們却要從更具體的意味上來規劃我們底研究課題。

從我們已經究明邁歷史來看，它是必然的產生，客觀的存在，是必然的變動與發展，變動發展之中又有一定的原因存在。現在我們底研究，我想特別提到兩點，一即是歷史中人底關係，一即是歷史底因果法則。這是梁啟超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同時更是解答而不完善，所以我覺得完成歷史科學（指含有綜合科學邁意味，見『註九』）時是必要注意及的。

關於人，在前『歷史底本質』中曾有過規定，在『歷史底變動』上也有一點補充，但都沒有完盡和明白揭出，爲着問題顯露起見，還是重新規定好了。“人是他們自己的戲劇底製作者兼表演者”（註三〇），這證明他是一個實踐的創造者。“個人實際上是屬於一定的社會形態的”（註三一），這表示他不是邁世而獨

註二九 這是貫徹於何炳松歷史學一切理論中邁主張。下面我還有單獨提出批判邁地方，所以這兒只是揭出。這句括見『歷史研究』（『民權』十卷一號）二頁。

註三〇 『哲學底貧困』二章一節註意五。

註三一 『費爾巴哈論綱』三七。

註三二 拉法揚『歷史哲學』，李譯本，一九六及二三一頁以

下。

立，然而“人是被動的環境中唯一自動的因子”，而且是“歷史上唯一自動而覺悟的力量”（註三二），如是人才能夠由必然到自由，克盡其實踐遊任務。自由意志底萬花筒，在這兒表示了它底淺俗的架構。

其次，我們看一看所謂「偉人」。既然我們不是準備着去信仰，那末還是移到地平上，讓我們于過程中來試着分解吧。梁啓超曾名此爲「歷史的人格者」，這可謂說出了相當的意義。只是梁啓超終於是個人主義的觀念論者，所以他高調個性與心理（意識同），致將事物懸空來認識，不能不說是倒栽蔥的辦法

（註三三）梁啓超底認識始終是從個人出發，從心理出發，所以他終于得不出正確的結論。譬如他說：“表面上雖若一切史蹟純爲彼一人或數人活動之結果，然不能謂無多數人底意識在其背後。”這話已經有相當的正確性了，但是他却接着如是說：“實則此一人或數人之個性，漸次侵入或鑄入于全社會而易其形與質。社會多數人或爲積極的同感，或爲消極的盲從。而個人之特性，寢時遂變爲當時此地之民衆特性——亦得名之曰國性或時代性。”（前揭書一八一頁點仍）這不是「英雄史觀」是甚麼？吾以爲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可以能擴充爲一時代、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可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全上書八二頁，圓圈是我加的——白）還有其這個提問方式表現得更明白更露骨的嗎？就是他肯定的「羣衆的人格者」，亦達到其個人主義的結論，殊爲不幸之事（一八一頁）。

(註三三)偉人與領袖是羣衆在行動中造出來的。換句話說就是爲社會底必要而產生的。倒轉來說，社會不需要時便摒棄了他。若是需要，萬一既成的領袖偶然死亡，社會亦必依其需要從新生產；若是領袖不爲它所需要，或違反它底需要，它亦必依其需要產生新人以代替。物質決定論底意義，蓋不過如是。然而人倒底是“被動的環境中自動的因子”，所以在社會發展行程中有他底反作用存在，可以促進發展，也可以阻礙發展。然而他不能改變社會必然的發展。而且就是促進與阻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而不是甚麼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本身也是被決定的，不自由的。)

由這必然的決定的意味上昇到因果法則來，我們本來是不需乎多說甚麼了的。不過對於偶然性（梁氏名曰「外緣」或「緣」）、可能性（梁氏名曰「因」）、自由、必然、這幾個底關係上提及一下，更能把這個法則闡明白些。因不止一個，果也有多樣，這是歷史上過事實。這豈不是因果之中沒有必然了嗎？不僅何炳松，就是梁啓超輩也在慶祝勝利了。但這個慶祝有似「淞滬戰事」結束時（三月四號）上海三百萬民衆慶祝十九路軍反攻勝利，大呼“白川陣亡！”“我軍進佔閘北！”那種阿Q式的慶祝一樣。照梁啓超底話，因是可能性，有使此因觸發過緣，然後便成果，無緣、史蹟是不能出現的，所以我們明史蹟果因之義，須觀察所緣（上揭書一三頁）。這是他底一點貢獻。但是他顯然是不明白：由因致果過必然，以及緣以因而滲入，因

本身轉變之必然。這兒遺留給我們的，第一是偶然性之理解：(1)客觀存在，(2)本身必然，(3)向必然轉變；第二是歷史必然之決定性底理解，要從這兒才可以正當理解可能性之轉變問題與偶然性之滲入問題。至於他(何炳松更等而下之)把歷史變動歸于心理因素(或第一義，而不正當以客觀存在之物質條件去解決(或置于第一位)，以及不把變動看成客觀之必然……等，均是形成他底意識並社會存在之玄學性規定了的，我們不須乎多說。

自由與必然，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是何教授們所極力避免的。自由只是認識了的必然。這不是自由意志那種自由，也不是隨心所欲那種自由。雖然何炳松要堂而皇之地來談自由時，是充分的玄學意味，故意使人神祕莫測或“自由不可方物”，但在無意中却自己又否認了他那種自由，譬如他說：“劉章諸人之眼界及主張，當然不能不受固有環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間有不合西洋新說而少之，是猶譏西洋古人之不識中國情形，或謾吾輩先人之不識飛機與電話也。又豈持平之論也”。(註三四)難道劉章諸人及西洋古人、吾輩先人、就沒有自由意志了嗎？難道就不能自由構思了嗎？請問何炳松教授，他們為甚麼要受限制，為甚麼有不識？何教授，你自家也明白，在不識之前，是盲目的；在不知之前，要受限制的。那末自由在甚麼地方

(註三四) 『歷史研究法』序」五、一六頁。點是我加的。

呢？在識之後，在知之後，這不比甚麼還明白嗎？並不是哥白尼創立了地動說之後地球才動的；也不是牛頓發現了地心引力說後，蘋果才下落的；更不會因為何教授主張了自由意志……，何教授們就不盲目、不受限制了。而是要多知多識，科學才有進步，人也得自由。但是宇宙、社會……底變動與發展……都是必然的，人是只有認識其必然、把握到它底法則和規律，才可以變為自然底主人，才可以意識地創造歷史，那時才是由必然底王國向自由底王國羅進。

V. 歷史學與科學底關係

要追獲盜牛者，必需沿逐牛跡。這本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然舍此以外沒有良法。若是盜牛者是一個“自由而不可方物”遊人，牛又能行其自由意志，則追逐的人尤其是說不出過苦。這一課題，我便想探尋一下何教授遺留的痕跡，以證他在科學方面過欺人之言。雖然他自己是說出于“內心之動機”，我們却鑑出是“因財起意”，所以困難就減少多了。又他常常有些神經錯亂，我們也只好注意着正常的現象。

13 歷史學與自然科學

第一是歷史與自然科學。在這兒何炳松提出了因果律來，歸之于整個的自然科學，雖然有些自然科學家或者要說他有些瘋狂，我們却以為這樣很對。

何炳松將自然科學與歷史學對舉說：“科學求同，注重通

概，實質中覓原質，由複雜而簡單，應用觀察與實驗，得因果律爲止境，這是客觀的求真，不爲時空所限制。歷史是跡異，注重特殊，作普遍的研究，範圍沒有一定，只能應用間接推理方法，旨求演化底渾淪，這是純粹主觀的學問，絲毫離不開時與空”。

(註三五)

這裏，我覺得首先是何炳松不明白事物底發展和事物底研究。發展是順次由簡而繁的，研究則是從發展底結果、即現象或現在起始。這種過程當然是由繁到簡。然而研究却不止于此，它必是又要由簡而繁、說明發展底線路，而預測它底前途的。繁而簡是求一般，簡而繁又是歸于特殊的了。而且這種研究，是不能個別的與孤立的考察的，尤其是不能個別的與孤立的去理解，相對論和電子論出現以來，充分證明了這個，這何嘗可以與歷史區分呢？

科學固然求同，歷史又何嘗不求同？說歷史現象是特殊的麼？則自然現象又何嘗就同？水蒸爲汽與結爲冰，是在常態之下遊現象，但在兩極與赤道就不同了。在高山燒水，八十度

(註三五) 這段話是綜合「通史新義」【自序】一五頁。「歷史研究法」【緒論】文三頁。卷二一一五頁、所說而成，並且僅舉其大要，若是讀者高興，最好去翻來一對。同時須得向讀者指出的，就是這也是大體抄梁啟超的，見他著「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一九二二年初版一七——九頁。

就要沸騰。晝與夜、兩半球是不相同的，兩極更不消說了。所以在特殊的歷史現象之中，歷史——歷史學——也可一樣地求同，注重通概。而方法呢？自然科學脫離敘述階段、進入于說明階段和理論階段以來，早已在用數學方法、在用推理方法了。觀察和實驗在發現定律中失掉從前所有過重要。何炳松何以竟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具備，而儘執着于十九世紀以前過敘述科學呢？

“往事”并不需乎“想像”，并不要“以己度人”，也不是“以今例古”，從而歷史更不是甚麼“主觀的推理之學”。歷史本質上是變化的、是實踐的、是客觀的存在、是必然的進化，不能把它靜止地、想像地、主觀地、自由地施以宰割。它底存在與變化是構成了一種因果規律底秩序的。而且這個本然秩序底認識，是前世紀四十年代才成功，關於它底結構底公式的規定，則在五十年代與生物進化論同時提供于人間，後面我們就要涉及它們了。所以因果律，或者因果關係底必然，并不是甚麼神奇的東西；奇怪它的，只是不理解它過人。他們所恐怖的就是這個必然，因為必然了，他們就不自由，還有甚麼羅曼諦克（Romantio）呢？因為必然了，他們就要被否定，那裏還能永存？其實他們自己本身就為一種必然所決定，而在那個必然上烙了一個毀滅之印，他們起而辯護，實在是欲使家裏過人堅信他們那個必然還不會死亡罷了。他們這種攻環術，實在只是用鮑魚亂秦始皇屍底臭氣過辦法，有甚麼用處呢？（註三大）

14 歷史學和生物學

何炳松有時也很聰明，可是聰明只助長別人，自己反受矧鑿，這最好的例就是他說起“生物學上之進化論”(註三七A.)。

進化論是甚麼？生物怎樣進化？何炳松始終沒有弄明白。本來專事某門學問過人，他不一定各科都具得有相當的智識；但進化論已經常識化了，而他又提到了它，難道不該說得清楚一點嗎？而何炳松却偏偏以盲昧作知道、抒發其愚論，未免“不揣固陋”了吧。

何教授說：“社會與生物間有根本不同之一點焉，即前者具心理之性質而後者則具生理上之性質是也。生物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現象而已，非心理現象也”(註三七B)。這一段話我

(註三六) 因果律之基本性是(1)先因後果，(2)由因致果，(3)因果間道必然。這當然是統馭萬象萬物之規律。只除了死的永存不變的東西是例外，何炳松自己也曾再三聲明過，歷史不是死的與靜的，而且變又是大體向前進步，且趨于一貫，並有因果關係，為甚麼又找不出必然來呢？這不證明他瞎說是證明甚麼？

(註三七) A, 『通史新義』「自序」一四——五頁；B, 同上。在『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中也提及這個，而說“演化(即進化，evolutoin)本來是一切生物的科學裏面一種根本的現象。……人類學……所以我們要研究，歷史對於演化問題當然要特別注意。”(引自『史學概要』一九頁，點是我加的。)這不表示了進化論應該應用，也可以應用於歷史研究麼？

覺得有幾個問題：第一，社會與生物間根本不同之一點是心理與生理不是？第二，生物究竟具不具備得有心理之性質？第三，生物之方法是不是只能研究生理現象而不能研究心理現象？何教授也明明告訴了我們，人是屬生物一支，那末至少生物也有心理之性質，而社會有生理之性質。其實他常常還用起“生理狀況”“生生不息”(註三八)這些話去反對人呢。所以他自己用絕對語氣肯定的說法，又用絕對語氣否定了，這就是教授底武器，表示蝙蝠性的“負責”說“風涼話”(註三九)。

在生物與社會之間，我們要把這作中介過人類，人類之生理與心理，在生物學與社會學研究範圍中，是有各別的。因而在生物學與社會學之中過人類研究，不是生理與心理底區分、而是生物與社會底本身底區分。何炳松對於這倒是非常盲目的，所以弄得來兩無所似，生物進化由於生存競爭，勝利的即所謂適者生存。為甚麼才能適呢？並不是甚麼得天獨厚，而是由於器官變化，即由於適應某種環境(物產、氣候……)而將自己底器官變動起來，發展適應的方面，消退不適應的方面。而每一新器官之產生，並不是一時完成的，必是連續的累積而一旦成功。這即是說由漸變到突變以完成的。生物之

(註三八) 這些話說的雖不太多，却也不太少，請檢閱「週反新義」

及「註四一」所舉文，「史學概要」一九——二一頁，還有較詳的說話。

(註三九)。「歷史研究法」，「民權」十卷一號二頁。

由最低級進到最高級，即是器官之向最大度適應方面發展，每一級到每一級都是由突變來完成的。人這個東西，不外是器官發展到最高度一級過生物而已。

發展到人這個生物以來，器官底變化便少起來了，或者因為人底手與腦底活動，以是產生一種新正器官，而再不需乎肉體（或者自然）器官底變化了。這種新產生的器官，即所謂工具，據科學家正確的見解，工具是產生在人羣勞動過程之中，而人并不能離開他們這種勞動關係而使用工具和生產工具，所以這兒人自己又造成了他第二的而且更重要的一個環境，這就是所謂社會。人類使用以生產過勞動工具進步，則社會也愈向前發展，所以科學家又這樣說，假如生物是器官演進史，則人類社會便是工具底進化史。這是非常正確的。

何炳松不明白進化論底意義，因而對於生物與社會兩者盲目起來，而不明白進化論底規律在於適者生存，生物底適在於器官演變，社會底適在於工具發展。他或者看到了生物界底生存競爭，社會界底生存競爭的，但我可以斷定，他確是沒有看到。

15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所要談及的，是何炳松所說道“經濟學上之經濟史觀”（註四〇）。他否認這個理論比前此底一切都更來得貧乏，甚至於拿“義利”道德的說教來批評。這未免過於不道德了吧。（註四一）

何炳松先把經濟史觀認爲“經濟生活”，從而又說成“物質享樂”，然後從“君子小人”遊戲點來評價，這不能不說是教授丟臉過事。當然他並沒有了解甚麼經濟史觀。經濟學是甚麼？他整個地都表示了無知。自然我們不否認“經濟學上之經濟史觀”這一術語，但他宜先懂得經濟學ABC，也應知道經濟史觀底ABC，並且也應知道經濟史觀在甚麼經濟學之上？不信，何教授去問一問馬寅初博士，他一定會說你瘋狂了的。因爲在他們（博士們）底經濟學之上，你很難找到這樣奇怪的東西。並且何教授底甚麼“經濟生活、物質享樂、君子小人”等等，馬寅初博士他們亦要反對，說不定除了罵何教授淺薄流俗之外，還會帶上一句胡扯吧。這就是何教授理解過經濟史觀！

但是何教授雖然盡量地誣蔑，却也大概地說出了一些正確的話。“世之學者鑒于人類社會之經濟生活大有影響於社會階級之產生，并因之而大有影響于政治之制度也，遂以爲經濟史觀足爲研究全部人類社會生活之線索；吾人可藉以了解

（註四〇）「通史新義」自序—五頁。

（註四一）我不知何炳松教授底“欺、竊”（見「註一三」）是“喻義”抑“喻利”？請何教授站在道德上來答覆我。曲解或誤解別人底理論之後，又找以輕侮之辭，這也是道德嗎？原來何教授之“喻「小人」”，不？自己“瞎炫”耳。

人類在政治上、宗教上、理智上之一切活動”(註四二)。何炳松在“殊不知”以下所舉過“各種環境”、“生理狀況”、“理智程度”、以及甚麼“信徒烈士”、“殺身成仁”、“超凡入聖”過“宗旨”，絲毫也沒有攻擊着他所敘述過一段話。何炳松最大的勝利，便在列舉了一大堆“尚有”而證明出“不純受”這一點。其實這是何教授害了瘧疾，而却大請端公道士來收鬼過迷信把戲，雖然可以哄鬼，却騙不了人。第一是經濟史觀是以經濟變化說明一切政治制度及思想系統底產生與變化，反之却不能拿後者為原因說明經濟；第二是經濟史觀除了認知經濟的因素是主要的和第一位的之外，同樣地不否認一切政治、思想有其作用、不過是不看成有同等作用罷了；第三是一切政治、思想等也有反作用及於經濟，有相對的扶植性與障礙性，而沒有決定性。所以經濟史觀是認知經濟在社會生活是第一位的，是貫串一切的，是有決定性的。却找不到甚麼“物質享樂”、“喻利小人”。倒是這些東西是何炳松及其所代表過社會層所私有的，目前別人也無法來分享。

(註四二)『通史新義』自序』一五、六頁，點是我加的。其實只要注意：過“大有影響于……產生，非因之而大有影響於……足為研究……可藉以了解……上之一切活動”這一串有指定意義的字時，也不會如何炳松那樣狂吠。我真疑心何教授為甚麼連自己寫的文章都不能理解，這不免有點“禪眼”之嫌了。

總結因果律、進化論、經濟史觀來看，整個人類歷史底進展，正是適合了這些規律的。對於因果律與進化論，不僅是適合了，而且還修正了、豐富了。這種修正與豐富，就成了歷史因果律與社會進化論。一句話，這就是何炳松所不能理解遊那個奇怪的經濟史觀。何教授，請問你懂得甚麼是一元論嗎？雖然你也曾做過八九萬字底論哲學遊文章，實在連常識也沒有具備得一些。若是稍為具備得了遊話，是不會再用多元論去反對自己曾崇敬遊“客觀的、科學的、一元論的”（註四三）。

VI 歷史底渾淪與演化

我很驚奇人們常常是不理解相對論，而偏愛主張相對論；人都嘲笑絕對論，而總愛陷入絕對論。我看前者底原因怕是由于詭辯，後者底原因恐是由于機械。雖然相對與絕對本身也是相對的，然不理解與好自用遊人，却把後二者來代了它，并且做其統一遊工作。於是詭辯與機械底私生子就橫行于天下了。

讀者若是也覺得驚奇，那末我們無妨神遊一次何炳松教授底「太虛幻境」——渾淪(whole)與演化(evolution)吧。

(註四三) 何炳松曾作「程朱辨異」。刊於「東方」二十七卷九——十二號，長約八萬字，曾對他所認為是“客觀的、科學的、一元論和唯物論者”遊展開辯護，并致其崇敬之意。故我這兒借用一吓。

16 具體的渾淪底意義

渾淪不是混沌。何教授相反地向我們解說。

他告訴我們說：“人類過去的活動有五個方面，歷史所研究的就是人類過去這五個方面底活動。但不是研究它們底支體，應該研究它們底渾淪，所謂渾淪就是這五個方面所併成一個整個東西”（註四）。這五個方面怎樣併成了一個整個東西

（註四）這是節引「歷史研究法」〔民權〕二頁成的。

（註四）這些話見「通史新義」第七章及第八章，頁九四、九六、九七、九八、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等。另外如“吾人僅能以吾人固有內心狀態用比論以測度之；……歷史研究法所以純屬一種根據比論的心理解釋」……社會科學不能屈居於一種心理方法之下”。（二二頁）“吾人欲決定構成史料之各種工作，雖無特殊之消息，然吾人可自人類心理作用上，般定律之知識中得到一般之消息”。（三七頁）“就人類經驗而論……此種境遇為人類心理中共有之狀況”（四九頁）。“吾人所欲知者探人之理智作用而已，非外部之事實也”。（五九頁）“吾人所當致訂者不僅……般狀況……並須致訂產生史料時個人心理作用之各種特殊狀況。實際上……不能直接探知；故吾人唯有根據人類心理之習慣及人類事實之習慣所得之一般知識以想像之……”（六三頁）等等‘觀念’‘心理’、‘動機’不一而足。請問何教授，歷史焉為甚麼異？為甚麼處處用這種‘永久之關係’（九五頁）‘共有’‘一般’等來決定？為甚麼不追求人類‘外部’‘活動之真相’，而却探知‘一般’人類之‘心理現象’？歷史

了呢？我們人類——不管個人、團體、民族——底思想與行為之中都有一種共通性，所謂連帶的關係，這是一種心理現象，也就是一種內心動機。“政治事實不過根據服從觀念或共通性觀念而存在”；“商業行為不過慣例之集合”；“決定消費、指導生產之價值，實際上為一種主觀之現象”……假設離棄了“吾人想像所賦予實物之價值”（即“純粹之心理價值”），則勢必“所有實質為之顛倒，而成為異想天開之笑話”。（註四五）“是故吾人必須於社會事實中求其相聯帶之關係；換言之，即實物與心理現象相關之事實也”（註四六），是即活動之渾淪。

原來歷史底渾淪才是這樣的一個東西！再簡明言之，是基

學不是心理學，社會學不是經濟學，所謂「社會史」（實在是經濟史）不是「通史」，這些都須得先分清楚呀！恩格斯認社會學為經濟學，又認為是社會科學，這也是完全錯誤的，何教授又從而更名之曰「社會通史」，再變而為「通史」，就錯得來不成體統了。要“研究有貢獻”，選精“學者”再去“學”習。見「歷史研究法」八三頁，——（以上引用文底點子都是我加的。）

（註四六）「通史新義」頁一〇二。在「歷史研究法」編比「學」中亦曰：“總期時中無孤立之事跡，各事有相互之關係，斯則可矣”（七七頁）。何教授在這兒又未免把歷史看成些“支體”去了，所以說“總期”與“斯則可”。其實何教授在將蘇洵“渾淪”割裂為“支體”的，不然他不會“割愛”“曇花一現之行為、以及突如其來之奇事”（七十八頁）了。

于人類心理現象之上適“互相聯絡、以類相從”(註四七)而已。這是這樣的嗎？我怕是除了何教授“異想天開的笑話”而外，誰也不會承認這就是“歷史上之真理”吧。

歷史是森羅萬象、是交互錯綜、是變動不息，因而是全般的、開聯的、變化的。它是人類行為之產物，客觀獨立于人類思維之外；思維是行為底一種屬性，而“泰初有行”(註四八)。因行而構成歷史底變動，行、變動構成開聯，更因此而化為萬象、結成一體。思維就是這種行為過程底翻譯，而且是以散文譯韻語，又顯得不完全。何炳松第一從不完全的譯本上著手構思，以想像去賦予原本底內容，而說：我們只有根據譯文才可以想像原本，實在原本不過是我們心理賦予適價值，本身並沒有存在的。可是別人就警告何教授說：譯本是供給那些不能讀原本適人讀的，像先生是應該研究原本而審查譯文，不當反以譯本去譏諷原文。(註四九)何教授底回答却是：我不認識原文，所以原本是不存在。(或許原本對於你——不認識原文適人是不存在，可是原本終歸是存在，且并不因為你不認識而就

(註四七) 「歷史研究法」頁七三。

(註四八) 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中語。

(註四九) 其實這個比喻，一樣可以正確地用到法瑣記說史料而不注可實均史料，甚至注重要史料，而不注重要事適人身上去；他倒真是“以己臆人、以今衡古”適斃手。

消滅。旁觀者這樣結束。)觀念論者們最後的壁壘就在此地了，而他們却又要說理性是萬能，他們有其自由意志。

我們須得指出的，何炳松最大的錯誤，也爲他們底必然的錯誤，是將正常的事物顛倒。其次不能肯定地承認事物本身底相互關係。更因他不能認識事物底變動性，從而也就不理解事物底整個體系結構。一句話，何炳松給這個萬花筒鬧得頭暈目眩，於是乎渾淪成爲混沌了。

17 甚麼叫做演化

歷史上適演化問題，何炳松曾對於那些研究歷史適學生演講了一次(註五〇)；而在叢書上提及的處所也比別個問題來得多(註五一)，因而他便這樣下了一個“有分寸”的斷語：“故歷史者、研究人羣活動特異演化之學也”(註五二)。可是我們要揭開他底箱子看賣的到底是甚麼膏藥。

(註五〇)「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十七年五月十六日晚七時在上海 倫德德蓄會學術講演社講。見盧相程「史學概要」。一方因盧某是學歷史的，一方又是「學術講演社」，所以我用「已」斷了一旬，並不爲恐疑家所苦議吧。

(註五一) 卽如「通史新義」中，就有第十章大部分(約佔十頁)，第十七章小部分(約佔二頁)，第十六章整章(又佔十三頁)，以及其它地方涉及的也不在少數，約計字數在一一、〇〇〇左右，佔全書十分之一了。

我們先看社會演化底現象吧。何炳松告訴我們：第一是社會底習慣，這是包含社會中人底思想和行爲。第二是各種團體底組織，他舉出了政治、經濟、宗教、國際、家庭、五種。第三是物質狀況：自然方面如氣候、土地、動植物；人爲方面如交通機關。最後一種是社會中遊人員，這是社會演化中最正當的演化，因為唯有它是純屬生物學上產生遊作用：這表現爲新陳代謝、人口增減、及社會階級地位。（註五三）這兒我們顯然看到第三底前半（自然狀況）第四底前半（人員新陳代謝），純粹不是社會演化底現象，然而由何教授機械地“稗販”“牽附”，遂不惜“欺國人”欺“讀者”了。這是可“略其跡而原其心”（註五四）的嗎？

豈特如此。何炳松還拿“純屬生物學上遊生理作用”遊

（註五二）「歷史研究法」[緒論]二頁，情乎下面一句「即人類特異生活之記載也」；何教授已歷史學變成了史料學。又「通史新義」一·二六頁「歷史本係一種研究社會演化之科學」。抽象的說還是對的。

（註五三）這是節引「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盧書頁二一一—二二）而成。同時可參看「通史新義」二〇六—二〇九頁，那兒舉出來了「習俗、組織、物質、環境、人員」五種。而所謂「環境」實即所謂“人類自造之物質狀況”。

（註五四）「歷史研究法」[序]七頁。其實何炳松整個的著述却不過“稗販西籍、牽附中文”而已。

“社會中人底生生不息”平分了社會底演化，而且它還是“根本的原因”(註五五)呢。何松炳之反對底勇敢與這兒引用(老實說成「投降」、「妥協」、「下嫁」、許還好點)底勇敢，真出人意料之外！這正表示了教授們底“獨斷之學”。

何教授說了社會底生生不息之外後，便這樣接着說：“但是同時也有心理上遊原因，這就是社會中人行動方法底變動。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他們對於周圍事物遊概念底變動，第二是環境底變動，第三是外部底壓迫，……社會因此(社會中人行爲方法變動間接的影響)變動起來，產生演化底現象”(註五六)。總結他底話來看：社會演化不過是社會生生不息(生理原因)和概念變動(心理原因。說成動機、觀念……一樣)所致。因環境底變動，依然是人類內心動機底變化結果，而它(外部更是一種環境)能影響我們，只是一種反作用而已，譬如飯吃多了一口也可使我們感覺不安。其實何嘗止此！社會生生不息，還不是出于內心之動機嗎？生殺予奪不也是出于我們底高

(註五五) 同上。二一頁。點是我加的。原文結語如下：“總而言之，

社會中人底生生不息和他們行爲方法底變動，就是社會演化的二大原因”。從他底“根本的”與“同時也有”底樣子看來，我不能不說他是較看重生生不息原因。至少也沒有看低于行爲方法。於是他之所謂歷史學僅只是生理學和心理學二家底支圖了，甚麼經濟社會、政治、學術……都談不上。這或者是他底佛心給予「歷史學一個歷史基礎——野蠻時代」。

興嗎？

內心動機(或精神等)勝利了!生理也是心理發生出來的!

(註五六)

何炳松又說“社會演化和生活演化底繼續性不同”這是對的;而說“社會演化是一種抽象的繼續”,這已經使我們感覺到莫名其妙;再進而說“抽象物決無演化(演化唯有生物而已。)”則我們覺得他錯誤透了!假如承認是對的,那末“歷史本係一種研究社會演化之科學”便不存在。(註五七)何炳松之自相矛盾,這不過一例而已。同時也證明了他絲毫不懂得演化是甚麼,社會又怎樣演化?(見前第[14]段)

怎樣可以明瞭演化?這兒何教授又故態復萌,引入他曾唾棄了遺統計法之比較。但是比較“所能爲力者充其量僅物質狀況或人類行爲之外表而已,而非社會演化之真因”(註五八);或者用我們底話說來,只是記述了些事實,只是[是甚麼]底問

(註五六) 同上,二〇頁中,何教授曾這樣說過:“社會演化原子人類心理作用底地方多。……人類底心理作用是甚麼?就社會中人內心理和過精神而論,各人有各人底特殊氣質和性質。……其次他們也有因受外界影響而發生過心理作用:習俗、模仿、教育。……社會演化就從這種人類底特殊氣質和心理作用發生出來”。(點是我加的——)難道何教授還可以狡辯麼?

(註五七) 依次見同上一九——二〇頁。及[通文新義]一三三頁—三六頁。

題，「爲甚麼」却還是成問題。所以「爲甚麼？」或如他所言“異因維何？”乃是我們明瞭演化所必需。然而他老是鸚鵡學舌，一則曰“人類內心之動機”（註五八），一則曰“此最有力原因即個人之變動是”（註五九）。假如以何炳松作個例證，則是“何炳松內心之動機一發，何炳松個人即爲之變動，間接的影響便是全社會之變動而社會乃發生演化現象。何炳松偉矣哉！”這是何等的“異想天開的笑話！”

18 相互聯繫與因果關係

何炳松雖然再三說過，歷史不是人類過去活動底記載，而是人類過去活動底本身（註六〇）。然而每一次我們論證過結果，都發現他將地作天，認爲人類是用頭立在地上走路的。這兒提出過相互聯繫與因果關係，雖也是何教授矛盾之一例，實在是藉此一窺探歷史底本身，所以批評何炳松過地方便要少

（註五八）『通史新義』自序十四頁。

（註五九）同上，二一六頁。二二七頁上一段更說出我底倒證之原由來了：“當一人或一羣變更其某一種活動之習慣時，則其觀念與行爲之全部必有所變化；甚或在另一種活動中產生一種重大之變動”。故“此（一人——自註）各種變動中之共通性（內心動機——自註），並足以說明某一新時代同一社會中各種現象之共通性（同上）。”點是我加的。

（註六〇）『歷史研究法』『緒論』女一二頁；『爲研究歷史者送一言』（引見蘆書三頁）等。

些了。

事實中互相聯帶之關係，是存在于事實與事實間，不是存在于「實物與心理現象」間，這種關係更不會是「實物與心理現象相關之事實」。物之有相互關係是基于物底自己活動、及物與物活動底叻接交錯所使然。何炳松雖見到了個體之集合，却只曉得是數量底堆積，而不曉得那是質量底轉換，即是說他只曉得了數學的相加，却不曉得化學的結合。(註六一)所以他底互相關係只是“總期篇中無孤立的事跡”、“組成條理、排比成章”而已，而不是關係底所以然底論究。這就是市民學者底螞蟻性。何炳松當然不能外此。

假如我們要從時間底異同來理解歷史，那末我們也可承認何炳松橫的渾淪(即同時間)與縱的演化(即異時間)底分別件不錯誤。錯誤的是他不能理解。所以只能說“互相聯絡、以類

(註六一) 其實何炳松只知道個人。(頁九七，何氏說“就觀察者方面言，吾人只有個人行為個人吾語之總數”，就是一例。)個“有全部活動之中心”，“此公共之中心同時指導兩種之作用，此……構成一人之行為及其在社會中生活之全部。其一為彼之表示(觀念之動機)，吾人稱之為智慧；其二為彼之衝動，或即外表之行為，吾人稱之為活動”(『通史新義』二二二、三、頁)。因為都是個人底，所以“形成一個理論……在心理上均互相聯絡”(同上)。這假如說成上帝一個人造的，豈不更渾淪更互相聯絡？難怪何炳松之死死抱着宗，像他十六歲時受人一樣啊！

相從”，“先後相生、首尾畢具”，這類表面近似適話。若是再一問爲甚麼適話，則他就往個人、動機、衝動、等上推(註六一)，彷彿一切都是自由的、自然的，誰也不對之負責。其實何嘗如此。就以他舉過自由戀愛與離婚來作例說，這是沒有原因的嗎？這能夠說是個人自由的嗎？這不是雙方都是主動的，主動的總是有財產的，或更有權威的嗎？現代社會下遊自由，只是資本來底自己辯護，同時是統治被壓迫者的，而被壓迫者反攻適武器，只有出之法律一途，大半是用“誘姦遺棄、要求賠償”這種不名譽的理由。這是甚麼自由？何炳松假如遇到書店老闆解雇或減薪時候，也一樣地要要求最低生活費（在別的人看來，也許是最高）底保障呢。大學教授們罷課索薪，豈只是一兩次的偶現嗎？

再者相互聯繫自身之所以構成相互聯繫，是由於事物充滿了固結不可分離的矛盾使然。這些矛盾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而且相互轉換的，要使其某一方不存在，其另一方也是不能存在。所以我們就認識上說個別事物存在於相互聯繫上，也只有從相互聯繫中可以區分出個體來，然而這決不是如何炳松所說以個別事物去說明相互聯繫，“使之”或“期”那種人爲（最好是“意志”）“類”“從”。何炳松不就客觀事物自身着手，不能認出其自身所具適關係，而反從主觀出發，顛倒其構成成分，這不能不說是個觀念論者及使用着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了。

歷史本質上是變動的，相互聯繫亦不存在於靜止狀態中。從發展與演化底情況來看，相互聯繫是因果關係底一橫切面，是因果關係底一特定形式。橫切開來雖可以幫助我們底理解，然不能絕對的橫切開了去單獨的理解。何炳松底“人類活動底渾淪”、以及“具體渾淪底演化”，雖然觸到了問題底核心，而却不知其理由，於是只在邊緣上狂囂着編比了事。並且只知個人心理，不能從事實底本身入手，更是根本的錯誤，也從而決定了他始終不能到達真理之門。同時這也就是因果關係與相互聯繫之必然底一證明。

因果關係我們已說得不少，並且梁啓超與何炳松也說了很多，雖然他們的不免有些錯誤，大體我們已經駁過了，故爾此地從略。

三 歷史方法論

VII 科學方法與歷史研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也得要求一隻好筆。

將“一”字認爲扁擔過人，有筆他亦不會用。

用筆寫字過人，不一定每人都知道筆之好壞及字之好壞。

然而一個書法家，對於筆之要求、選擇、運轉，都有特別的匠心。而且那種字用那種筆、以及怎樣寫，在在成爲他底關鍵。

全部方法論底神祕就在這兒了。

我們底書法大家何炳松教授呢？却是個物神崇拜者。

19 甚麼是方法·

甚麼是方法？

譬如寫字過筆。筆是一個工具，它不會變為字，筆與字之間，介着一個寫。寫底本身是一個方法學的構造，它把筆與字連接起來，

照理，好筆是可以寫好字，可是不理解寫底技術過人，他把好筆也可以塗壞。所以寫就成了一個問題，并要求一個解答。

寫不能離開字與筆來理解。因為寫的是字，用的是筆。于是問題一變而為筆底用、字底寫。用筆在執轉虛靈，寫字在架構天然。書之法便要告訴你怎樣執轉才不死笨而靈活，怎樣架構才了無牽強之痕，而這就必然達到執轉架構之本身底分析，使你理解它；甚至叫你摸臨，由似而是；直至于庖丁解牛、游刃有餘。

所以方法，第一是解剖底武器。整個的東西要花得零，錯綜的東西要理得清，分解了的東西要還得倒元。然而這不是任意的。這是基于我們對於被分解的東西、被清理的東西、被組成的東西、過其解力與認識力、是存于物之本身底條理性、構造性、是我們對於物底條理與構造過知識程度。所以解剖本身是一個認識工具，是客觀法則底把握。

這只是把世界種種解釋了。但重要的是在變革它。(註六二)

對於方法，這也是應該要求的任務。所以方法、第二是變革底武器。變革不是自由的，但它可以由必然底認識轉變而來。所以解剖及認識這兒還是很重要，離了它也就無從以言轉變及變革。這是就主觀方面言的。變革不是改革，雖然一點一滴的改革也可以推演于變革去。鬥爭是變革底本質。改革也只有在鬥爭底場合才免于妥協。而且不斷的改革正是一種鬥爭。這是一種客觀的過程。方法要成爲一個變革底武器，必先是、也必然是一個戰鬥底工具。在這兒方法自身才真是一個武器，也才可以轉變成一種戰鬥力。所以方法、第三而且最後的任務，是與戰鬥的、最前線的 Class 相結合，完成武器底變革。

“Dialectic …… is a scandal and abomination to bourgeoisie and its doctrinaire professors” (註六三)。方法論底意義也就在此了。何教授還不感覺到 Scandal and abomination 嗎？

20 科學的方法論

科學研究客觀的事物，不僅研究它底存在，還研究它底變動；不僅研究變動底當然，還研究它底所以然。適應于這種研究適方法，自然不得不跟蹤追跡而來，于是形成了科學方法

(註六三) K. M., Capital, Vol I, Chicago, 1926, p. 25.

6 ‘辯證法……對於布爾喬亞及其空論的代替者是一個凌辱，一個威脅。這點是我加的一白。

論。科學方法論本身也應該是科學的。然而方法論更給我們證明，現今大部分的科學方法，都還未臻于科學的領域，這不能不使我們嘆其落伍，同時也使我們對科學的方法論過要求嚴重。這兒我要撇開一般不科學的方法論底敘述，而單只注意于科學的方法論底介紹，更便利我們底進行。

“泰初有行”，事物底本質是變化的。一切事物由變化生成，由變化死滅；由變化增多，由變化減少；由變化發展，由變化轉變。一切都證明着變化，不絕的變化。不變化的東西，我們是很難想像的。或者死是不變化的了，但是死本身甚麼也不能告訴我們；或者空是不變化的了，空也是不能測驗的。所以不變化的東西，就是不存在的東西；反之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變化的。

存在的東西爲甚麼不能靜止呢？存在底本身是由變化——運動表示出來，使之運動——變化的是事物包含了矛盾。沒有矛盾過事物就是死、就是空，換句話說，即是不存在。電子之運動及其轉化、細胞之分裂及其繁衍、血之循環、水之蒸凝、以及星球之自轉公轉，無一不是存在着矛盾，由矛盾而引起運動與變化的。矛盾是存諸事物自身的，所以運動、變化，都屬自發；物與物間也顯然存在着一種矛盾，這亦是緣于物之自己運動而來。所以變化、運動、矛盾底發展和 理解，要把握到內在結構與外在聯繫，其實也就是一個矛盾底把握。

變化、運動、矛盾、又是怎樣發展和演進的呢？怎樣由簡而

繁、由低而高、由少而多、由純而雜，以及由發生、發展、轉化而消滅的呢？它們是不是任意的、雜亂的、狂奔緩馳呢？若不是，則科學為有條理的智識適話根本不能成立，那裏還能究明其因果法則底必然？前舉的電子、細胞、血、水、以及星球，任何一種底變化都是複雜已極的，但這任何一種現在都為我們承認是系統地有規律地變化的了，被各種科學所證實過無數的物體，不論大的小的、明的顯的、遠的近的、都是有規律的系統組織，系統變化，然則還有甚麼使我們要疑惑的呢？愚蠢的、提出上帝、狡猾的、則掉成意志，其實都是一樣地沒有把握着實際。

然則甚麼是它們變化底法則，發展底規律呢？科學家為我們提出了(1)由肯定到否定、(2)由數量到質量、(3)由漸變到突變、幾種方式。而任何事物——由極大到極小——都是循着這種方式變化與發展的。它底原因則由於矛盾。誰否認了這種變化底原因與變化底法則，誰就是否認了事物底存在。並且誰要這樣否認，請先否認自己底存在吧。

科學的方法論底理論便是如是而已：(一)事物底本質——變化；(二)變化底原因——矛盾；(三)矛盾演進底法則：(1)由肯定到否定，(2)由數量到質量，(3)由漸變到突變。(註六四)

21 歷史需要方法嗎

(註六四) 這個結論是引自「二十世紀」第一卷第三期頁一六六上的，字句略有省節，點是我加的。

具體的方法是由特定的內容規定的，在一般與普遍之中有它底根源。歷史需要不需要方法，是應該求理解於其對象與內容，而以一般的科學作旁證。執着一般，固不能理解特殊；丟開一般，特殊也不能完全理解。歷史更是兼備此二重性的。這兒且從其一定範疇起。

在前些節底論究，歷史本質上是變動的，變動也是由于矛盾，而且是經由肯定到否定、數量到質量、漸變到突變、以完成的。這還有異于一般科學的發展底規律嗎？科學方法還不能施行于它嗎？只有閉着眼說黑暗過人才學鴟鵂叫喚，而笑飛鳥之不知天暮。

然而歷史以其內容底繁複，以其變轉之奇劇，一般的科學方法還不能完全適應。我們在論究它與各種科學之間，已略提起過一些。這兒再從特定的內容方面，稍一規定其需要的方法吧。但這兒底意思不是說不要那個一般的方法論了，而是意欲把它特定化成爲歷史的（historical）適意思。顯然地，這在前世紀五十年代已爲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寫定成公式遺留給我們了。（註六五）但我這兒是只着重在方法的意義上，所以我們略一

（註六五） K. M.,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59. 參照 Stone 英譯,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uthor's preface, pp. 11-13, Chicago, 1904. 并參照 郭氏中譯, 『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言』三—四頁, 神州國光社, 1931。

申說。

從方法底意義，我們達到歷史底解剖與變革，因而是認識與戰鬥，這又不是可以截然分開、或強定先後的。歷史底認識要從社會的與歷史的入手，即是說要從既定的(或已成的)現實底基礎(或活動生活過程)入手。從這兒我們可以進入到事物底本然形態(或本質)底分解，而獲得其存在與關聯。這是一點，所謂運動必然性底把握。運動必然是矛盾之發展，歷史底矛盾結晶于生產方式上，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在階級社會出現以來，即由階級關係(或財產所有權關係)表示出，而它還是採取一種生存競爭(即Class struggle)來解決的。這又是一點。雖然生產力之發展，可以而且必然使社會諸關係并那些支配它們適諸法則自行變動，然而一則是“史的物質論指示了人間關係可以變革”(註六六)，一則是“革命的階級本身是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大的生產力”(註六七)，再則是“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註六八)，因而把握了生產力適階級遂在實踐中完成了變革底必然。這又是一點。大體上歷史研究所需要的方法要作如是規定。

(註六六) G.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

P. 57.

(註六七) K. M.,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t II, § 5.

(註六八) K. M., Theses on Feuerbach, VIII.

VIII 歷史研究法之解剖

現在我們要來檢查一吓教授用以“探討人類過去活動底真相”、或“尋求歷史真理”(註六九)的方法——歷史研究法了。他曾非常着重這個方法，認為治事之本(註七〇)；又以“歷史者非科學也，僅一種認識方法而已”(註七一)高調了方法底意義。這種重視，是我們非常同意的。然而“事實甚于雄辯”，所以我們底問題也轉移到方法底本身上去看了。

那末我們就發覺何炳松僅告訴了我們一個研究歷史的步驟！

(註六九) 上句見「歷史研究法」文一頁，下句見「歷史研究法」書一頁。

(註七〇) 同上，書八頁。并說“世之有意於歷史之研究者，其可以歷史研究為入手之途徑哉”。

(註七一) 「歷史新義」三頁。這話它本身是不正確的，是一種滑混。我們可以說歷史的認識方法，它是一種科學，或一種哲學。這句底意思是指一種歷史觀，比如林實史觀。并且這兒底認識方法，是認識論或方法論底意味，它也是一種科學。若是依何炳松底語意，應該是指一種哲學說，但一樣並沒有排斥其為科學。可惜何炳松把它變成了一種流俗的技術意義，從而否認其為科學（更不消說是否認了為哲學的），就不免太笨了。

好了。我們就從狐步遺臭上去追逐狡狐逃逸的旅程吧。

22 分析方法底分析

研究當然先是具備材料。有了材料，怎樣處理呢？何炳松爲我們提出了分析。他解釋說：“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質，加以種種解剖底工夫”（註七二）。這是對的。怎樣解剖呢？他接着說：“這一步工作又可分爲辨別真僞、知人論世、明白意義、三個階段”；（註七一）或分爲來歷、詮釋、誠僞、正確之考訂（註七三）四者。表面來看，這也沒有甚麼錯誤。只是在歷史研究法之下過分析，顯然不完備，何況他對它們底解釋又都非常錯誤呢？

事實甚于雄辯，空論是不足服人的。那末“拿證據來”吧。

“分析者將史料分解至無可再分之原素之謂也”。（註七四）這是一半正確的話。另外一半，我覺得要用下面的話來補充，

（註七二）『歷史研究法』文七頁，書、目錄上在「知人」「明義」之間加了一個「致證與著述」。

（註七三）『通史新義 頁四〇——四一，「改訂之步驟」。我不知道那一個點是何炳松避輯底必然，也許正是他之所謂“歷史非科學也”的處地方吧？不過方法也是有條理，所以這兒我勉強取了前一個系統，因為那倒底是何炳松獻講而且著的。關於內容方面，則後者亦是兼採了。這對於何教授底自由，當然是不免有些侮蔑。

（註七四）同上頁三八。原意是接着“改訂工作之進行必自分析史料始”而談的。

即應達到一原素之本質，及各原素間之關係，而後者尤為重要。(註七五A) 何炳松只走了半步還不說，並且因此迷入於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之中，把可知的世界(這才是科學正當的領域!)反而認為是歧途了。這是由于他不懂得事實是客觀存在，而把反映(或攝影)客觀存在過史料當作本源，從而認為史料是撰人理智(或心理、觀念)作用底結果，再從而去攷究撰人之觀察、信仰、概念，遂認為史料之攷訂與分析在斷定撰人理智作用與外部事實之關係去了(註七五B)。這是何等可驚的錯誤!

分析或攷訂真偽，甚至於注意到撰人提供是否真偽，是細層的事。也還可相當容許。分析撰人之心理等，亦是不能拋棄

(註七五) A,這是修改下列句話而成的：“其一關於斷語之本質者，其一則關於名斷語間之關係者”。同上書，頁七二。例如“關於外部事實者(此為社會科學之正當範圍)，最後之原素并非事實之全部，而為事實必具之條件——時間、地點、當事人、數目、等等——存在之確定”(三八頁)。這正當的理解，是本來該到達各原素之關係的了；然而他不前進步，致引起對“史者、述人也，以居為事。與高祖俱雪’過猶誅，殊太笑話!”“必具條件存在之確定”，是不能單獨地孤立理解的!

B,同上；第四、五、六、各章都是。不信我且引述他這幾章底提要一看罷：“(一)詮釋之攷訂，即決定其意義——撰人概念——之工作也。(二)誠偽之攷訂，即攷究撰人所述之真誠，以便斷定其所述各端之信譽為何。(三)正確之攷訂，即攷撰人之是否自欺其觀，是否無

的事。只是何炳松一則附庸蘇爲大國，再則從心理一般(註七六)去漸定時刻變化的特定事件，這是甚麼“跡異之學呢？”

對於真偽底攷訂，我們特別要注意到：僞書真事、真書僞事、等。何炳松也知道“欺人之史料中往往含有切實可信之概念”(註七七)。

知人論世遊解釋，梁啟超比何炳松要聰明得多。註七八)何

誤，以概斷定其所述外部事實之是否正確。(頁四〇——四一、點是我加的。沒加點題意方倒是比較不錯誤的地方。)在五九頁，還有比這更錯誤的話：“蓋吾人所欲知者，撰人之理智作用而已；非外部之事實也。此種工作(編著社會主義史——白)遂變爲一種作品之簡單分析”。這很顯然是一種混亂，而且是一種侮蔑。社會主義至少包含學說(或最低限度的政策)與運動兩大部分，除了 一部分是有社會主義者自己(個人或團體)著作外，其餘都是活生生的事實(政策也大部分是實施的，除了原則的部分而外)！就是思想史或者學說史，亦不能離了事實去單分析作品的！而此作品就是事實

(註七六) 見「註四五」所引各頁。在這兒我們要求的是特殊的心理狀況、各種各樣的社會狀態，和由一般而達到特殊的、由同樣的達到異樣的，以及由存在去決定、由既定的去說明，而不需要心理定律之一般與永久！

(註七七) 「通史新義」頁三七。又五九頁所述「斷語」之密查亦涉及此意。

(註七八) 「中國歷史研究法」(十一年一月初版)頁一六八；“孟子

教授，你引邁章學誠“生于後代、耳目見聞自常有補前人”這話怎樣講呢？其實這句話正確的意義應該是知世論人，梁啓超底理解是屬於這個含義的，何教授所列舉的也要從這兒才得着解決。

明了意義就是明了意義，這不是作者“有沒有變態心理和欺騙讀者過動機”過問題，而是史料研究者對於史料底理解問題。何炳松真不免有些瞎三話四的，也許是“公然的昧心之談”吧。

分析是應該達到事實底斷定一層，而究明事實底本然狀況及其相互關聯。何炳松却把它簡單地看成史料鑑別去了，連題目都分不清楚，這未免不思之甚！

28 綜合方法底實質

分析底終結是綜合底開始。何炳松也說過“科學研究中必要之格言：先分析而研究（或攷訂）之，然後綜合以了解之（註七九）呢。

嘗標舉「知人論世」之義。論世者何？以今語釋之，則觀察時代之背景是已。人類於橫的方面為社會的生活，于縱的方面為時代的生活。吾輩即社會與時代，而憑空以觀某一個人或某一羣人之思想動作，則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輕下批評，未有不錯誤也”。（夏仍舊）何教授，請你仔細讀一讀吧？

（註七九）『通史新義』頁一二二，及三八。

在綜合方面，他說：“將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全部綜合起來。這一步工作也可分為斷定事實、編比成文和勒成專著三個階段。經過了這三步工作以後所得的結果，便是歷史底著作”。（註八〇）既然我們底分析在達到各原素之實質及其相互間之關係，那末我們底綜合，主要地便該究明這各原素運動底狀況以及如何運動。其實何炳松也相當地注意了這一點，（註八一）；只是他不能充分地注意，又不能正確地理解與運用，尤其是在他自己底著述中顯示得非常錯誤。真的“世界史（歷史均是一樣——白）之編比，當視若複雜之渾淪。不應僅以外觀之統一、或社會之結構為已足”（註八二）。可是何炳松這兒迴避了答復，歸于“形而上學”、表示其不可思議。所云“人格之上達”，及引倭伊鏗（Eucken）“生活中精神滿足之發展”（註八三），雖則是用的“是否即人生究竟”這種疑詞，但從所引述何教授底話來看，不能不說是他所同意過主張。所以他之推諉為“形而上學”，實在是表示他自己才是形而上學。這並不是甚麼奇怪，而是有純粹

（註八〇）「歷史研究法」文頁七、及六、七、八各段。書七、八、九、三章。

（註八一）「通史新義」八、九、十、三章以及十三、十六、十七各章均注意到了的。

（註八二）「歷史研究法」七二頁。

（註八三）同上。這兒他是歸於“著者所抱之人生哲學為標準”（七三頁）的，所以說“形而上學”。

客觀之實物為基礎”、以及“純由吾人居在一種有規則之社會中有以使然”的。(註八四)

這就是綜合方法底實質，歷史研究所欲達到遊核心。

何炳松底錯誤，最大的是他把歷史不認為外界事實之客觀的存在，其次不能正當地把握方法去研究。因而第一他從心理動機出發，認為外物只是一些表象，又以為離了心理現象不能認識這些表象，遂確立歷史研究只是心理方法之行使，去大做其間接推理與想像，以至於既達到方法了，復認為只是些技術的詮釋與攷證，以及甚麼暗比（我倒以為他是猜謎）、類纂。把握相互關係及追求因果關係，是研究中最重要，他不知道。著作應該是“綱紀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變”（章學誠語）的，而何炳松却流俗到“文史、貫串、反省、敘事、利用成文、註脚”（註八五）等不關痛癢的瑣事，真不免過于“愚見”了吧。至多我想何炳松底綜合法就是著作法，寫史事成史書遊方法，並

（註八四）『通史新義』一〇二頁。

（註八五）『歷史研究法』女二〇——二三頁、書幕九章。老實說，還是前些年塾師教兒童做文遊辦法，想必何教授未到美國去吃麵包、喝咖啡以前，于此得益不少；所以現在銜金回來，還這樣迷戀。何炳松為人只知道“求『文史通義』底事和文而不求其底義”（『民譯』九卷五頁何女七頁）；這是對的，但何炳松却比“從前研究底人”（同上）更等而下之了，還不知是怎樣的“賞識”（同上）？

不是研究法。

24 研究方法和說明方法

何炳松說：“史料爲撰人工作之終點而爲吾人工作之起點；事實則爲撰人工作之起點而爲吾人工作之終點”（註八六）。這站在史料研究上說是可以的。然而放在歷史研究上說，則只走了半步或者說只完成了分析方法底部份。嚴格地說，這還須特別地規定過。

何炳松底研究法，只是還元。所以他說他底工作底終點是事實，或事實之真相，或事實真相底敘述。假如把史料底意義明白確定過來，那末他底研究，亦只是提供史料，或美其名曰整理史料。我們要特別規定這意義也就在這裏了。

事實是我們研究過對象，也是我們說明過對象。然而我們研究它與說明它，這兒就存在了一個方法上過差別。這個差別是由事實本身給與我們的。事實就是事實，但它底不停息地變化，要求我們認識。這些事實又是我們實踐中創造的，也強迫我們去認識。因爲認識底必然性，遂使我們追向必然性底認識，方法就在這種認識過程中產生了，完成我們認識底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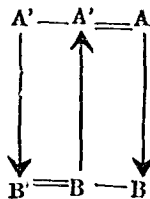
由事實底分析，我們進于事實底本質，最後達到事實底說明。這是方法底必然。因爲事實本身是運動的，所以我們由運

（註八六）「通史新義」二二頁。何炳松根本不懂得“實質”只是事實。所以他看成了兩種，并譬爲“揀探上兩極端之二項”，這都是錯誤的。

動底狀況，追求運動底原因，而說明運動底方式。事實自然還是事實，可是因了方法底助力，我們與它構成了一種特別的關係。誇大一點說，或者是「自在之物」向「我們之物」過轉化。

方法底差別，在認識過程中，是上昇過程與下降過程底差別。上昇、照一般說是分析的過程，下降是綜合的過程，我們名它為研究(或敘述)方法和說明方法，或許是更確當些吧。理論地說，上昇是由事實底現象到本質，是一個具體底抽象。使我們分析那事實底種種的發展形態、以及這些形態底內部的紐帶。這步工作完成了，才開始我們底歸路旅行，回復到現實去。現實是起點也是終點，它可以說成是同一，可是顯然存在了差別。起點是運動底狀況，終點是運動底說明。後者只可說是如實，它通過了思維底媒介正向實踐轉變去。(註八七)(註八八)

(註八七) 或者可以用下列一個表來表示這種關係吧：



我們假定A是事物，B是A發展與運動底現象，A'是反映這個現象底意識，B'是我們底意識底說明與翻譯，所以A可以等於A'，B可以等於B'，而AB與A'B'原來就是個東西，當然也可以相等。但顯然地它們又是不相等的因為前者是現實運動，後者是思維運動。若是把b→A看成理論化，那末A'→B'就是實踐化，在這一個意味上，思維與理論才不是抽象的與玩煩瑣哲學的把戲。

(註八八) 這段話可以說是根據了K.M., Capital Vol I, Pr-

IX 歷史底史料研究

一方是歷史研究本身需賴史料，一方是何炳松底歷史學只是史料學，這要求我們對歷史底史料有研究過必要。

因為要作史料底研究不得不整個地解決它。所以在歷史方法論中，我們特別留一塊地盤給它。這樣倒把方法論底範圍擴大了，同時也顯出史料研究底重要。

25 史料底意義與範圍

第一我們要問的是：史料有甚麼意義、值得我們研究？

何炳松尊重史料，這是很對的。只是他一味地信仰，便不免成拜物教去了。我們之尊崇史料、研究史料，是它對於歷史提供了一種素材，或者說保存一種素材。我們之研究它，是達到我們研究歷史過一種手段，一級階梯，這一階梯底完成，更便利了我們研究歷史罷了。所以要正確地理解它底意義，我們便非站在它與歷史底關係上着眼不可。即是說從歷史底研究上來限制它與說明它。

假如我們承認一切客觀的物質的科學是由感覺形成概念，由觀察以致思維，那末我們不能不承認歷史也是一種物質

face to second edition, P. 873, E. L. 1930. 與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II. 而摘成，讀者若是要更求明白，請讀原書吧。而這裏底文字及意義當然是由我自己負責的，假如我理解錯了別人底意思的話。

的科學、客觀的科學。因為照我們以前所論究，歷史發展不隨我們底概念與思維而移動；反之我們底概念與思維還隨了它底變動而變動。那末歷史底一定的對象當然也是客觀的存在。在這個意味上，歷史就是現實底運動，因而史料第一就是現實運動底遺留及其在概念與思維上過反映。

其次，歷史底發展與時間底連續變化一致。所以過去了的時間多於現在的時間，而現在且不久即成爲過去。這一切成了過去過各現在底遺留（器物）及被翻譯了的運動（記載等），在發展變化之中，或以原樣、或經過蒸溜、而部分地存積下來，這便是我們現今之所謂史料。

再次，從意識方面攷察吧。各民族都有其無盡藏的傳說或神話，或以語言底形式、或以文字底形式，各各保存起來、傳遞起來。這也是種珍貴的史料，尤其對於古史、或民族底發展演變史、方面，有重要意義。

再次，各民族從古代以來，便以某生活方式底差異，在禮制或風習、各方面，或有意、或無意地，也保存了不少的現實的活的史料，使我們可以從而明瞭他們各個當時底生活特性，從而比較抽繹，也可幫助我們理解古代或某時代底一般狀況。

近年來，從地質學研究以來，地下底發掘更提供了不少實物與遺跡於攷古學。從而對於歷史底研究，盡了很大的助力。單從勞動工具之爲鐵爲石或爲其它一點來說，已足確定人類（或某民族）在某時代發展到某種文化程度了。若是與此

同時代還留些語言文字底遺跡，甚或在語言文字之中能發現此種工具用于何處、甚麼人用它、以及怎樣使用，那末我們就可大胆地構造某一時代底社會生活了。

史料底意義，從我們這種史料底內容及其範圍底追述，大體可見其重要了。現在我們却要總括地說幾句，第一便是可以定史底意義。歷史雖是現實底運動，可是它第一是有其豐富的內容，可見、可聞、可觸的；其次是現實底運動隨時辰流化輪次遞加于過去，所以這可見、可聞、可觸、的現實運動便也逐漸遠離見、聞、觸、底場合。要回復見、聞、觸、只有再現之一法。可是歷史以及一切發展都不重複，所以完全的再現是不可能。然而要是根據了直接的遺物、遺跡、遺記、等，以思維之媒介而再現，這是可能的，而且是正當的。所以一種特定的史料底發現，往往是可以改變着我們對於某一歷史底觀念，至少也可使我們對於某一歷史底觀念正確些。

第二史料是足以定史底範圍，不僅正確的史料幫助了我們正確地理解歷史，而且一定的史料還局限了我們對於歷史底理解。思維不能超于現實底所有，難道我們歷史底知識就能飛越史料底範圍嗎？這是以整個的對整個的而說，若是以整個的對特定的而說，則某一特定的史料雖或不足，但從整個的歷史發展階段來說，是可以比較闡明的。這是屬於研究法底範圍，此地不詳談。

我們說過史料，是就包含了現實運動底發展並一切痕跡

而言的，爲何教授所珍視文字史料，自然是我們所不排斥；而被他所遺棄或不重視實物史料（註八九），更爲我們所寶貴。我們深信着：“遺骨構造底理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已經滅亡的動物底種屬；勞動工具之遺物底理解，對於判斷古代社會底經濟形態，也有同樣的重要”（註九〇）。所以我們要去進行歷史“時代底劃分，不在于製造出了些甚麼，而在于用甚麼製造、及怎樣地製造”（註九一）。勞動工具之把握是與怎樣進行勞動辯證地統一了的，這同時就是史料意義與歷史意義之統一。離棄了歷史研究去研究史料遺人，勢必達到非歷史的史料底把握與迷戀，結果而至於否認歷史。何炳松之由史料、到撰人、到動機觀念，這難道還不是證明嗎？

雖然史料底核心是現實運動底遺跡（因爲這是基本的），

（註八九）「通史新義」頁一五——六。他認爲“在社會科學中過去直接遺存實無利用之餘地”，這還是“社會科學特有之性質”呢！真笑話！「歷史研究法」「博探」章，亦說“不得不唯學生（即間接史料）是賴”（一〇頁），這顯然與他底老師「新史學」背謬了。而就是偶爾說及的實物史料，也只提及建築物（宮室）與機械（別的地方作器具），他們整個的更特別着重在工藝品，于是乎他們也只好玩骨董家的把戲，以爲那是美，是人類精神底精品！

（註九〇） K.M., *Capital*, Vol I., P. 200, Chicago, 1926. 點是我加的。

（註九一） Ibid.

而歷史底核心却是現實運動底本身。所以反映這種運動底記載並沒有絲毫遜色，祇是這一種移植與翻譯，更塗上些隱藏的各社會觀念，而須得我們還它一個本來面目過麻煩。史料研究便從這兒開始，通過思維底媒介以回復到現實底運動去。

26 史料底研究法

技術的史料研究，雖然我們不拋棄它，却也不須乎我們連篇累牘如何炳松們之所敘述。

歷史是多數現在之連續，史料是每一現在運動底成果底保留，而又溶化存在于連續之現在中。從成果去檢討運動是很正當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從保留成果過史料中去理解運動，它自己不是運動。何炳松由史料研究去建立歷史而堅持祇保存史料，顧頡剛把古史觀念底發展指為古史底發展，從而努力推倒之，俱是未分清楚這一點過原故。我們要由史底發展去檢討史底觀念底發展，由史底研究上去確定史料底研究。

現實與思維底路是互為終始的。在「註八七」中已略表出了這些關係。既然每一後時代的是存藏着以往的各時代底痕跡，那末我們從現在起去作追溯的研究，挨次遞剝，則一切過往之所有不是畢露了嗎？這正是我們所須把握過方法，這是每一歷史科學所同然的。

若是歷史底整個的研究，那末要求于史料者則是各個特定底把握。若是作部分的研究，則就從一般的進到特定的，而將此特定的作個別的與多方面的攷察，使所藏事實之本質及

其間之聯繫完全呈露。從而才可為逆轉的歷史發展與運動底說明。

從既存的各個特定底把握，我們即把握了一般，這是上面我們已敘述過的方法。但是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方法，即由一般底把握，去推知一個特定，即從已知推未知的方法。這是各種科學家所用慣了而最有成就過一個方法。但在我們底研究中便得審慎一吓了。各個特定底把握不是把握了一些或個別底把握了，這兒是整個的把握、即把握一般。所以特定與一般在這兒是統一，從而才可以推知一個新的特定。週期律正為我們證明了這一方法。史料底研究，更須以為模範而做其一般底把握。

再與此相反而把握着一個特定也可以推知一般的，這就是我們『註九〇』所引用過文句底理論。這一方法是根據相互關聯與相互適應、即結構與組織底理論而來的。但這也更是需要我們謹嚴，不然便會如何教授們以觀念、動機而去說明歷史發展那樣顛倒錯亂的。要正確地應用這一方法，當知相互關聯（或互相作用）底決定性是甚麼，組織性中之支配性是甚麼。雖然我們用的是非決定性與非支配的事物，我們却第一要歸結到決定性與支配性的事物去，其次也祇能以證明其運動與發展一般，而不能說明其決定性與支配性。

在上節裏，我們所舉遺民俗學研究、神話學研究、語言學研究、等，又可以構成一個比較研究法。從各個民族（Nations）

底歷史研究，可以去闡明某一民族(Nation)底歷史；從各科專門的研究，可以闡明某一專科底研究。所以比較研究法是一種由一般闡明特殊適方法，不僅只注意其同，亦且要注意其異。只有在差異底理解上，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所謂歷史的既定的事物。

總結一句，史料研究是要盡量地佔有歷史、及其它科學提供于歷史適材料，在歷史研究底條件與前提之下來研究它，由材料分析入于事實底本質與其關聯。它可以說是歷史研究法底前半部。它由一般、特定，上升于同一、差別，到這兒它與歷史研究合一，以為歷史說明底基點。

四 歷史系統論

X 歷史變化底動向

簡單的趨向了複雜的，或者靜的再也不能保持其原位了——其實是動的從來就沒有止息過，這使研究它和認識它遊人感覺到一種迷茫。何炳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們從自己方面，看出只是各別的、獨自的個人；而在事物方面，因為每一件事都是發自我心，自然構成了一種通性，不可分離。於是單一與雜多，孤立與聯繫，便成了一個擾亂他們清夢遊惡魔，既不能堅絕否認，復不能如實承受。在矛盾固結之中，“萬法唯識”，或“唯識所變”，這種佛學的法寶便喬裝過渡到教授們底心上與筆下來了。

27 一貫性底趨向是錯誤的嗎

“在學術中每有一種極自然之傾向，隱在所有形上學之基礎上，此即必欲使混亂之現象具有一貫性是也。在社會史中此種傾向每每強迫吾人必在所有事實中求出一種唯一根本原因”(註九二)。何炳松以這種明譏暗諷的話，開始了『一貫性之趨向』底敘述。我們既不覺得他底話奇怪，也不覺得他底話荒謬，因為照我們以上論證，顯然地何炳松自己雖即使沒有以“造物”爲他“玄妙之原因”，亦是“以一種暗藏之形上學代舊日有形之形上學”(註九三)；而他之諷訕一貫性，不過爲自己“暗藏”之主張巧飾而已。

我們已經再三說過，一切科學底研究都是從現成的事實開始，或者用何炳松底話，便是“由複雜到簡單”、或者就說成分析方法好了吧。這在科學研究上必要使我們探究其某種原質，“即必欲使混亂之現象具有一貫性”。而所以要如是的，其“目的無非”說明一“事實”之本然“結構”。但以社會與科學底進步，“吾人已宣言排斥世界上外部之原因，而欲在事實本身中尋求此唯一根本之原因”(註九四)。

(註九二) 『通史新義』二三〇頁，點是我加的。

(註九三) 同上，二三一頁。

(註九四) 同上，頁二三〇——二三一，點是我加的。在一三二頁，他把“直接原因”歸于“內部狀況”，“即動機”。

何炳松一則說“社會演化之真因……即人類內心之動機是已”(註九五)，再則說“此最有力原因即個人之變動”(註九六)。難道這種“真因”，這種“最有力原因”，不是“單純原質之專究”嗎？不是“根本原因之尋求”嗎？不是“一貫性之趨向”嗎？何炳松還說了下面的話呢：“演化 (evolution) 就是一種「變動」，這一種「變動」是繼續不斷接連下去的，而且變動底方向也始終一貫的”(註九七)。請問何炳松，你研究演化，不探求這始終一貫的變動底方向嗎？若是說不適當話，那末你在這篇『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中所提出過「共通性」——“同一個人、同一大腦中樞出發”(註九八)的——這又作何解呢？不然，便是“做這部書過時候有……變態的心理和欺騙讀者動機”，所以“公然說出「昧心之談」”(註九九)來。

(註九五) 同上，『自序』，頁一四，點是我加的。

(註九六) 同上，頁二一六，點是我加的。

(註九七) 引見嚴書「史學概要」一九頁，點是我加的。⁶⁶在通史新義一三六頁亦是如是說的：“所謂演化必係一種專向一方未嘗間斷之變動”，我不知道又幫助何教授證明了甚麼？

(註九八) 『通史新義』二二——二頁。其餘如“吾人認有全部活動之中心”(二二三頁)以及用“「民族之天才」或「社會之靈魂」”(二二五頁)，無一不以「共通性」、即「一貫性」來作解釋。

(註九九) 『歷史研究法』(『民權』十卷一期)頁一四。

一貫性底趨向不是錯誤的。而且問題不在一貫性底傾向是否錯誤，而是怎樣的一貫性底傾向才是正確。“直接參進一種玄妙之原因，例如造物”，這已“顯然[是]一個非科學的範圍”(註一〇〇)了。但是何炳松究竟不能前進，怕踏上科學的橋，所以就“不免以一種暗藏的形上學代舊日有形的形上學”(註一〇一)了。這就是他底“觀念”、“動機”、“心理”、“衝動”、“人格”、“精神”、以至於“意志”、“靈魂”，總之——句，就是那種“玄妙的”“形上學”，雖然較之“有形的”“造物”稍有前進，實則也祇是個無形的、或“暗藏的”“造物”而已。我倒不想去駁斥它，祇是我很奇怪何炳松居然引用了“同一大腦中樞”這幾個字。因為照這幾個字底意義講，它是一種物質底構造，不過構造得特別些。而且在何炳松說話遊意味上，也是承認它底存在之後才有作用，反之若我們去掉了它，當然就沒有作用可言。那末由它底作用出發適“動機與觀念”及“衝動”，或“智慧”與“活動”，還在甚麼地方呢？其實我對何教授，就真止奇怪這一點。

雖然一貫性底要求是我們研究底一種“自然傾向”，却不是甚麼任意的，或如何炳松所說“往往在歷史之一支中取其類特殊之事實而稱之為所有其它事實之根本原因”(註一〇一)，倒寧可說這是在一定的社會中適研究所“強迫”我們做的。何

(註一〇〇) 「通史新義」二三—頁。

(註一〇一) 同上。“強迫”二字見二三〇頁。點是我加的。

炳松歷舉宗教、科學、經濟，亦認爲是屬於某一定時空，而“勢所必至”呢。(註一〇二) 這後半句證明前半句，即發現何炳松之“信口雌黃”，而且絲毫也不是客觀的、尤其不是歷史的立場。

若是我們站在客觀的、以及歷史的立場，來一檢討爲甚麼在中世紀教會成爲歷史底主題，十九世紀科學會成爲重要，而且在科學時代經濟會又成爲人類歷史底核心，那末我們就必然要追究到顯著宗教、昌明科學、等底該時代(或世紀)底社會基礎與歷史條件了。因爲一切制度或思潮底產生與進步，是決定于產生它適該時代底歷史發展底可能與社會發展底必需。若是離棄了這個一定的存在，那末我們就會陷入“蒲魯東(Proudhon)先生底假定：原則創造歷史，而歷史并不是創造原則的”(註一〇三)了。而何炳松教授呢？却便在玩着這種“不死的死”(mors immortalis) 過把戲。

(註一〇二) 同上。原文如下：“當宗教最爲顯著時，吾人即取其時之宗教，維奇(Vico)之著作即以此爲其題旨，古朗日之「古城」(La Cité antique par Fustel de Coulanges)亦以此爲其根據。迨十九世紀，科學大昌，英國之白克爾(Buckle)及法國之杜·博瓦·納孟(Du Bois-Reymond)即取此以爲其題。經濟史專家之以經濟生活爲根本之原因，固勢所必至者也”。點是我加的。雖然宗教顯著，科學大昌，還有它顯著原因與理由，但就從是亦并未“阻得吾人之窺見真……”(同頁)了。

(註一〇三) K. M., 『哲學之貧困』, 二章一節注意五。

豈特如此，何炳松還站在反歷史的立場來抹殺歷史。

歷史發展底事實，證明了孔德(Auguste Comte)智識進化三時期律底正確。何炳松雖然超過了神學時代却還停滯于玄學時代。至於科學時代呢，他却譏謂別人踏上得“爲時未免過早”了。這由他之輕蔑地敘述聖·西門(St.-Simon)、第利(A. Thierry)及馬克思、恩格斯，不明確地提及白克爾、納孟，以及混亂地舉出亞丹斯(Brook Adams)、洛傑耳斯(Thorold Rogers)、等，便可見到。實則歷史科學正式進入科學時代，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底事。在這八十年後著書過何炳松，還閉着眼睛說，以表示他底一無所知。這不是反歷史與抹殺歷史是甚麼？

由神學而玄學而科學，這是歷史動向底必然，與由外部原因到內部原因、由現象到本質、或由如何到何故，完全是一樣正確的路向，不容我們有絲毫的懷疑，所謂一貫性底趨向，也不外是由現象到本質、由如何到何故，追求一事物之內部原因(註一〇四)而解釋外部現象之如何過科學方法而已。在科學時代而還固執于玄學(即形上學)的思維，難免其不被人恥笑了。

28 聯帶性與綜合性底意義

何炳松指斥了一貫性之傾向是玄學及形上學的形式以後，他自己便歸結到“綜合研究”，這即是他說過「綜合性」

(註一〇四) 正當的是唯一根本原因，在現代已達到的結果：物質方面是電子底運動，生物方面是細胞底分裂，社會方面是經濟——或生產力——底變動。

(Complexus), 或用德國人底稱謂名曰「聯帶性」(Zusammenhang) (註一〇五)。

綜合性與聯帶性是怎樣的呢? 何炳松這樣為我們答覆了: “社會中決無獨立之事實; 一個人或一個入羣之行爲與習慣, 均互相關聯、互相影響、而互爲因果。……就事實本真而論, 社會中決無所謂特殊經濟的、宗教的、科學的、或政治的之事實。各種人類與各種習慣常在互相牽制之中。此中關係有時稱爲「綜合性」, 德人則稱之曰「聯帶性」”。(註一〇六) 這種表面的觀察也是沒有錯的。只是在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互相牽制、而互爲因果、之後, 還有它底決定的東西存在, 即是說同時間存在是由不同時存在發展而來的, 照我們以前的論究, 即是渾淪底把握是由把握演化而得其解決的。何炳松始終拿着“人類內心動機”這個帶有符錄作用避咒語來解決, 所以我們要究明綜合性與聯帶性底意義, 第一我們要指出何炳松底這個最後根源, 其次我們也當明白綜合性與聯帶性並不是多數單個底排列, 也不是與一貫性相衝突的。

不信, 我們且就何炳松所說過綜合性底意義來分析一吓

(註一〇五) 「通史新義」二二一、二二二頁。‘綜合研究’底語見其「外國史」上冊「自序」頁一與二。

(註一〇六) 同上。與此類似避話很多, 而何炳松在論「編比」各章俱提起了的, 故不具引。

吧。就事實底本真，是無所謂特殊的經濟、宗教、科學、政治的事實；然而社會中又實有經濟、宗教、科學、政治的事實存在，決不容我們否認。所以特殊在這兒是就有相對的意義。我們更不能以其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互相牽制、而互爲因果，就否認其關係者存在。反之倒是由關係者存在而後才有關係，更進一步即沒有關係、而關係者不見得就消滅。但是沒有關係者之存在，關係又存在於甚麼地方呢？所以綜合性與聯帶性是由綜合者與聯帶者產生的，或者說要有被綜合與被聯帶者存在。因而事實之本真，即整個渾淪或綜合或聯帶、決不否認特殊的事實，而是要由枝、葉、幹、等構成樹一樣以構成其渾淪。特殊組成一般，並不與一般衝突，有如枝、葉、幹、構成樹並不與樹衝突一樣，又顯然地特殊不是一般，樹也不是枝、葉、幹。枝、葉、幹、又各互不相同而有其重輕，而後才可以成整個的樹。經濟、政治、科學、宗教，也是互不相同而各有重輕、而後爲社會之渾淪。這就是綜合性、聯帶性中之必然性與決定性。誰忽視了這個，誰就要把渾淪(whole)弄成混沌(chaos)。何炳松底囫圇，我們在前面 VI 中之一上，不是已經證明了嗎？這兒只算是我們再度的發現，而證明何炳松自己也是有一貫性底趨向罷了。

然則何炳松爲甚麼又要排斥一貫性，祇主張綜合性呢？這在表面來看，雖則充分是多元論的傾向，實則所有多元論或二元論，到結底都要皈依一元論，尤其是或明或暗地皈依于觀念論。我們且看何炳松吧。第一，他把一貫性傾向當作是一種神

學或玄學的形式，去反對物質論，於是主張一貫性物質論也就是個十足或至少七八成的一種神學或玄學（註一〇七）了。第二，綜合性研究才是科學的，而物質史觀“分析之不全”，當然是非科學的、反科學的了。第三，其實何教授主張綜合性是由人類內心動機決定的，因而這個綜合性就是一貫性；但假如要明白承認是一貫性底傾向，那又如何可以去非難物質論和物質史觀呢？所以他排斥一貫性者是物質論，以及神學和玄學的形式，而不是排斥一般的一貫性，神學與玄學實質，他也予了[暗藏的]保留。主張綜合性與聯帶性，也不過只在驅逐出物質史觀，而構成清一色的非物質史觀，構成或者玄學的、或者神學的、史觀罷了。

總括說一句，歷史變化本質上是一貫性的，也是聯帶性的。不是一貫時，聯帶便要成爲孤立；不是聯帶時，一貫又那裏可能？不管是甚麼一元史觀，它都是將歷史底複繁錯綜、萬端雜陳、聚凝起來，而以某一最基本的、根源的、東西來貫串和疏通，組織爲有機的去理解。何炳松用“人類內心動機”，也就是這個一貫性與聯帶性相結合適表示。至於它構成怎樣一個

（註一〇七） 同上書，二三四頁。這兒何炳松還輕巧地玩了這樣一個把戲，即由形上學的形式 metaphysical form 轉換到形上學 metaphysics，這或者也是他觀點由外部原因到內部原因之一證吧。

系統，與怎樣構成一個系統，那是我們下面所要論究的。

XI 歷史中之經濟與政治文化

由綜合研究注意到綜合性與聯帶性，這必然會是不視一切歷史事實的了。但是這個邏輯不大合于何炳松底教授的 (professorial) 思維。所以我們再特別提起這一課題，研究那些“特殊的經濟的、政治的、科學的、宗教的事實”之一貫性與綜合性。

29 經濟、政治、文化之相互關係

誰也要承認現在的歷史，不是帝王底起、居、註，也不再是編年、紀傳、與辯論詞。誰也要承認“現在的歷史”，要“以說明人類文化之發展為主”，即是要說明人類社會“發展之進程爲如何”。(註一〇八)但是科學的研究，是不能滿足於一般的承認的。所以問題便變成說明甚麼、與怎樣說明，後者尤爲重要。也只有在這兒，才可以解決科學底課題。然而何炳松教授也便在這兒與科學分了家。

“照現在歷史家底意見，人類過去的活動大體有五個方面：(一)經濟方面，(二)政治方面，(三)教育方面，(四)藝術方

(註一〇八) 這兒底幾句話，引于何炳松爲『教育大辭書』所寫過『歷史教學法』一文，見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一六卷「歷」字項。後一句原文是：“發展之進程爲何”。

面(或學術方面)，(五)宗教方面。歷史所研究的就是人類過去這五個方面底活動。但是……第一點，就橫的方面講，我們並不是研它們底支體，應該研究它們底渾淪，〔即它們〕所併成過一個整個的東西。第二點，就縱的方面講，我們要研究的是這個渾淪底變化，並不是研究它在各時代中過靜止 (statio) 狀態”。(註一〇九) 我們早已說過這在抽象的說來，是并不錯的，也同樣早已指摘過他那渾淪與變化是沒有內容過術語，玩着“不死的死”過把戲。

但是我們要肯定地說，“科學底真理”，就是要正確地“注意到綜合的和變化的”研究，而達到一元史觀底說明。因而我們決不如何炳松一方面否認這五個方面“特殊的事實”，而把它弄成一個混沌；也不像教授的眼光，它方面主張並列研究，而反對他人“一以貫之”。我們要把握它們個別底特性，相互底關係，然後理解它們如何構成了一個整體。個別底特性是已經成了常識，只要標示了它底名辭，任何人都不會大異的。只是需要指說的，雖然在把握個別，決不能把它孤立化地去把握，而是要把它看為全體之一部分，從全體進到部分地去把握的。

我們現在說它們底相互關係。這兒我避了何炳松那種混亂的辭句，採用一種科學的社會學底術語，歸結為經濟 (economy)、政治 (politics)、文化 (civilization)。正確的說，是 idea 與

(註一〇九) 『歷史研究法』(『民聲』)二頁。

ideology)、三者(註一一〇)。照這種科學的社會學說來，人底意識是爲他們社會存在所規定了的，政治、一般是經濟底集中的表現，而生產力則是經濟中唯一能動的因子。所以由生產力底變化，就改變了社會諸關係並支配着它們適諸法則，隨着這種改變，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也或徐或急地自行變動起來。這就是一定的社會中一定的關係。

凡是一種存在的物都存在一種力，它定立它自身，同時有作用于別物，由此才發生關係構成聯繫性。比如說建立于經濟基礎上適政治吧，它是一定的經濟關係底產物，且與經濟關係相適應。但它一建立起來時，即建立了一種權力，不僅對於心

(註一一〇) (C. Plekhanov: 在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XIII 之中，對於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有一個很簡要的條約，那即是：

- 1、生產力底狀態；
- 2、由生產力所規定適經濟關係；
- 3、在既有的經濟基礎之上所建立的社會的-政治的制度；
- 4、部分直接由經濟所規定，部分時由建立于經濟基礎之上適整個社會的-政治的制度所規定的，社會的人類之心理；
- 5、反映這種心理適種種意識形態。(P. 72, New York, 1920.)

我所指適經濟，即包含1與2，政治，包含3，文化，包含4與5。這同時是很精確地表出了它底構造關係。要是忽略了這種關係適人，他就也根本不能理解它底相互關係了。

理及意識形態有作用，對於經濟它也有反作用（助長或阻碍）。這是誰也知道的。只不過作用於心理及意識形態的政治和反作用於經濟的政治，亦為經濟所產生，經濟具有終結的作用罷了。恩格斯對於這點曾再三說過，而批評經濟一元論何炳松，竟沒有見到，殊為可惜！

我們是不否認既有的存在，也不盲視既有的存在的。我們既不是只見樹不見森林，更不是見了森林就不見樹。我們知道兩者缺一見固不可，同一見也只是混沌。所以對於經濟、政治、文化，我們要明白它們個別的是甚麼東西，也要追問它們怎樣構成一體，更要了然它們於一體之中相互有甚麼關係。不消說在歷史底巨流之中，政治是演了很大的任務。文化也凝聚成了無數的金字塔輝耀於我們底眼前。不唯是現今，就是後之來者也是唯一的將她當着吾人智識之乳娘，而探究宇宙、人生、之一切秘密與行程。然而也好似建築古埃及金字塔的廣大的無名英雄一樣，經濟也是建築人類社會一切文物過草莽，它擔負了偷火給予塵世以光明和溫暖過蒲洛麥得（Prometheus）更大的工程。它給予了社會以生命，同樣它也更獲罪於市民的學者。他們懲治它比熱斯（Zeus）縛蒲洛麥得於Mt. Caucasus之上日命鷲啄其腐解還慘，他們鎖它於死之冰窟中，用冥世的不幸去鞭策它。這就是現今及過去的市民學者底歷史文獻了。假如社會底條件還不變樣，他們將來亦會如是處理的。不是麼？何炳松教授們已為中國史掘好了墓道，正準備着行入葬過典

禮呢。

再回到歷史本身去吧。除了我們便於研究計、使我們最容易認識歷史發展底行程外，誰也是不能把歷史一刀一刀地花零出售的。何炳松在這兒便得意地嚷着綜合性。我們是不否認綜合性的，我們更要深入綜合性的研究。然而何炳松又羞澀不前了，這或者就是他（該作她）們底閨教吧。我們說一莖水仙，是包含它底花、葉、鱗莖、根、而說的，假如說我這寫字檯上遊一盆，就還包含了小磁盆、蛋石、清水，而它還繼續地以這些養護條件而繁榮，在將來它還要衰老。在目前是開花的時辰，自然我們可以摘取它底花對了瓷瓶中適梅而說這是水仙，但對於那原來那株具備根、鱗莖、葉、花、的而說，則只是水仙花了。而且它脫離了根、莖、葉、那個整體，它底生命就更短促與可憐了。假如更有人說這朵花不是從水仙中摘取來的，我們誰也要笑他痴了。可是在歷史之中，這種單拿着花適人、及說花不是從莖上生長適人，却是恆河沙數。而每一個都以為是空前絕後的佛陀。何炳松祇把握着花底虛影，却得意忘形地自鳴已嘖飲靈韻。

我們說沒有鱗莖，則花與葉都不會有了。但沒有花、葉，鱗莖是可以獨存的。歷史中適經濟與政治、文化，恰像水仙底鱗莖與葉、花，都有了則是濃郁的與富饒的。但單是有了前者，我們亦不能就輕視它、或說它不生存。這猶如水仙之在春夏、歷史之在遠古，同不為我們所拋棄。水仙在冬季繁茂，是有它底

條件性的。歷史愈到近代愈是豐腴，難道是偶然的嗎？研究水仙底繁茂，要把握其一切條件而說明其繁茂之進程。難道研究歷史可以意想摺斥它底一切條件與發展的嗎？“好花還需綠葉扶”，文化也是不能單獨可以說明的。摘花而棄葉遊人雖是聰明，但花也不爲他增妍了。

相互關係是只有存在於整體之中，在整體之上得其正確的理解，它可以說成長，是化學的構造，而不是數學的排列，因而它是一元性的及必然的關係，而不是多元性的只存在着些偶然。再之歷史底研究，是達到“現實運動底合理的說明。而在其成功時，材料底生命反映在觀念上會顯得像一個先天的 (a priori) 構成” (註一——)。換句話說，即是藉思維底媒介將現實再生產。

30 經濟之重要性與決定性

現在我們底論究，要集中在這一點，即歷史之中經濟何以重要與如何決定。這個問題底解答，我們預期是說明歷史怎樣構成了一個系統，與構成了怎樣一個系統。

最好我們用實例來說。這兒我就要借重何教授底史著了。依年代我們從古代起吧。埃及、巴比倫、希臘，這可以說是人類文化底搖籃，也是成千成萬懷古者所發幽思遐想底對象，即消逝了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回到希臘去」嗚呼聲來得高。但

(註一——) K. M., Capital, Vol I, P. 13., E.L. 1930.

是這些文化怎樣發生起來的？何炳松在他底史著中極力避免與這一個問題接觸，如此“埃及人很早就感覺到計算時間必要”（註一一二）。爲甚麼“感覺到”呢？他便不說了。但是因爲歷史到底是發生的研究，所以無意的透露就構成了一個一般的現象底說明了。

政治方面——“希臘當王政時代逐漸由游牧的生活變爲村落式的定居生活。因此，希臘就有城邦底興起，爲希臘人政治生活上唯一的而且最重要的形式”。（註一一三）

文化——總的方面：“有錢的富人既有資產，又有餘暇，所以他們就能夠專心致志于所謂文化上過工作，這或者就是雅典文化所以能夠繼續發達過一個大原因”。（註一一四）“生在伯里克理斯死時過雅典青年，總要覺得自己所生息的是一個百事衝突過時代！國外有城邦間爭雄過衝突，國內有貴族和平民間爭權過衝突，甚至他們自己底內心亦有舊觀念和新思想底

（註一一二）『外國史』上卷三五頁。他這種沒有原由過記述，幾乎充滿了他整個的篇幅。我覺得這兒胡適博士那個「爲甚麼」倒可以使何炳松教授學習，只是不要像胡博士那樣胡問，以及單就效果問。

（註一一三）同上，九一頁。八七頁也有敘述，而且末尾還這樣說：“全部愛琴世界充滿了這種城邦，而希臘底文化就在此時興起”。這是很值得玩味的話。點是我加的。

（註一一四）同上，一二一頁。點是我加的。

衝突”(註一一五)。

其次，分的方面：(一)文字——“他們因為交易記帳底緣故，就用蘆桿爲筆，泥磚爲紙，寫成一種象形文字”(註一一六)。雕刻——“在金字塔中神殿底壁上，我們可以看見西元前二十世紀時航海商船底雕刻……並刻有當時貴族日常生活底風景。……一個貴族，他站在他底莊地中，檢閱一般農人底工作。圖中有牛耕田和農夫播種圖像……又有羊羣和牛羣底雕刻。……有時又刻有工匠工作的圖像。……銅匠……玉器匠……金匠……陶器匠……玻璃匠……織麻布的女人……”。(註一一六)(三)神話及神祇——“天神熱斯(Zeus)，手握電火爲神祇之王。日神阿坡羅(Apollo)，……同時亦是一個羊羣和農田底保

(註一一五) 同上，一二三頁。這一引證似乎只是政治決定思想底變化了。是的，政治是最能影響思想的了，註一一〇引遊符列哈羅夫那一簡約句語第四已說得明白。然而政治只是經濟底集中的表現，當時城邦間爭雄當然是經濟利害在驅使着它們，也要以經濟底優劣決定它們底勝負；而貴族與平民底爭權，也完全是種經濟(俟言之，財產權)底支配，所謂平民便是那種新興起來的商人、金融家……自由農民，人數雖不少，可是只盡了附作用，幫助了那些市民(Bourgeois)。

(註一一六) 同上，四八頁。點是我加的。

(註一一七) 同上，三七——四〇頁。點是我加的。還沒有充分表示：一定的社會生活規定了藝術底內容與藝術底形式嗎？

護者，……優美的音樂家，……能預知未來……。女戰神雅與尼 (Athena)，她底責任在於保護希臘底城市，當太平時代，她又是陶人、銅匠、和織女底指導者”。(註一一八)

好了吧。例證是舉不完的。一部科學史爲我們證明了豈少嗎？雖然科學家自己祇說那是科學起於實用。社會進化史底古代一個階段，大體都是相同的火、狩獵、牧畜、農耕(註一一九)。音樂、跳舞、都祇是表現着他們勞動形式；最早詩歌底大部分，難道不是一些史詩、而最多的不是記載着生產事業(戰爭更大半是劫掠)嗎？

往後走吧。羅馬貴族與平民之爭，這是表示了甚麼呢？整個的羅馬法，就爲我們保留了那些爲財產權爭鬥過痕跡。單是西西利幾次的奴隸叛亂，已足使羅馬貴冑夠受了，斯巴達卡斯領導過暴動，險些將神聖的羅馬淪陷地獄。這些難道不是政治、法律、底大事嗎？它又由甚麼所規定着呢？何炳松所寫過『羅馬帝國衰落底徵兆』，三個內部原因方面、第一是『農業底衰落』，第二是『商業底衰落』，而且把第一還歸爲“最

(註一一八) 同上九〇——九一頁。點是我加的。須得補說的，他是赫斯在希臘神話中是比較後起的，據拉登格底研究，他是代表父權家長的，(參看『思想起源論』中文、再版、附錄。)所以他又爲倫常之神。

(註一一九) 中國底古代，亦是由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禹系統演變着呢。

大的原因”(註一二〇)。

爲甚麼「文藝復興」(Renaissance)發生于意大利諸城市，那不是因爲它們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工商業特別發達嗎？地理上適大發見，誰也知道是爲了市場與原料。近代底殖民地，難道也是上帝注定的嗎？就是教授們所宣揚過十九世紀這一科學時代，還不是直接緣于產業革命嗎？少誇大一點說遊話、近代的有產者社會 (Civic society) 底一切科學、一切文明、及整個的社會，都是由產業革命賜予和完成的！(註一二一)

從我們引述過各種歷史實例，已經證明出經濟底重要性與決定性了，很顯然地沒有可懷疑的地方。但是站在現代社會

(註一二〇) 「外國史」上冊，二〇九——二一〇頁。其次一個是「軍人擁戴過皇帝」。但這是一種政治底爭鬥，而當時底選舉更是以金錢及賄賂而決定的。所以這更只是一種經濟底表象。其實歷史上無一次政治鬥爭不是經濟鬥爭底表象。一九一四年底歐洲大戰，何教授也知道那不是公理對強權戰爭，而是帝國主義再分割世界之不可避免的衝突。(見所編譯「近世歐洲史」第七卷。)

(註一二一) 「近世歐洲史」第四卷十五章，他們也說“工業革命……其影響較國民議會之事業及拿破侖之武功尤爲遠大。人民之習慣、思想及希望，莫不因而而變更”。(P.183)這也可算曉得一點；可是家醜不可外揚，家德亦要自珍，所以何炳松教授及魯濱博士們都不致盡情承認。

上來石說只有經濟，那却同樣會招得三歲小孩都笑你的。這是甚麼道理呢？人類底社會好比一座大建築物，一般地說經濟是下面的基址，政治是骨架與結構，文化則是牆壁窗瓦，一個依存於一個，一個支持着一個，由支持與依存相互結合了，然後才結構完整。過路的人祇看見這個房屋底外觀；骨架與結構，他們是不能看到的；住屋的人可以看到房屋，也知道它與骨架底關係，并承認了骨架結構底重要。但是要分別確認它們底意義、它們底關係，而且要明白基址之重要的，恐怕只有工程師少數人了。同時也有更多建築師工人，他們是實際感到的。對於文化、政治、經濟，也有它們底過路人、住居人、工程師與建築工人。

所以我們不是要否認文化與政治底地位與意義，而是要確認它們底地位與意義。我們揭示經濟之重要性與決定性，也只是將它固有的意義指出，那是太為一般人所忽視了的。又站在歷史底進步的意味上，我們更有指認這一重要性與決定性底必需，因為是每一社會底變革是一政治鬥爭，政治不特是經濟底集中的表現，而且政治底爭鬥還要由經濟底矛盾——即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所已成過鬥爭——去求解釋，并從是而得解決。假如“歷史的繼續性”這一真理不是一物底顯延，而是由低向高遞次的發展，那末我們就經濟本來意義上從而昂揚，使水波向無限擴大，這不僅是應該，而且也是當然的吧。

XII 何炳松怎樣猜經濟史觀底謎

何炳松一切反科學、反哲學、甚至于反常識、逆焦點，都集中於批評經濟史觀(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註一二)。何教授在那兒以他底內心動機下了總動員令，可是崇拜經濟史觀遊人，却在另一面將鬚微笑教授先生“煞有介事”。

“來而不往非禮也”，何況經濟史觀之信徒素來是以“毫不爲任何所懾伏”自鳴，所以對於何教授底輕蔑，亦當有所答覆。然而他只是在猜謎，他先揣測附會了一些近似的，以爲那必是謎底，從而就大胆猜之，并還說這謎底與謎面，簡直是衝突、是矛盾——這就從旁觀者看來，也祇會贊他一句瞎猜——教授們底伎倆也就盡于此了。

31 畫鬼見鬼何炳松底理解問題

我們是贊成“分析以攷訂之，綜合以了解之”的。但是何炳松在這兒却又自己反對這種辦法了。先沒有分析，後也沒有了

（註一二）這是美國塞利曼(Seligman)在他著過「經濟史觀」中遊命名。“馬克思之信徒”通常則是發「物質史觀」(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中譯一般爲「唯物史觀」),或「歷史物質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一般譯爲「歷史唯物論」)。這兒是何炳松這樣給與“馬克思之信徒”的。這在某種意義中可以承認。至於他那「經濟物質主義」的怪名辭，倒要請教教授先生解釋呢。

解。

他所看到過經濟史觀鬼，祇是何教授自己畫的，別人說鬼的鬼嚇不倒人，他却反爲它所迷惑，這還不是奇事嗎？

何教授怎樣在畫這個鬼呢？

開初一筆就是經濟史觀底歷史。這是「如數家珍」過筆法。可是何教授應用得不妙，致變成談隔壁王大娘的故事去了，終覺有些作梗。他說「經濟史觀之學說創於法國之聖 - 西門」(註一二三)，這是一個捏造的根源。何教授用這個最初捏造過意思，在於否定馬克思在歷史上所獨佔過地位(註一二四)。繼而說「馬克思取聖 - 西門之觀念，據以造成一種特異而普通之系統以說明一切人類社會之演化」(註一二五)，這更是一種侮蔑。烏拉第米爾在『K. Marx and his Teachings』這篇文上，開始便說“馬克思繼續了并完成了十九世紀底三種湧現在三個世界最前進的國家中過主要思潮：德國底古典哲學、英國底古典經

(註一二三)『通史新義』二三一頁。

(註一二四) 誰也知道經濟史觀是馬克思所獨創的，就是第二的馬克思——恩格斯亦自認那是只應和馬克思底名字連繫起來的。馬克思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便敘述了他這一史觀構成過經過，同時也正確地把恩格斯底到達和他自己底發見結合起來，當成一體。這即成了Marxist 或他倆所常用過「我們底」。

(註一二五)『通史新義』二二二頁。

濟學、與法國底社會主義”，這當然不是取據于一人；他又說“物質史觀是辯證法物質論在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上應用遊成果”（註一二六），這更不是觀念論的玄談。我們知道聖·西門是三大空想家之一，雖然指出了產業，却很有許多觀念論底傾斜，恩格斯批評他說“他在無產階級思想之外，還保存有相當程度的有產階級傾向”（註一二七）。馬克思底經濟史觀之中，自然是沒取得有他底觀念（產業），却何嘗是“取”而“據以造成”呢？就在法國，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倒甯是更多取了傅立葉（Fourier）及王政復古時代歷史家鉅弱（Guizot）、第利等的（註一二八）。再其次何教授說“此理論由恩格斯完成之，再由馬克思之信徒整理而應用之”（註一二九），這句話也有些失實。上半句已在『註一二四』中說過，下半句“整理”二字不確。至於列舉“馬克思之信徒”，又表示了何教授底無知。德國與意大利還比較馬虎，美國則一踏糊塗（比較地在美國該舉波丁（Louis B. Boudin）、幽德曼（E. Untermaun）、恩麥特（W. H. Emmett）、西門士（A. H. Simons），至於最著名的法國底拉發格（P. Lafargue），俄國底

（註一二六） V. I. Ulianov, K. Marx and his Teachings

（註一二七）『由空想的到科學的……』，中文林譯本，九四頁。

（註一二八）同上，及普列哈羅夫『史的一元論』第二、第三章。又『二

十世紀』第二卷第二期一八五頁以下『科學的歷史觀』節也有敘述。

（註一二九）『通史新義』二二三頁。

普列哈羅夫(G. Plekhanov)及烏拉第米爾，竟都被我們底教授先生除名了。

由歷史的到理論的，何教授開始第二步工作。他這樣敘述了“此種理論之綱要”：“所有各種人類之事實——如政治、法律、宗教、美術、哲學、道德、等，均無非一種社會經濟組織之結果。吾人固應注意其在人類想象中所具之特殊形式使之有別于經濟上之事實；然皆不過形式而已、錯覺而已、名義而已；即使其現象有時有若干變化之原因，實則并非變化之原因也”（註一—二九）。我真不知教授是根據了甚麼在說，須知“無徵且不信”呵！教授們為甚麼這樣“以己度人”、“說風涼話”、“不負責”？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言』上，只看到“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一般地規定着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底過程”；只看到“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他們底存在，反是他們底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底意識”；只看到“個人自以為如是者，不能依據之遽以斷定其為如是，一種這樣的變革時期同亦不能由其意識以判斷，反是這種意識是當由物質的生活底矛盾、由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所已成過鬥爭去求解釋”（註一—三〇）；我們就只看到這些，還看到其它的一些，但是何教授底“想象”、“錯覺”，

（註一—三〇） K. 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uthors

Preface, PP. 11—12, 并參照中文翻譯『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言』

頁三及四。

我們却再也找不到。假如他說是根據“此理論”“完成”者恩格斯麼？那他先生已在他許多著作及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四年底兩封信中申辯過；假如是據“整理”“此理論”適“馬克思之信徒”嗎？在考茨基（K. Kautsky）底著述中或拉布利越拿（A. Labriola）底『唯物史觀論』（英譯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s Conception of History）中，也請你找出證據來。

末了，何教授更以最厚顏的話強認着說：“此種理論亦有（？）稱為唯物史觀者，實不切當，蓋唯物主義乃一種形上學中之主義（？）也。以物質現象之影響（？）說明社會之演化，既不屬唯物主義亦不屬形而上學，而在論理學（？）上甚至能與理想的形上學（？）相合者也”。（註三一）第一，「唯物史觀」這個名辭是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所常用的，成了馬克思主義底核心，不知何教授底“亦有稱……者”何所指？第二，請把“唯物主義”與形上學中之主義”分別清楚些，這是有關常識的。第三，唯物史觀基點是甚麼，請翻明白。“物質現象之影響”是甚麼？不要亂往唯物史觀中塞，那裏不是藏垢納污適所在。第四，“論理學”

（註三一）『通史新義』二三四頁。讀者最好參照『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原崇文譯，二五九頁，就可見何教授“著”書過程度了。我也明知不應讓（我所批評的有好些不該）何炳松負責，只是他一方面要承認“著”，二方面又非鹿非馬地譯，三方面是還要附和其說以厚認人，因而我也就不客氣了。看何炳松及其“信託”怎樣自衛與辯護？

何所指？此地與“論理學”有甚麼關係？第五，“理想的形而上學”是不是“屬”于“形而上學”？它是甚麼東西？與“唯物主義”有不有關係？與唯物史觀那些“相合”？這些都請教授先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敘述出來，并且請用分析方法、致訂精神、舉出有力的證據來，然後才可以使人信服！信口雌黃那是要被人笑掉牙齒的。

32 批評經濟史觀何炳松與風車角鬥

西凡提斯(Cervantes)留給了我們一幕最大的諷刺劇，那就是他所描寫西班牙底騎士璫·吉訶德 (Don Quixote, Don 意譯為先生) 瞥見旋轉的風車、以對了征勦巨魔的英勇去克服這個妖怪、邁那幅漫畫。我們底騎士璫·吉訶德——何炳松教授，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對付這個經濟史觀的大妖怪，不信請讀者大家一看這幕喜劇底表演吧。

“此種系統實出發於一種混亂之觀念，以為人類既屬動物，則人類之集合行為與其個人行為同，必具有一種唯物之原因，社會之組織及演化亦復如是”(註一三二)。這無異說，經濟史觀是把社會看成人類、把人類看成動物、那種機械的還元論，當然不能說明甚麼。“然吾人至少必須明了物質狀況之全部情形如何”，你們不僅止機械，而且也過于“偏而不全”了：“吾人將知經濟組織并非人類社會之唯一組織，尚有其它數種焉。(

(註一三二)『通史新義』二三五頁。

一)自然地理環境及人為環境……(二)人類遺傳之生理狀況……(三)人類個人之實際團結往往依其物質上之特性，如性別、年齡、疾病等人口學上之對象……吾人欲以唯物之系統說明人類之行為及社會之組織，則所有此種物質狀況皆須注意及之”。(註一三三) 領教得很!“自然地理環境、生理狀況、性別、年齡、疾病等”，這些那一個社會、那一個時代、那一種動物甚至生物、沒具備得有，沒受其限制?這可以“說明”甚麼“人類之行為及社會之組織”呢?據你這兒，“人類社會之唯一組織”就是“經濟組織”，你所舉那些是自然的、非社會的，雖然也一樣大都存在于社會中，可是是通過了社會而且要被社會制約的，“人為環境”當然是歷史以及一切社會科學正常研究底範圍，而經濟史觀恰正是處理它底結構變革的。不過以何教授底高見，放在那兒却必是另有意思了，倒須請教授先生一申來意吧。“即使吾人之研究過度專門，而以純粹之經濟生活為限，吾人亦無權可以將經濟生活縮至工作之組織而為唯一之原因”。(同前註一三三)這真是與風車角鬥!我們底騎士璠·吉訶德，專門研究純粹之經濟生活的是經濟學 (Economics or Political Economy)。即使在經濟學方面，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及『Capital』，何曾是“將經濟生活縮至工作之組織”去了?在經濟史觀之中，所謂最後的或基本的原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即它們是相適應或是相衝突，由它們底適應與衝突就決

(註一三三) 同上，二三六頁。

定了社會之發展與變革。隨着經濟的基礎底變革，全引龐大的上層建築（即政治的與精神的——白）或緩或急地自行崩潰”（註一三四）。誰會“過度專門”、“純粹……爲限”、“將……至……而視爲……”？狗沒癩亦不會亂咬人的呵！

“經濟生活之標準不僅唯此指“以極少工作得最大享樂”——白）而已，尚有智識之程度焉，技藝習慣之程度焉，其影響于生產之量與質也均甚大”。（註一三五）第一這兒指的“標準”，在現代有產者的社會生產之下，已發展得銷滅了智識與技術習慣之程度了，何教授知不知道：童工、女士，一樣地會在工廠作工，“生產之質量均”不受“其影響”？第二關於這些東西，馬克思是說得很多而且很精透的（註一三六），只是教授們自己太不讀書而好甚解在作怪！“此外並於享樂之選擇上有相對價值之觀念焉”（註一三六），這我不知是何所指？若說是生產所有者底“願望”嗎？則不是這兒底問題。是生產執行者底“願望”嗎？則他們有甚麼“享樂之選擇”？而且他們底“享樂之選擇”還能影響于

（註一三四） K. 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uthor's Preface, P. 12., 郭譯本三頁。

（註一三五）『通史新義』二三六——二三七頁。

（註一三六） K. 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以及 1847 出版遊 Manifesto, 都有敘述。

生產行程嗎？請教授解釋這個。我還要告訴教授先生們的是：有產者社會底生產是純然機械的，找不出任何一點自由；“生產製造消費底對象，決定消費底方法，喚起消費底慾望”（註一三七）；而且在這種生產之中，早已消解了技能、智識底差異，它方面則製造成了些專門的技術人員供其驅使。

承教授先生底寬宏大度：“最後置心理因素而不論”。然而“經濟生活之物質組織亦決不僅限于分工制度、生產方法及運輸方法而已也。尚有分配之習慣焉（財產制度），其存在並不純賴生產之分量而止；尚有其它種種足以創造此種制度之先事焉：如信仰、如道德、如政治、皆是也”（註一三八）。對於“分配”，馬克思絲毫也沒有忽視的（註一三九），所謂“財產制度”就在前舉『序言』中，已有論究。我們可以根據他底意思說：財產制度就是階級社會之中心，一切階級底 Struggle 都是為奪取、

（註一三七） K. 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roduction, II. P. 280; 譯『導論』一四頁。

（註一三八）『通史新義』二三七頁。

（註一三九）同『註一四三』二八三——二九〇頁，中文本頁一七——二三。分配是較生產決定了的。在眼、搶寇、以及政治性的占有，都是依存于生產之方式的。經濟支配政治，在目前所謂金融資本時代，尤特別表現得利害。何教授這些話，只可以哄鬼，因為那是他自己造的，謊言之，即只可以哄他自己。

掌握、保護、它而起。何教授以經濟史觀底核心問題而來反對經濟史觀，這難道還不是璫·吉訶德與風車角鬥嗎？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示，馬克思大部分著述都着究到了它，不須多專喋喋。至于信仰、道德，除非何教授當它是與上帝并存，那才可以，其實就是上帝底幾天創造工作中，也沒有這些。

這是“唯物史觀之太不完備”呢？抑是何教授、我們底騎士璫·吉訶德對它“絕對漠視”、“又加以武斷之割裂”呢？請讀者看完了去評判吧。

“此種理論既專注(?)於經濟之現象(?),因之對於聯合經濟組織與它種社會組織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科學等之連鎖遂受障礙(?)而無所知(?)。以為所有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道德上之行為均屬經濟組織直接(?)之結果,或僅係獲得經濟財物之一種方法或名義而已”(註一四〇)。我們底騎士璫·吉訶德——何炳松教授似乎疲倦了，這一段就只寫了出來而不加以批判，我們覺得深是很事。我呢？前章已對這個問題解剖得很多，這兒也便要“學少年”“偷閑”(節程明道詩句)了。

我們總檢閱一過，深深覺得我們這位騎士璫·何炳松雖然“殺會下工夫”倒底還是“火氣未盡”(註一四一)。

(註一四〇)「通史新義」二三七——八頁。疑問符號是我加的。

(註一四一)「程朱辯異」，上句是小程說的——「東方」二七卷十一頁八〇、上，下句是何氏自己說的，見該誌十二號頁六七、上。

五 史學發展論

XIII 西洋史學發展之回顧

單由希臘希羅多得 (Herodotus)、修昔第達斯 (Thucydides) 數到現刻還存續着的韋爾斯 (H. G. Wells)、魯濱孫 (註一四二)，這二千四百年，真是把史著堆積成了一座輝煌的金字塔，震驚了當代及歷代許多從事史學遊人，他們有的迷惑情

(註一四二) 當代史學家也儘有高明的、進步的，然而我這兒之列舉，也并不是任意。第一，韋爾斯可以說是最初一個是在當代社會底觀點上嘗試全人類——且追跡于物質、地球、生物——史的「寫意」或「速描」(outline or sketch)。姑不論他如何沒有成功，然而對於社會之一切

恍于這波光之中，有的竟至裹足不前，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既然何炳松教授曾在這兒憩息過，那末我們底征程也不得不在此停留一吓了，何況瞻仰崑山也足發思古之幽情呢？

33 史學發展與社會關係

“希羅多得在前一代所編造歷史中，以為民族底盛衰純出神意。至於修昔第達斯卻和現代史家相同，要在人世間尋出事象底原因。相隔不過三十年底功夫，這新舊兩大史家底信仰竟相去這樣的遠”！（註一四三）這正是我們要理解史學發展底一個關鍵，不能單是用驚嘆的眼光來表示就完了。為甚麼他們底“信仰竟相去這樣的遠”呢？這是需要我們給以明確的答覆的，避免答覆或閃爍其詞，那是怯懦底表示。

我們試整個地從何炳松底著述中來檢討一吓吧。

希羅多得生在波斯戰爭結束時，那即是有名的「伯里克理斯時代」（Age of Pericles）。當時雅典乘戰勝之熱潮，努力城市建設與商業發展，政治環境也比較平靜，不消說這是很適宜于文化繁育的了。“荷馬底著作和其他古代詩人底漸漸普及

世界史家，無疑地給予了一個決定的影響。第二，魯賓遜是最初自「新史學」自命，現在他們這一派別是代表了他們社會之中遊一新之傾向。雖說他們對於自己應做過事也不能完全做到，到底他們也在做著事他們底社會合理化一致適合變化事業。這就是我要舉起整個的理由了。

（註一四三）『外國史』上册一二五頁。

于民間”，“算學和修詞學底課本亦很風行”，“文化空氣底濃厚真是爲上古時代所罕有”。(註一四四)希臘三大悲劇作家產生在這時，蘇格拉底(Socrates)亦在此時嶄露頭角。希羅多得發表他底著作，“內容以表明雅典雄霸底光榮爲主，使讀者明白希臘底不亡於波斯人之手實是雅典底功勞。……極能激起讀者愛國愛種過情緒”，這無怪乎“雅典人後來公決以鉅額的獎金給他”(註一四五)，稱他爲「史學之父」。

“伯里克里斯死時處雅典青年總要感覺得……：國外有城邦間爭雄過衝突，國內有貴族和平民間爭權過衝突，甚至他們自己底內心亦有舊觀念和新思想底衝突。……詭辯派(Sophists)……底論調漸漸把雅典青年底思想改變了，因此希臘人底思想上和宗教上就不知不覺地開了一個新紀元”(註一四六)。“思想上過變化在當時底史學上亦很顯著。當時出了……修昔第達斯，……西洋第一個科學化的史學家。……要在人世間尋出事象底原因”。(註一四七)

(註一四四) 『外國史』上冊一一五頁。

(註一四五) 同上，一一〇——一一一頁。

(註一四六) 同上，一二三頁。這兒須要明白的，“詭辯派底……論調”是‘戰後熱潮之後，又新得自由，故一時期有趨於高尚之傾向’(韋爾斯『世界史綱』譯本上冊二四三頁)之反映。所以是由客觀環境形成的，不是整個腦子裏發射的。何炳松對此，却没有理解。

不管希羅多得也好，修昔第達斯也好，他們都是一定時代產生的，他們也是代表了他那一定的時代。希羅多得贊美神肖之雅典，其為當時人士之推崇，且予以最大的榮譽，事固彰明較著的了，不須我們再說甚麼；被何炳松崇敬的修昔第達斯，却反為我們所不明白，這是誰底過呢？修昔第達斯終其身是貴族，而又居國家高位，所以他除代表了當時一般思想傾向外，還要代表他這一特定階級底思想。明白了這點，然後才可以免掉拿現在的眼光或一般的眼光去批判他（註一四八）。他記述拍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on War），有他自認遊理由。我們并不能以他祇記述這個故事為譏，或以此為辯（註一四九）。我們攷究歷史上這問題，自身要站在歷史的立場上才是。檢討這兩位大歷史家各自底“信仰”，使我們得出了一個原則，就是他們

（註一四七）同上，一二五頁。當時一般人都對神祇表示懷疑了，這是由天國向人世轉變過路途。

（註一四八）紹特章爾（Shotwell）『西洋史學史』第一編第十四章，（何炳松郭斌佳合譯）即係如此。（見一九八頁以後）

（註一四九）同上。修氏卷首即曰：“雅典人於昔第達斯記拍羅奔尼撒人與雅典戰爭之史。干戈幾再，即開始記述，名認此次戰爭，十分重大，為前古所未有”。（一九二頁引）紹氏復述其意：“特羅戰爭，荷馬記之。波斯戰爭，希羅多得記之。然氏以為此二役皆不若當世之臘內戰爭為重要；此次戰爭亦及希臘全部，且騷擾不注意之極國也”。（一九四頁）

各自底信仰是由他們各自底時代以及由各自底階級規定的，祇有從他們各自底時代以及各自底階級底相去之遠才能說明他們各自底信仰底相去之遠，從而他們底史學觀點才得了解決。而且我們也可以從這兒規定一條史學發展底原則出來：史學底發展是依存于時代底發展的，一定的時代底社會關係規定着與它相應適一定的史學思潮。這兩位大歷史學家就是我們底人證與物證。

34 史學思潮底演進

然則整個的歷史發展是不是如此呢？也許“蒲魯東先生底假定：原則創造歷史，而歷史是并不創造原則”是對的吧？這要求我們對於歷史一般地加以攷察，而審核誰是正確的。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希臘底史學，那是由它們底時代以及由他們底地位所規定而發展了。但是還有一點該被我們指出的，就是雅典當時所以發展得那樣繁盛的工商業，因而掌握經濟——財產——制度權的，能夠自己并兼養那樣多人專精於文、哲、藝術……，實在是擔負生產的，有那無限而又低廉的奴

點是我加的——自○) 却且既知他是“爲希臘人作也，非爲吾人作也”(二〇八頁)，也明白他底‘心理，及古代人之心理’(二〇六頁)，不知爲甚麼還用許多話去揶揄別人？這難道是史學史家應有的態度嗎？至於以此說他破壞歷史，或認爲是獨斷時代，這種談話都是無聊的空談。希臘底得與修昔；達新，或司馬遷與班固，他們底優劣不能由這兒去說明的，他們有他們底存在！

隸羣勞動。不管是貴族、地主、自由農民，他們雖則有經濟底差異，却不是特殊地有法律底差異，對於奴隸，他們都是自由人，所以當時底社會與思想一般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也正唯其工商業[交換]經濟的生產底多樣性，才最足刺激思想而使文化產生發皇。

羅馬本質上是一個農業國家，更是大規模的奴隸生產。它們底侵略擴展了神聖的羅馬，在帝國之前整個是農民支持它們底戰鬥。地主、高利貸、軍閥，這可以說是三位一體。他們逐漸地躍上政治舞台。他們先前武裝了一般自由民(即平民)與貴族(及元老院)爭鬥；繼而代表了他們；繼後更收買他們，貴族則讓步、容許、敗退、以及自身變質或消滅。所以羅馬對外，演盡了贖武與侵略，發揮高尚的和野蠻的羅馬神威；對內整個的是貴族平民底政治爭鬥。前者底結果，劫掠了希臘等地底文化奴隸教養他們自己，後者底結果培育出光輝的羅馬法。在學術方面不僅是史學摹仿希臘，就是文學、藝術、哲學，也沒有跳出摹仿底圈子。一則是摹仿只是形式；一則由摹仿也可以進于創作。所以『伊里亞德』(Aeneid, Virgil作史詩)雖是摹擬荷馬，倒底不是希臘人的，李維(Livy)與達西佗斯(Tacitus)也成為有名的羅馬史家，類似于希臘之希羅多得與修昔第達斯之神人化與人神化。(註一五C)

(註一五〇) 關於羅馬史家及李維與達西佗斯之史學，可參看『西洋史學史』第四編，或二十一及廿二章。就道兒之所說神人化，是指希羅

中世紀底經濟和政治形態是封建制度，而基督教之上帝則是統治了一千年，把任何人、任何物都看成是上帝底僕役和上帝底施捨。中世紀那種經濟組織、那種社會形態，它們祇是需要祈禱與崇信，除此以外，話也不需乎說，步也不需乎行。所以就是衣食也玩不出個新花樣，談甚麼文化學術呢？漂亮的女人不是上帝底婢女，便是魔鬼底化身。前者使你終身做貞女或貞婦；後者你便準備着被石子擊和被火焚燒。整個的中世紀還有比這更黑暗的，異端裁判所難道還不是地獄底現形嗎？所以這個世紀，是只有上帝和魔鬼，一切人間事都可以用這來判斷。天堂和地獄、善和惡，便是上帝與魔鬼統治遊陰陽二界。一切思想、風習、法律、制度，都從這兒有其根據。從阿巨士坦 (St. Augustin) 到波須埃 (Bossuet)，便完成了這一發展。

近世資本主義的生產最早發達于英國，形成了古典經濟學，自由貿易與放任政策。亞丹·斯密 (A. Smith) 和李嘉圖 (D. Ricardo)，便完盡了這輝煌的一幕。其次是法蘭西昂 的警覺，啓蒙運動作了信號，而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及自由、平等、博愛，從社會、政治與思想上表露得最爲鮮明。孟德斯鳩 (Mont-

多得及李維他兩以爲希臘及羅馬均是受天之命而建立，是以神爲起點而以人爲終點；人神化是指修昔第及達西佗斯他們本是從人間，或人的性格方面去解說歷史的，但他們的終點是構成希臘及羅馬是神聖不可侵損，而且萬古常存。

esquieu)、盧梭(Rousseau)、機械的物質論者、王政復古時代底史家、及空想家、等，不僅未辜負他們底時代，還漸漸地去推進了一大步。最後到了德意志，世界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相當程度，雖然先進國家還高唱其自由貿易與放任政策，而後起者却不能如是地以其可憐的薄弱的生產與之競爭。而且自己若不想法，還難免為先進之殖民地。所以處此情形之下德意志便非從事保護關稅，發展民族特性——國魂不可。於是在經濟學方面產生了國民經濟學，在思想一般上便形成民族精神。李士特(List)、菲希特(Fichte)與黑格爾(Hegel)，是可以為其代表的。然而一八四八年底革命剛走到了門口，否定底否定之時期到來了。又因英、法、德三國思想底已有成果，於是在歷史與社會起了化學的變化方式之下，完成一個奧伏赫變。科學的經濟學、科學的宇宙觀、科學的歷史觀，都定型化地產生了。在二十世紀底科學時代以來，已征服了六分之一底地域，六分之五(125/25)底思想，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綜觀歷史發展，古代的歷史學是一種自然神觀，所以它復有它底不同時期；中世紀整個是基督教神學史觀；近世整個是玄學史觀，因其發展不同，形成樣式各別；而科學的史觀，既萌芽于神學的分解中，復長育于玄學的發展中，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已脫離嬰兒底幼稚期，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已冠且婚，今而後則將子孫滿堂矣。

“西洋各國自十九世紀民族主義興起以來，對於國史材料之搜集，莫不聚精會神，唯力是視。如德國之『史料集成』、英國之『史料叢書』、法國之『史料彙編』，皆其最著之實例也。故西洋史家一方固努力於撰述之功，一方亦並努力記注之業，則可斷言矣”。(註一五一)何教授這段話底是否，我們馬上就要論到，可是何教授太是“火氣未盡”了，他還在這段話之前，便開始罵人：“今人之習西史者，誤以為西洋僅有通史也，遂好發編輯通史以代正史之議論。誠可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談也”(註一五一)。我們且看看倒底是誰祇“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呢？

何教授在自己譯過『新史學』底『譯者導言』第五頁上，開始了這樣一段敘述：“法國革命初年，史學方面有一種大同主義。革命之後，忽然激起一個民族主義來。這個主義在德國方面尤其發達。因此就有很著名的黑格爾『歷史哲學』底出世。他說歷史上有一個世界精神，這個精神就寄在德國人底身上。這個學說大大激起歷史上愛國底觀念。最著名的『德國史料集成』，不久就出版了。從此德國底歷史家如蘭克 (Rauke) 達因 (Dahn) 這班人，就執世界上歷史界底牛耳。政治史這種東西就成為盡善盡美的歷史”。我可以說何教授祇看到這一半。然而“但是上面所述種種歷史觀念，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何教授連二五亦并不知！“自從近來歷史抱有科學底野心

(註一五一) 『歷史研究法』，「序」，二頁。

以後，就生出兩個結果來：第一，就是我們對於過去的史料，加以嚴密的批評；第二，就是著述歷史，乘筆直書，但是批評材料同乘筆直書兩件事體，不過是歷史科學化底初步，並不是科學化的歷史本身。科學底特點是：第一，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第二，發現同應用天然的定律”。（點是我加的——白）何教授，歷史雖然是過去的事體，但不能在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年）還只說十九世紀中葉底事吧，而且自己崇奉的、自己又用筆傳述過的、新史學派底主張，難道還可以說是不知道嗎？

說不得，我祇好再引一點不大正確的敘述來吧。這兒所謂不大正確，而是何教授們之認為很正確的呢。班慈（Barnes）底『史學』是經何教授校訂過的，但這本書底敘述和何教授有些搗蛋。在第三頁上（在『二』之『癸、子』二項更詳），不僅批評了國家主義（即民族主義）或愛國派，認為“循此說者，自惟愛國之主張是務，一及祖國與敵國寇讎之關係，尤爲怒督欲裂，而史學之真理及平允，則反置諸腦後矣”。而且還揶揄了考證之輩，以爲“此種史著大抵致意於過去實有之史蹟。至於史事何以如此，則罕有加以解釋者”（點是我加的——白）。這不恰是針對着何教授說的嗎？九七頁以後，班慈提起『世界史與世界眼光』及『史學與羣智』，而舉出馬文（Marvin）、魯濱葆、韋爾斯、房龍、瓦萊斯（Wallace）之著述及馬文主編之『一貫叢書』，這都不再是做一種技術的工作，或何炳松底記注之業了，而且技術工作也要新方法與新眼光，並在新工作之下才

做得好，何炳松知道嗎？在他及某君合譯過『西洋史學史』第二十七章，紹特韋爾評述了一切歷史學理與觀點（包含班慈及魯濱孫所述過一切）之後，特別提出心理的與物質的（經濟的）綜合解釋法來。這雖然是他不理解心理與物質底關係，而自己又陷于二元論的矛盾，但比何炳松自己避免解釋，及固執于攷證及記注之業，真不知高明多少。“知二五而不知一十”，這倒是新史學派整個的趨勢，而可惜中國這位新史學代表（盧某于其著書上稱的），反是“知二五”亦不可能！這真有「哀哉」之嘆。

就是新史學派也好，都一致承認近代史學已不是記述的，已進于解釋的了。而且就在解釋的之中，已一致承認經濟的或物質的平分秋色；就是那一半心理的，也不是神學的、玄學的，而是要求科學的，“必待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經濟科學能通力合作……以解決此問題”了。何教授，不進則退，封鎖智識是自己底怯懦卑劣底表現呵！

XIV 中國史學底演化

何炳松倒底還是中國人，雖然與洋鬼子結過了婚，倒底還依戀着故園，時常歌咏着“苧羅村前是兒家”。『中國史學之發展』便是在這種情調之下產生，而『通史新義』也便是從乃夫家裏騙來過一份產業。

36 史學演化概況

何炳松說中國史學發展有三個時期，“第一期自孔子作

『春秋』以迄荀悅述『漢紀』，前後凡七百餘年，實爲吾國史學上兩種主要體裁——編年與記傳——由創造而達于成熟之時代。荀悅而後以迄于北宋末年，其間約千年，吾國史家除繼續發揮編年與記傳二體外，頗能致力於通史之編纂，……此期可稱爲舊式通史發揮時代。南宋之世實爲吾國學術融會貫通之大時期。自古以來儒釋道三大宗門之思想至是皆始成系統，而儒家一派獨演化而成所謂浙東之史學以迄于現代。故此一期實爲吾國史學形成派別并大有進步之時代”(註一五二)。這在大體上尚沒有錯誤，祇是一方固執于史底體裁，所以把第一期與第二期混淆了；也因不能于史底實質上着眼，二、三兩期之表面的不同，實不足單獨分開來。所以何炳松始終沒有跳出玄學的圈套。

我們暫時撇開社會關係不說，祇就史學思潮底本身發展來看吧。先秦是個非常自由(不僅是個人或社會，思想也是一樣)的時代所以諸子并興、百家爭鳴。古史(說先史prehistory更恰當些)理論發展到最完善的地步。鄒衍輩更闡發一種科學方法論，古史理論由是而有了社會學的意義。司馬遷在『孟荀列傳』上述鄒衍底話，“先列中國名山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因這種由近而遠、由今而古、逆方法，于是由堯、舜而神農、而女媧、而伏羲、

(註一五二) 『通史新義』，一三七——一八頁。

而燧人、而有巢，更由人皇而地皇，而天皇、而盤古、迄宇宙之誕生。在說明方式上，遠古者其年代悠久似難憑，遞次、近今者時流短促而可計。證之現代科學研究之成果，固未有殊異。

(註一五三)

在先秦本身底史學觀念或史學思潮，是發展到司馬遷才完成了這一階段。大體上在這一階段中，是又有三環啣接構成：即老、莊底自然觀(Natural Interpretation)，孔、孟底倫理觀(Ethical Interpretation)，與韓非底社會觀(Social Interpretation)。在司馬遷之前蒯聶仲舒，雖然是揉雜儒、道、陰陽，大體上是繼承着孔、孟這一史底解釋而對抗着韓非的。司馬遷是

(註一五三) 對於這一古史理論，許多史家都把它看成一種傳說，一種神話，並且也不從社會學的意義上去理解導致與神話之發生與變化。(「古史辨」區編者及其友人便大多如是，其中復以胡適博士爲首)，這是非常錯誤的。神話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天國也是人間底反映呢。又須得一說的，這兒我就把這些當成一種歷史底階段，而不是當爲冥存的單獨的個人。照發生的見地，我們還是用如下差排列方式而說明它：天、地、人、樹居、火食、漁獵、母系、農耕、井田；配列來看，則古史底發展是：天皇(天)、地皇(地)、人皇(人)、有巢(樹居)、燧人(火食)、伏羲(漁獵)、女媧(母系)、神農(農耕)、堯舜(井田)。這與世界社會史底發展都相吻合的。就是傳說也罷……史學家先生們，知不知‘傳說帶來了古代的真理’？

個最大的自由思想家，他從自然觀出發而歸宿于社會觀，這自然的是個董仲舒之反，而又棄揚了倫理觀。一部『史記』，就為我們證明了他是自由主義的 (capitalist) 思想家，并還是個物質論者 (materialist) (註一五四)。自他以後，一直到最近百年，除了晨星稀微，我們祇看到那種道統的倫理史學觀，這真是漫漫長夜！

中國底中世紀雖然是漫漫長夜，這祇就大體方面說，或就整個的而說，但不是絕望的，因為就是思辨的玄學，也還發展了行為的方面呢。這兒，在我們底中世紀之中，亦有其發展與貢獻可說，這就是史學底形式(或體裁)了。形式是不能離開內容而存在的，內容也必是以相應的形式來顯現。中世底史學底內容，雖歷年而有多少變更，但是固定(或局限)于一個特定的框子裏，在社會層基底未突破那個框子以前，思想上整個地是沒有變更的。然關於這個框子內所應有遊東西，倒可以說是盡有了。這個底表示，就是那些國學家之自豪遊豐饒的最發達的史學了。

自然應用形式邏輯過人，他是慣把自古迄今一切的東西

(註一五四) 雖有人非顧祖禹底『司馬遷為資本主義辯護說，的顧祖禹站在他自己階級立場崇拜先賢，這比他後人以“思想方法”過意識大得多。承認司馬遷為自由思想家的很多，這兒不贅說。至於他為物質論者底證據，『史記』就夠了。梁啟超也有這樣的見解。

都看成是形式底演變的。我們在特定意義之下，也容許這種說法。他們把中國底史學分成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者。編年以年為單位，紀傳以人為單位，紀事本末以事為單位，這本不是有甚麼學理或邏輯劃分，而是由適應上產出的，所以斤斤于此適何教授，徒表示出自己底淺薄。

史蹟底或繁或簡、或專或通、需要它相應適外形。歷史之由低而高地發展，也就形成事物底進化；這種史學形式演變底遺痕，我們也得擇其要者，叙之。『正史』大體仿自『史記』，姑不具論。苟悅述『漢紀』，本係“撮要”，因是質量均變，故“歷代寶之”（『史通』中語）。其後司馬光底『資治通鑑』，雖正式為帝王或君臣編教科書，但體裁確有可稱述處。外此之『目錄』、『考異』、『舉要』、『歷年圖』，各有優長；堪稱創製（尤以前二者為可珍）。鄭樵『通志』，自謂“經緯異制，自有成法”，實除『二十略』（自然也可加上『年譜』）外，均係編集工作，值不得說。他底書亦以『二十略』底文獻而被高揚。馬端臨『文獻通考』，故依『通典』，而成第一部制度史料。袁樞底『通鑑紀事本末』，亦以抄書而更擅製作之名了。史體至此，可云備矣，後之作者，咸莫能越。清代黃氏、全氏『學案』之成，為中國思想史呈一異彩，而所謂國史之製作，以是殿之可也。

因史著龐大的呈現，在客觀上自造成了一種閱讀空氣，要求鑑別，在主觀上亦有批判底必然，促學理之建立。劉知幾底

『史通』便在他自己參加編修詩地之宜，以及唐初雄武盛平釐訂既往有可能條件之下，負起這一學理與體式底總檢討。但也因了時空環境及社會性之限制，所以祇作了清算過去的工作。第二期以鄭樵作了個開山，他自己並不是純粹的理論家，他是爲自己造作而才批判人、同時發表自己底主張的。除了他底通史理論與著作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史學家之外，他底研究方法也是值得稱述的。那即是“自天子（指宋高宗）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琴紀法制”適倒溯研究法。可惜何教授却沒有理解這點而妄行批評。章學誠底史學理論與方法，我們在前已指明了，這兒祇說它底產生。在當時一般學術思想上，既已長育了顧、黃、王、顏幾位啓蒙思想家，又培植了閻、胡、姚、惠、梅、江、各大學者及科學（算學）家，同時復并生了戴東原那個哲學家，當然也夠產生章氏那樣大的史學思想家了，何況以黃宗羲氏爲首的浙東史學，又復已達極盛之期（註一五五）呢？所以章氏史學思想之偉大，是要由其社會的并歷史的主觀（學術尤其是史學思想）與客觀（物質的存在）環境去認識的。

37 應該如何去了解史學底發展

現在我提出史學底了解問題，或者說它如何發展的問題。

（註一五五）說者謂浙東史學創于黃氏，繼以二萬，盛于全氏。全

氏卒于乾隆二十年，章氏蓋已生十八年矣。

何炳松教授是沒有正面作個答覆的。在『程朱辨異』『緒論』二節，他說『北宋以前中國學術思想底回顧』，從陸九淵處引了一段他批評當時學術遊話，把它來一般化了，遂“一口認定中國學術不出儒、道、佛、三家”。說“不但在北宋以前是如此，就在南宋以後亦是如此；不但在中國底思想是如此，就在文化上亦如此”。從這個“學術思想上三個最大的潮流，文化上三個主要的元素”着眼，於是“我國底學術思想上……許多變化，……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大時期而以北宋末年爲樞紐”了。“第一期從上古到北宋末葉爲中國三大思潮起原和擴充時代，情形比較的混亂而且不成統系。第二期從南宋到現在爲中國三大思潮經過北宋末年一番融化之後進于成熟時代，從此流別統系都是非常的分明，……”。不過他還爲自己留了一個地步，所以他接着上面說：“不過我國底學術思想在西洋科學沒有輸入以前，無論怎樣變法，總跳不出儒、道、佛、三家底窠臼”（註一五六）。而西洋科學輸入後中國底學術思想——特別是史學思想，那就要以教授博士們作始祖呀！

若是我們把這段話與前面說過中國史學演進底三時期一

（註一五六）『東方雜誌』二七卷九號『程朱辨異』六一頁。末了一句話，若是我們把古代除外，從中世紀起始，那我倒願認它是正確的，而何教授則偏要說“從上古”“到現在”，我倒想知道上古起于何時，現在又止于何時，這也許就是何教授底“變法”了！引陸九淵那段話是：“大抵學術有觀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

比較看，馬上就發現何教授並沒有存心把中國學術思想或史學劃分時期，因為內容祇是一個，學術思想乃至文化上祇是儒道、佛，而史學呢？祇是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不過它們是各有起源、擴充以至融化、成熟罷了。我想這一個混亂的錯誤，怕是源于何教授主意辨合與排斥一貫性之傾向，不然不會這樣囿囿的。雖然鄭樵和章學誠他們自己是生長在一個思想固蔽的社會中，而比起何教授還有知人之明。鄭說“自『春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章說“馬則近于圓而神”，“神以知來”而“例不拘常”。這都是從何教授轉引出來的了，為甚麼何教授不從這兒去劃分時期吧？就從學術思想上來說，在東漢以後除了道教、佛教還偶然撒了些玄學的種子（其實就整個的來說，還是神學的，祇是比起儒教來，它們要遲思辨一點），儒教道統還沒有坑殺盡中國底人士嗎？我們依秩序列舉出來看吧，所謂中國底學術便是：經學（漢——大體是東漢）、玄談（六朝）、佛學（隋、唐）、理學（宋、明）、樸學（或考據學、漢學，清），這不是些神學或玄學是些甚麼？但請你看看漢之先世呢，諸子百家，誰也不是一尊！又看看近代呢，自康、梁、譚以來，尤其是「五四」左右適「新

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這天下並沒包含九州萬

國，也不是自古迄今，而只指當時底南宋，或至多兼含兩宋，何教授難道這這一點史實也不知道？

文化運動」以來，誰又還尊崇道統，或者“非禮勿言、勿聽、勿視、勿動”呢？然而發展底東西，總得要必然轉變為其反對物，不徹底的胡博士早走回故紙堆，而我們底新史學家又頂禮正史了！

其實他們這種不徹底，不是出發于他們底自由意志，而是源于他們底社會存在之本質（也可以用一用「天性」，因為它之不足是先天的，是由它底父親母親決定了的）。理解胡博士和何教授底思想要從他們依存社會分析入手，同樣地理解史學底發展，也必得從其所依存社會發展分析入手，這才有正確的道途出現，而天國底到達是要經由天路歷程之引導的。何教授之求解釋于學術思想，這雖然不錯，可是祇走了一半，而學術思想本身也正待解釋，何況何教授又不能充分應用（乃至不能理解）學術思想呢？

存在決定思維，文化要植根于社會底基礎上。所以解答上的與外的問題時，必要追考到下的內的因子去。有產者社會底解剖是應該求之于政治經濟學，而方當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思想史底發展應該是從分析社會史（包含經濟史或高調經濟史）發展起。何教授知不知道？人底解剖是解剖猿猴過關鍵，有產者社會開始自己批判時，才可得而理解封建的、古代的、以及原始的社會。胡博士底「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從現在研究而解說古代的，何教授又知不知道？這是理解史學發展過方法論和認識論。誰不能把握這個武器的，誰就要如培根（E. Bacon）

所說：“beyond this he neither knows anything nor can do anything”（註一五七）

XV 史學底當前問題

歷史不僅是藏往似智，而且要知來擬神，何教授引述了別人底話，既不能主張，也就不能知其意。我現在要把往與來連綴起，將神與智統一。這就是我所以要追究史學當前問題道理由了。

新史學派皈依于綜合史，這祇達到敘說底一面，而又未完盡（註一五八），何炳松之流從之，更不能變通，這叫人沒有辦法躲閃，祇好忍着疼痛來踏過棘荊。

33. 史學底系統

現在的史學應該是說明的（explanative）科學了，我們再不能還固執于敘述的（descriptive）階段，所以對於史學最好

（註一五七） E. Bacon, *Novum Organum*, Vol. I, 8, “除了它就一無所知，一無所能”。

（註一五八）參看班瑟「史學」三，「新史學或綜合史學」，六一——一〇〇頁。那兒他舉例說了思想、科學、工藝、經濟、社會、政治、及普通文化史與世界史，前六者是可以分作三冊書，思想與科學、工藝與經濟、社會與政治，因為作者及他「底」師魯都祇看到「心學」創造，所以把歷史于社會與政治之後對十四，反放在第一位。這不表示人在以顛行路嗎？

稱爲「歷史科學」(Science of History, 或用德文稱 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 (註一五九)), 而廢棄舊來的「歷史」(History) 底籠統的稱呼, 更不應該用舊來的「史學」(Historiography) 那個含有史料編纂過意味的 (註一六〇)。

凡是科學都是一有系統的智識, 那末歷史科學底系統智識呢, 在前IV與IX之中, 我們已大體說明過, 而且還說明是一種客觀存在底客觀的研究。并在那些處所及VI、X各段, 我們還證明過它有它特定的方法論, 且由這種方法還研究出它底發展規律。所以這一後起的科學, 不僅含得有綜合性, 而且還有豐富的理論性, 有哲學的成就。

在未寫出我們底史學系統之前, 且略一檢閱現行一般的史學系統吧。這兒得聲明一句的, 便是關於所謂「國史」方面的, 我不置論; 而且有人已經指摘過了(註一六一)。就是我所要提出的, 也祇針對着何炳松教授或爲我自己底建設。先, 我們來看「通史新義」上的吧。在「歷史之種類」一章上, 何教授提出專

(註一五九) 或者也可以寫作 Historical Science的, 因爲“一切社會的(Social)科學都是歷史科學”(P. E.), 這與我說過綜合諸社會科學過意味不更切近嗎?

(註一六〇) 要用這種簡要的字, 我們也該用以名一切科學過acy 來代替, 不知史學家諸公以爲如何?

(註一六一) 「二十世紀」一卷八期一五七頁。

史與通史，他是主張通史的，而且通史之中他是看重政治史的。他說：“專史之編著雖完備異常，而在吾人之歷史知識中始終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即吾人所謂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於描寫具體之真相，敘述社會人羣之行為與偉業。故通史之為物無異一切專史之連鎖；通史中之事實無異專史中事實之配景。實際上此種共通事象之足以聯絡或駕馭人類之特殊活動者，皆屬影響及大眾及足以變更一般狀況之事實。因侵略、移徙或殖民而起之民族移動也、人口中心之創設也、人羣一般制度（如國家、教會等）之創造或變更也，皆其類也。政治史之重要以及通史中政治史所佔地位之特大，其故蓋皆在此”（註一六二）。這樣一大段話，除了說出通史是一切專史之連鎖與事實配景一點而外，實在絲毫沒有指明甚麼。至於所舉事例，越發是證明其混亂。我們且再看一下他所列的“歷史各支之簡表”吧：

（一）“物質狀況——人類學、人口學。自然及人為環境之研究，自然及經濟地理（人類地理學）”。

（二）“理智習慣——語言文字、美術、哲學及道德、[科學]、經濟原理、宗教信仰及實際”。

（三）“物質習慣——私人生活”。

（註一六二）「通史新義」一四七——一八頁。他在一四五頁所舉專史如文字、語言、教會、宗教、法律、文學、建築、雕刻、制度、風俗、等，道雖是隨便舉例，也可表示了他們底混亂。

(四)經濟習慣——農產、運輸及工業、商業物品之分配”。

(五)“社會制度——家庭、財產及承繼之組織、教育及教學、社會階級”。

(六)“公共制度——政治制度、教會制度、及國際制度”。(註一六三)

這雖名曰簡表，錯誤是再繁也沒有了。何教授底人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至地便有優美富饒的理智或知慧（應有盡有），然後有私人生活，然後有生產與分配，然後有社會制度以迄國際制度。而最後是政治（為上帝所掌握吧）支配着一切。

其次，新史學派底綜合研究，我們又來看賣的是甚麼藥。中國關於新史學派遺書，論史學的我祇看到四種，各種刊物上遺的文章，手邊也祇得兩三篇，幸好魯濱孫是新史學派底鉅子，

(註一六三) 同上一五二頁。「科學」是我根據一二三頁他所謂“各種主要人類現象之全表”所加。附帶地我在這兒批評一句他表所謂社會史。他說“社會史包括第四類之全部（經濟習慣），第一類之一部份（人口學）及第二類之一部份（經濟原理）”（一五二頁）。照這內容說，是經濟史。可是經濟史與經濟學史又是不同的科目，所以我就不知它是甚麼史了。歐洲有些甚麼樣的社會史，我是不知道的，但以中國所介紹、所翻譯歐美底「社會學」及「社會問題」等書來推測，我沒有發現這樣奇怪的東西。更不說新的國家底社會學及社會史了。

班慈又是新史學派底台柱(註一六四)，所以根據他兩人底論究，似可以概括一般。魯氏前面已略介紹過，這兒當然要少說。新史學派也有些很科學的見解，但那些地方大體是反對神學的；有許多不科學及非科學的地方，那便是他們底玄學及與神學(宗教)妥協適所在。舉例來說吧。“新史學之興起，一方面得力于現代自然科學及批評思想所醞釀而成之宇宙觀念，一方面則得力于科學之應用于工藝及實業因而造成之實業上及社會上之變革”。(註一六五)這有一半是正確的，即新史所依以建立這兩個條件。不過對於這兩個條件本身，第一應該將次序倒過其次對於第二的條件是一種玄學的看法。在班慈所舉遊“文化的背景”上，“宇宙無窮、世界非一”(註一六六)，這當然給了基督教

(註一六四) 魯濱遜是新史學派底首領，這是不大成問題的。說班慈遊話，我雖是本于黃公覺底介紹(見北平師大史學叢刊一卷一期)，但班慈所例舉遊「參攷書學要」中，除了三四本是論史學的而外，餘都是史學史。所以以答了「新史學與社會科學」(The New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史學與羣智」(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等書遊班慈，為新史學底一要角，也不為過吧。我看過過四種是「新史學」、「史學」、「西洋史學史」、「歷史教學法」。其餘如魯濱遜底「史能演進論」(宋桂煌譯)、馬爾文底「泰西進步概論」(伍光建譯)，那是他們所謂思想史一類底著作，所以在這論史學遊當兒，不去管它。就是「教學法」與「史學史」我也不大注意。

(註一六五) 班慈「史學」六一頁。

義中遊宇宙論與創世說以死命的打擊，可是著者是機械地與玄學地理解相對論，致不知道有限與無限底關聯和統一。所以結概竟說着“近世科學不反對上帝之存在”（註一六七）來。在無窮的宇宙中、非一的世界中、終于有個神的宇宙、神的世界。如說天演論與生物學之原理處，是一半科學與一半玄學，即“人類……首出庶物爲萬物之靈者，蓋由于腦力之較充，前肢運用之較敏，及才藝較多而羣性亦較富”（註一六八）。說心理學與社會學（註六）處有一些玄學成分，而于六四頁說天演、遺傳、變化，六九頁說實業革命則是最優異的。現在我們看他們底史學領域吧。

（註一六六）同上，六一——六二頁。他設“史家之時間背景及歷史相對性，實植基于夫牢因和斐、邁克爾遜、愛斯坦諸人發見之上，以代昔日亞當、諾亞、摩西諸人”（六二頁），這又是很對的。所以我說他們反對科學，是科學的。

（註一六七）同上，六八頁。

（註一六八）同上，六三頁。

（註一六九）同上頁六五——六。以“心理學爲研究人類行爲之科學”及認行爲“爲有機體受自然界或社會環境之特種刺激所起之反應”，均屬正確。而把“人類活動之刺激多出於下意识，而與意識無預”，則是機械論的。六六——六七頁，解說“人類行爲及制度，起原於人世”，并說“適當與否……視能否適應人羣之需要”，都很科學。但後來的善惡道德觀，則是非科學的。

一、**思想史**，“研究皇古以來人類智識階級所有之觀念、信仰及意見之因革者也”(註一七〇A)。

二、**科學史**，“與思想史有密切之關係者是為科學史。蓋一般思想之態度足以左右科學發達之狀況及其在複雜文化中所佔之地位也”。(註一七〇B)

三、**工藝史**，“所謂物質文明進步史之所紀述者實即工藝發達之紀錄”(註一七〇C)。

四、**經濟史**，“人類之經濟生活乃為應用現有之技能於開拓自然之種種問題而生之產物，惟在財產所有權以及經濟階級之分化方面，微受社會態度及制度之限制，故

(註一七〇) A, 同上, 七四頁。新史學派主張思想史為羣體之首，最好是引魯賓遜底話作證：“現在為提倡社會改良時代，思想史是很重要的，因為要改良社會，必先改變思想；要改變思想，必先明白思想底變遷才行”。(「新史學」譯者導言」十一頁，何氏述。又可參看該書一三頁魯賓遜自己底話。)在他「心能演進論」(原本)六頁上，他說「除自由發展智識外，予以文化之改措無所建議，蓋此為第一最根本之要件也」(文用高寶壽介紹文，見北大「社會科學季刊」一卷四號，七二〇頁。) B, 八〇頁。C, 八三頁。D, 八六頁。還有一句話是很重要的：“研究經濟史之史學家當藉工藝家之助以導于先路，而以社會學家之所得為其歸宿”。這句話是很有意義的。E, 九頁。他還舉了一種社會史(九〇頁上)，被我省去了，因為那在作者自己也認為是不重要的，並且不是現今的。F, 九一——二頁。G, 九七頁。H, 九九頁。

經濟程序及制度史與工藝史蓋有直接之關係”。(註一七〇D)

五、社會史，“將社會發展中各種制度及勢力之相激相盪，各種社會階級及社團之互相衝突而生變革之一般範型予以說明。循斯以往，社會發展遂成爲發生積累而成之程序”。(註一七〇E)

六、政制史，“就社會之大體立論，視政治上之進展爲種種衝突、壓迫勢力及變化所總合而成之現象而後，於是廣博綜合之政制史乃興。採取遺傳觀察點，注意制度之變更而不注意故事與人物，指出政治蛻演之重要階段，并闡明政治學之經濟與社會基礎”。(註一七〇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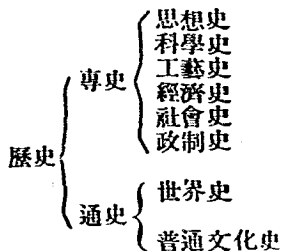
七、世界史，卽是用“世界眼光”“來論述世界政策與國際關係”，并從而去“明瞭一國內部之政治史”(註一七〇G)。

八、普通文化史，“足以表達民族文化各方面之史，莫不涵容于文化史之內”，“日趨于羣力合作之途”(註一七〇H)。

(註一七一) 賴特爾氏「西洋史學史」三八九頁。點是我加的。註一六四所引班慈底話，又何嘗不是一個模型製造的呢？難道魯賓遜在「新史學」第二及第四兩章底話又有了兩樣嗎？

(註一七二) 魯賓遜「史學要論」四七頁。我在前1之3中，極括地說過，故此從略了。

這我們若是用表列起來，便是如下：



這一個體系是自相矛盾的。彷彿作者是承認人是先有智慧生活，繼有物質生活，後有社會生活。若是這一系統是對的，則普通文化史與世界史底位置又得顛倒過。或者作者（以及新史學派）是不注意這些的，因為照新史學派底意見，重要的在承認“解釋歷史而求其完美，必須合兩大原質于一處而後可：一為心理，一為物質（或經濟）”。（註一七一）而又是心理在第一位。這不恰是：一切二元論者都是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觀念論者嗎？何教授多元主張不過是將乃師玄學之說加以擴充和發揮罷了。

並不是一切史學家都是這樣錯誤的，就在中國也曾有過正確的見解存在呢。最早的要算李守常（註一七二）。他底系統是很有理論意義的，大體也可為我們所承認；特別是記述的與理論的底確立，更是一種科學的貢獻。其次是劉劍橫。『在歷史學ABC』中，他把李守常的修正了，所以他底系統又顯示得比

較正確些。他繼承了他底記述的與理論的底劃分，特別高調了技術學與哲學(註一七三)。但對於史學體系，還欠缺一種必然的組織，這一缺陷現在是已經有人填補起來了。(註一七四)：

我們底科學是建築在既有的成果之上的。科學的史學系統，更是要汲取一切史學之長。現在我便想本我已論究過過歷史科學底實質，參證剛才所列舉過各個史學系統，嘗試描出一個歷史科學底全系統出來，以供一切真正的新史學家底參攷。

第一，我們要承認科學是必須分為一般的(或普通的)與特殊的(或專門的)，並且一般是由諸特殊底上達，但因爲是諸特殊底其性，所以它本身更該是數個的與聯繫的，及觀照諸特殊的。

第二，就理論的而說，我們便有許多次第發展而成立過各科學；在各科學之先，我們具備得某一種總的也是抽象的科學觀，在各科學次第成立之後，我們也就依之而發展成一個一般的結論，一個總的而且具體的科學論了。在實踐的任務上說，我們也有我們底特殊和一般，與理論的更是相互照應。但究因一個是上趨于思維，一個是下趨于行動，因而它們底對象、方

(註一七三) 他著過『歷史學ABC』頁三三——三五。一九三〇年世界書局出版。還有李守常底『史學要論』都是新的科學底史學萌芽，並且兩者都可以用作中學道技術，比起那些教授們博士們介紹或翻譯過歐美那些無味的史著來，真不知要高過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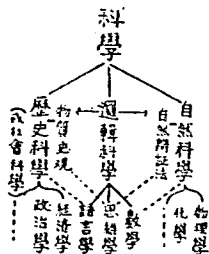
(註一七四) 『二十世紀』一卷，八期，一五八頁。

法、及所到結果也就有不同了。這種差異底存在也與特殊和一般底各自的領域有別而存着差異一樣。

第三，我們不否認科學有記述與理論之分，我們更應該知道高級的科學是要以它底內容統攝低級的底所有，所以我這兒不用李、劉二人底那種名辭。它一理由，是因為歷史科學已經是說明的，並又已經具備了理論科學底要素與形成雛型了，那末我們更應該避開那種易混淆的名辭。再一理由，便是我已從另一含義去分過了，下面我們更要說到歷史科學底階段，所以我更不應該在這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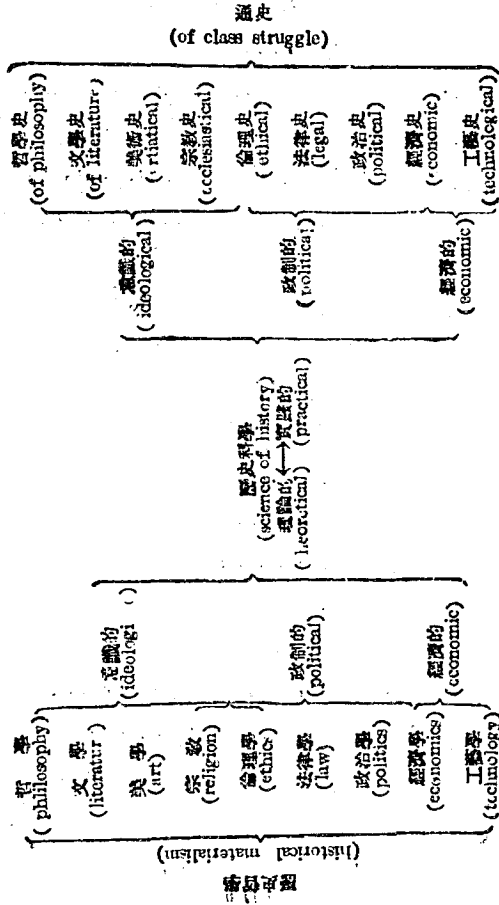
第四，我將方法(不管是研究或說明)從表面略去了，這是有理由的，一般的方法是一個認識論，用科學的術語說來，就是辯證法。在歷史科學中，祇是將它特殊化，而每一歷史的個別科學，又要特殊化它們。所以我從表面略去，實質是包括于個別之中去了；在總的方面，它復被化育了，而聰明的人自會知道它底存在。

(註一七五) 若是我們套入總的科學系統去，那麼該是如下所示：



為自然科學與歷史(或社會)科學之中介的是生物學、人類學、生理學、心理學等，人類與心理是偏向於歷史(或社會)的，生物與生理則是偏向自然的。選輯科學是綜合兩者而成的，所以它應是居最高位，這可以說現代科學最大的進步。

以下便是我擬定的歷史科學系統表了。(註一七五)



39 科學、哲學與理論、實踐

科學與哲學和理論與實踐 我們已經說明得很多了。我們雖是從各方面且依時空不同敘述有異，但是在我們覺得它們是統一的，而且應該統一。因為關於這一點還少涉及，所以在這兒補充說說。

人類思想底發展，通常是經過神學、玄學、而發展到科學來的。這也就表示哲學是經由這個行程發展到了現在；而且本身是變為科學的了。自然的、科學哲學是可以統一。科學亦是由神學底婢女、玄學底情人、發展出來的。即如現今科學的王國之中，還多少有些戀舊的心緒。它若是要避開這種情懷，進前一步解決宇宙和人生之謎，也是需要進步的哲學思維之助的。而且從它本身發達過程來看，由敘述的而說明的、而理論的，已顯然指出其與哲學統一和要求哲學趨向來了。所以科學與哲學底統一，是必需的，而目前又是可能的。我們可以名這一趨向是科學哲學化，或哲學科學化；用術語寫來是科學-哲學，或是哲學-科學。

哲學提供科學以思維，科學也以成果予哲學以驗證。理論與實踐底關係也正如此。我們也就可以說，哲學比較是理論的，而科學是實踐的。離開了實踐的哲學，不是玄想，便是說辯；而離開了理論的科學，也不出直觀與經驗底範圍，一部科學史與哲學史於此不知提拱了多少強有力的實證。科學蜕化經驗可以說是最近三數十年底事，哲學進入實踐也是八十年

百才萌芽。這還不指出一種歷史發展底必然性與一致性來嗎？

歷史科學是說明人類在社會中進行爲的，所以它本身是實踐底痕跡。然而已有的歷史證明人類社會是變遷的、進化的，它不僅需要說明過去，指示現在，而且還要揭露將來，與進入將來必然之路。這兒歷史科學底最後一章不成問題的是理論的與哲學。歷史哲學是歷史科學底昇華，它不是人類在社會中進行爲之說明，而是其嚮導。嚮導是要更多的實踐，所謂老馬識途、鄉人引路，所以哲學更是要以科學底成果爲基礎，過去的哲學之不能夠指導科學，完全是它本身離開了科學；而科學之局限于經驗，也還是未與哲學相結合。而今由科學史底發展與哲學史底發展證明其統一底可能。這種智識階梯底到達，更是反映出了社會存在底必需。所以可能的統一會轉變爲必然的統一。

嚴格地說，不管科學也好、哲學也好、科學與哲學底統一也好，倒底都是理論的與意識的，我們之謂它們是實踐的是由於反映實踐、抽釋實踐、與觀照實踐，而它本身還并不是實踐。既然理論與意識是反映、抽釋與觀照實踐，那末它是并未脫離實踐的，同時也就證明它有回趨于實踐之可能。要這個可能轉變爲必然是需一種變革的。回趨不是還元。一般地說，理論通過思維底媒介而向實踐轉變去。明白一點說，是理論底變革、意識底變革、到生活底變革。理論是實踐底反映，意識也是生活底寫影。所以理論底變革是在實踐基礎之上施行而可以變

革；意識也要植根于生活之中才有可能。理論的到實踐的，也就是意識的到生活的。最後這個實踐與生活復不是先前那個自然生成的了，它不僅止有豐富的內容，還是被組織過來了的。所以這更是一種高級的綜合體、是先前的實踐、生活與理論意識變革之統一。

因了這一發展之必然，歷史底創造更得以理論上遊說明，而後此的歷史底變革，更是可以有目的地去有計畫地做，實踐的人類之實踐，并脫入一個自由的領域，而以革命的歷史完成歷史的革命這一結論是我們現在所可能而需要提出的了。

說歷史還不是科學，還止于記述遊何炳松教授，他當然不會理解到這許多東西來。而他死命地把歷史底車輪拖往玄學裏拉，甚至于想把它與神學結婚，那不過是“愈到東方、愈見卑鄙”遊市民底意識——社會存在之反映而已，夫復何言！

Jan 26, 1933,

校後雜記

自己校閱一遍，至終末時，第一個感覺到過問題，便是沒有結論，這真是有些奇怪！讀者不免也有此同樣的感覺吧。不過也許不一定，因為好幾個朋友看過，他們各提出了很多問題，但都沒有提起結論底問題。事實上確沒有結論，所以他們或許是偏袒我也未可知。最初，我這篇文章是分六部分，除了現有的五部分外，還有六分之一是所謂結論的。末後由我寫底進程中，逐漸逐漸結論底部分被瓜分盡了。過後我決心拋棄那樣長的結論，而或者保留羅馬數字之一節（說起來那便應該是XVI）。可是事實連這個也不可能。最後我想着那末讓它成一個尾巴而予以一亞拉伯數字過地位（說來那應該是40）吧。

這本來是可能的，而且當時也還有相當的話須要說。可是不知怎樣的，寫到38、到39兩段時，尤其是由38—9那些時候逐漸逐漸離批判何炳松的工作遙遠，逐漸成爲自己發表主張的狀況去了。於是本可以至少寫兩三千字總結，變成不滿百字附帶一筆勾消了。這真是有些奇怪喲！因此實質上，結論底意義由消極的批判轉到積極的主張去了。同時對於何炳松的結論，可以看作結論的，第一是 III 節那三段（即7—9），我說過那不外是他底定性的分析；其次是 XV，我作爲全文看過結論也當然適應於他；其次，尤其在我覺得的是何炳松教授還未作古，所以我也不欲蓋棺論定式地作一煞費苦心的結論。然而我究竟還有某種義務，即爲讀者指出他底哲學觀點（尤其是歷史觀）來。何炳松是站在批判論的立場的，換言之，即是二元論的。若果我們用普通話解說起來，那便是猶豫的、調和的、妥協的；若果我們用譬喻地說，那是騎牆的、蝙蝠性的、兩棲動物的，一方面在他們對神學、一方面由他們對科學，便充分顯示出這種態度。知道了這點時，讀者再來回顧着我所批評的諸點，或者更覺得明切些吧。可是何炳松自己在表面上是主張“綜合性”及“聯繫性”的，這當然是多元論的形態，事實上他并不如此，即就是主張綜合性適應整個新史學派，亦并不如此。這我在文中說得是很多的（尤其在4、在35和38幾部分中）。而且由我們底論證，二元論常常是胆怯的、偷偷摸摸的一元論的觀念論。這一點我們在文中也是說得很充分的，讀者該明

白：批判論在歷史上、在論理上、大都是觀念論底私生子啊！

由此上達，何炳松底歷史觀是玄學的。這從幾方面可以證明。歷史是人類底活動、人類底行爲，活動、行爲是決定吾人（在他底意味上，還是抽象的個人）內心之動機。讀者們！請你們看吧：歷史是由甚麼決定的，歷史究竟是甚麼？這是一點。就是歷史變動方面，他也只說是隨人類行爲而變，而人類行爲不清說又要隨其內心動機等（請參照VI及X）而變動，這是歷史底發展問題。其次，歷史底起源與歷史進化底輪廓，何炳松是沒有提起的，但在歷史底組成成分、歷史底事實研究、歷史底目的方面、史學底思潮方面、等等，何一而不表示他將事實顛倒、或抹殺事實、或曲解事實、呢？要是說這不是受命的，要是說這是自發的，難道我們不承認這是反科學的嗎？不承認他本質上是玄學的嗎？

夠了，要寫結論也便是這些。

其次，還須得略一提說的，雖則大部分不關於何炳松，却是自己須得補充及說明的。

瑟諾波『歷史研究法入門』底評述，現在看來是太簡略了（另外如關於「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古史辨」、李守常『史學要論』、俱太簡略），本想添寫一點，一因一添寫便要改動全文，二因該書現在又不在手邊，三則過去兩年所積蓄過稿片與筆記等全部損失了，現在竟絲毫不能執筆。對自己、對人說來，都是極抱歉的事。

章學誠，我最近很覺得他（和戴震——東原）是中國近代文化運動底前驅，他（他們）雖不能正式為啓蒙運動底人物，而在我們來述評近代文化底發展說，却不能不從他（他們）起。這因為是我從他（他們）底方法論和認識論上推演出來的，我覺得他（他們）不僅是有很多 Dialectic 底種子，還有 Materialism 底萌芽呢。然而我現在既沒有他（他們）底全部著作在手邊，又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從事研究，所以我只是設這樣一個假定，希望從事於中國社會思想者人們多少予以留意。（關於戴震，只看他那『孟子字義疏證』原稿作『緒言（或論？）』、生遭煩苦、死後亦幾不為其弟子刊布、這種情形，也就可以推知是很奇特的一本書了，歐羅巴十五、六世紀底幾個思想家難道不是一樣麼？）

史料研究法方面，梁啟超底『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篇』，是兩本可參攷的書。原來我打算寫一篇『梁啟超史學論』附在本書後面的，不過這一方面是個麻煩的工作，它方面寫出來很長，自身本身又是有獨立性的，若再與何炳松相比，他尤其不該作為附錄，所以現在便放下了。這兒我只揭示出我底目次，以為讀梁書者一個參攷。（文已寫萬餘字，但才及四分之一，而目前又沒有時間繼續寫，若是將來再寫時，恐怕又有變更了！）

序引

一 歷史之理論

- 1 意義
- 2 結構
- 3 發展
- 4 規律
- 二 歷史學原理
 - 1 目的
 - 2 方法
 - 3 發生
 - 4 變遷
- 三 歷史之改造
 - 1 緣由
 - 2 遺產
 - 3 方案
 - 4 效果
- 四 歷史觀批判
 - 1 地理
 - 2 生物
 - 3 心理
 - 4 民族

總結

從這個簡表看來，是只指的歷史及史學之理論、觀點，并未涉及史料研究的。一是我認為史料研究是副次或附帶的事；二是

梁啓超底這一部分大體是我可以同意的，所以不提及。若果在客觀上有必要，也可作為附錄加入的。末了更須得聲明的，梁啓超不僅是中國近代文化上一個最多方面的思想家，還是一個近代最早的物質論者（不過是舊的機械論的）。現在底我們可鄙的學術界，又像在勒辛（Lossing）時代德國人對待斯賓諾莎（Spinoza）、前世紀六十年代左右對待黑格爾（Hegel）一樣，在拿‘死狗’來對待我們這位偉大的啓蒙運動家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在這裏鄭重地警告一聲。

其次，在自己方面、歷史科學系統表及科學系統表，在排列方面是看為發生學的、歷史的成果那樣的，即是說是組織學的、論理的排列，而在這種形式之下去綜合發生的、歷史的線路，所以若果要對我責難，是宜請注意到這點的。

末後，在這篇文字底寫述上，特別值得感謝的是葉青先生。他在寫之前適提示，在寫之竟適意見底商榷，校印之後他復為細心的校閱，甚至於排版底樣式，他都逐處留意到，我可以說要不有他，自己是沒有敢將寫好的文字拿來付印適勇氣的。其次是楊伯愷先生，他三年給予筆者適鼓勵與指導，也是本文完成適一個最大的動力。最近在將單行印刷之前，又承他通體閱覽一遍，并提示了好些重要的意見。雖是因為文字底不能改寫而沒有實現，然而我是始終尊重他這種指示，打算實現於別的文字上的。復次是友人沈敬銘君，平日在學術、思想、行為各方面底砥礪不須乎說，在這一篇文章上他特用紙片

草給我繼應該補說、應該再加以批判之所在、以及糾正我批判之欠針對、行文之不檢點及欠明瞭、各處，都是可寶貴的，雖然在相互的友誼上是不須乎說甚麼，但這種善意確是可感的。

“When I am dead 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t, bat his books were read.’”

靜白。Sept. 22th. 1933



辛墾書店出版書報 詳細書目及批發章程
郵購辦法函索即寄

哲 學		
思想起源論(再版)	拉發格著 劉初鳴譯	實價一元六角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再版)	拉發格著 青 銳譯	實價 三角
人——機器(近出)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實價 六角
精神論(近出)	赫爾維修著 楊伯愷譯	實價 一元
伊里奇底辯證法(三版)	德波林著 任白戈譯	實價 三角
機械論批判	史托里雅夫著 任白戈譯	實價一元二角
甚麼叫做物質(近出)	王特夫著	實價一元一角
歷史哲學(再版)	拉波播爾著 青 銳譯	實價一元二角
自然之體系 上冊(近出)	荷爾巴赫著 楊伯愷譯	實價各一元六角
胡適批判上冊(新出)	青 青著	實價一元八角
科 學		
論理學體系(新出)	高中及大學 之良好教本 和參考書	王特夫著 實價一元三角
科學概論 (近出)		湯姆生著 鄧均吾譯 實價 八角

人類學體系	} 高中及大學之良好教本和參考書	劉 敏著	實價一元一角
政治學體系		周紹張著	實價一元一角
政治形態論(新出)		沈敬銘著	實價 七角
資本論大綱(再版)		山川均著 傅 烈譯	實價 七角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拉發格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元二角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楊伯愷譯	實價 一元
社會主義之路(再版)		布哈林著 鄺光沫許平譯	實價 四角
無政府主義批判(再版)		普列哈羅夫著 青 銳譯	實價 五角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新出)		劉靜白著	實價 六角
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三版)		拉德克著 克 仁譯	實價 八角
文 藝			
新興藝術概論(再版)		藏原惟人等著 王集叢譯	實價 四角
果爾德短篇傑作選		果爾德著	實價 五角
法律外的航綫		沙 汀著	實價 六角

二十世紀

月半一期全年八期 每期三角五分
預定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角

這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雜誌。它注重思想底批判，尤其注重到建設。批判既不是徒事破壞，建設也不是由玄想構造。都是一本科學的真理，作理論的與歷史的判斷。它底任務是要（一）完成科學與哲學底統一；（二）組織自然科學底理論體系；（三）完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統一；（四）建立思維科學；（五）達到一切思想之科學化。

從而它有了如下的特徵：在思想方面是站在近代文化底否定和未來文化底創造之上，所以凡是近代所有過一切學說，都予以奧伏赫變(Aufheben)以求前進；在理論方面是站在最科學、最新近的立場，汲取既有的一切科學發達之成果，加以系統的精煉和組織，同時也作為一種批判底武器使用；在範圍方面，它概論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之一般並分論其各種部門和各種問題、所以整個智識領域俱被包羅；在對象方面，建設的如上所說，批判的則約略可概舉為觀念論，多元論和機械論，而就已批判遊

人來說，則有胡適、張東蓀、任鴻雋、王星拱、潘光旦、魏嗣鑾、李權時、馬寅初、何炳松、郭任遠、孫本文、……等哲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文字方面，則非常明白、系統、並且每篇都措詞簡潔、材料豐富、又多屬長篇巨著、能夠給問題以解決，總之自成一種風格，與庸俗者流完全不同。

因此，它完全採取專門著述底樣式，着重理論與思想底貢獻。讀過它的人們，都一致公認了它這種特色。比如我們把『科學與真理』、『……與思想』、『……與玄學』、『……與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搜集起來，豈不是一本『科學概論』嗎？把『論……學』等篇合起來看，又不是一本『社會科學大綱』嗎？其餘如『胡適批判』、『張東蓀哲學批判』等，本身便已是一種專著底形式。所以它既不是徒供給材料遊雜誌，亦不是談政治、經濟、等遊雜誌，而是給讀者提供科學的理論和分析材料、研究政治經濟乃至一般學問之方法遊刊物。

它底理論雖不免高深，但是論證得明白、詳細而系統、正確、更能促人猛省深思。所以不僅是研究和實踐底人底良朋，也是大學專門、及中學、學生底益友。一切研究哲學、科學、文學和現代思潮的人、不可不讀。

上海辛墾書店謹啓

二十世紀批判叢書

乙編第十種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1933. 10. 20 初版

1—1500册

著 作 者	劉 靜 白
編 輯 者	二十世紀社 <small>上海海寧路三德里</small>
發 行 人	張 明 德 <small>上海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small>
發 行 所	辛 墾 書 店 <small>上海北四川路海寧路三德里</small>
印 刷 所	中 和 印 刷 公 司 <small>上海北河南路園南里內</small>
經 售 處	辛 墾 書 店 及 各 大 書 坊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實價 大洋六角

